

夜

讀

抄

周作人作

周作人著

夜讀抄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3 0581 0125 8

廢名

作人

廿三年

十月廿九日

A 410757



目錄

小引	一
黃薔薇	四
遠野物語	九
習俗與神話	二〇
顏氏學記	三五
性的心理	四三
豬鹿狸	五三
蠟範	六〇
蘭學事始	六九
聽耳草紙	七八

一歲貨聲	八四
一歲貨聲之餘	九一
希臘神話一	九六
希臘神話二	一一〇
金枝上的葉子	一二一
清嘉錄	一二九
五老小簡	一四一
花鏡	一四八
塞耳彭自然史	一五五
顏氏家訓	一六八
甲行日注	一七七
男化女	一八四

和尚與小僧	一九三
文飯小品	一九九
江州筆談	二一三
五雜俎	二二〇
百廿蟲吟	二二七
廠甸	二三六
再論喫茶	二四三
鬼的生長	二五二
太監	二六一
縊女圖考釋	二六九
姑惡詩話	二七六
畫蛇閒談	二八七

論妬婦	二九二
論泄氣	二九六
論伊川說詩	三〇〇
苦茶庵小文	三〇三
後記	三一〇

小引

幼時讀古文，見秋聲賦第一句云：『歐陽子方夜讀書』，輒涉幻想，彷彿覺得有此一境，瓦屋紙窗，燈檠茗碗，室外有竹有棕櫚，後來雖見『紅袖添香夜讀書』之句，覺得也有趣味，卻總不能改變我當初的空想。先父在日，住故鄉老屋中，隔窗望鄰家竹園，常爲言其志願，欲得一小樓，清閑幽寂，可以讀書，但先父佗僚不得意，如卜者所云，『性高於天命薄如紙』，纔過本壽，遽以痼疾卒，病室乃更湫隘，窗外天井纔及三尺，所云理想的書室僅留其影象於我的胸中而已。我自十一歲初讀中庸，前後七八年，學書不成，幾乎不能寫一篇滿意的文章，庚子之次年遂往南京充當水兵，官費讀書，關餉以作零用，而此五年教練終亦無甚用處，現在所記得者只是怎樣開槍和爬桅

竿等事。以後奉江南督練公所令派往日本改習建築，則學「造房子」又終於未成，乃去讀古希臘文擬改譯新約，雖然至今改譯也不會實行，——這個却不能算是我的不好，因為後來覺得那官話譯本已經適用，用不著再去改譯爲古奧的文章了。這樣我終於沒有一種專門的學問與職業，二十年來只是打雜度日，如先父所說的那樣書室我也還未能造成，只存在我的晝夢夜夢之間，使我對於夜讀也時常發生一種愛好與憧憬。我時時自己發生疑問，像我這樣的可以夠得上說是讀書人麼？這恐怕有點難說罷。從狹義上說，讀書人應當就是學者，那我當然不是。若從廣義上說來，凡是拏著一本書在讀，與那些不讀的比較，也就是讀書人了，那麼，或者我也可以說有時候是在讀書。夜讀呢，那實在是不，因為據我的成見夜讀須得與書室相連的，我們這種窮忙的人那裏有此福分，不過還是隨時偷閑看一點罷了。看了如還有

工夫，便隨手寫下一點來，也並無什麼別的意思，只是不願意使自己的感想輕易就消散，想叫他多少留下一點痕跡，所以寫下幾句。因為覺得夜讀有趣味，所以就題作夜讀抄，其實並不夜讀已如上述，而今還說誑稱之曰夜讀者，此無他，亦只是表示我對於夜讀之愛好與憧憬而已。民國十七年一月三日於北京。

黃 薔 薇

黃薔薇（原文 *A Sarga Rozsa*，英譯 *The Yellow Rose*，）匈加利育珂摩耳（*Jókai Mór*）著，我的文言譯小說的最後一種，於去年冬天在上海出版了。這是一九一〇年所譯，一九二〇年託蔡子民先生介紹賣給商務印書館，在八月的日記上有這幾項記事：

九日，校閱舊譯黃薔薇。

十日，上午往大學，寄蔡先生函，又稿一本。

十六日，晚得蔡先生函附譯稿。

十七日，上午寄商務譯稿一冊。

十月一日，商務分館送來黃薔薇稿值六十元。

育珂摩耳——歐洲普通稱他作 *Dr. Maurus Jókai*，因為他們看不慣匈

加利人的先姓後名，但在我們似乎還是照他本來的叫法爲是，——十九世紀的傳奇小說大家，著書有二百餘部，由我轉譯成中文的此外有一部匈奴奇士錄，原名神是一位 (Rgy az Ister) 英譯 改爲 Mids, the wild Carpathians，——黃薔薇的英譯者爲丹福特女士 (Beatrice Danford)，這書的英譯者是培因先生 (R. Nisbet Bain) 匈奴奇士錄上有我的戊申五月的序，大約在一九〇九年出版，是說部叢書裏的一冊。

這些舊譯實在已經不值重提，現在所令我不能忘記者卻是那位倍因先生，我的對於弱小奇怪的民族文學的興味差不多全是因了他的譯書而喚起的。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但見坎勃列治大學出版的近代史中有一冊北歐是培因所著的，可見他是這方面的一個學者，在不列顛博物館辦事，據他的哥薩克童話集自序彷彿是個言語學者。這些事都沒有什麼關係，重要的乃是他的譯書。他懂得的語言真多！北歐的三

國不必說了，我有一本他所譯的安徒生童話，他又著有安徒生傳一巨冊，據戈斯(Edmund Gosse)說是英文裏唯一可憑的評傳，可惜十六年前我去購求時已經絕版，得不到了。俄國的東西他有託爾斯泰集兩冊，高爾基集一冊，俄國童話一冊是譯柏烈偉(Polevoi)的，哥薩克童話一冊係選譯古理須(Kulich)等三種輯本而成，還有一冊土耳其童話，則轉譯古諾思博士(Ignacz Kunos)的匈加利語譯本，又從伊思比勒斯古(Ispirescu)輯本選譯羅馬尼亞童話六篇，附在後面。芬蘭哀禾(Juhani Aho)的小說有四篇經他譯出，收在 F. Fisher Duvin 書店的假名叢書中，名曰海耳曼老爺及其他，卷頭有一篇論文敘述芬蘭小說發達概略，這很使我嚮往於乞丐詩人沛維林多(Päiväranta)，可是英譯本至今未見，雖然在德國的 Reclam 叢刊中早就有他小說的全譯了。此外倍因翻譯最多的書便是育珂摩耳的小說，——倍因在論哀禾的時候很不滿意於自然主義的文

學，其愛好『匈加利的司各得』之小說正是當然的，雖然這種反左拉熱多是出於紳士的偏見，於文學批評上未免不適宜，但給我們介紹許多異書，引起我們的好奇心，這個功勞卻也很大。在我個人，這是由於倍因，使我知道文藝上有匈加利，正如由於勃蘭特思 (Brandes) 而知道有波蘭。倍因所譯育珂的小說都由倫敦書店 Jarrold and Sons 出版，這家書店似乎很熱心於刊行這種異書，而且裝訂十分講究，我有倍因譯的育珂短篇集，又長篇白薔薇 (原文 A Fehér Rózsa，英譯改稱 *Fall the Pedlar*)，及波蘭洛什微支女士 (Marya Rodziewicz) 的小說各一冊，都是六先令本，但極為精美，在小說類中殊為少見。匈加利密克扎特 (Kálmán Mikszáth) 小說聖彼得的雨傘譯本，有倍因的序，波思尼亞穆拉淑微支女士 (Milena Mrázović) 小說集問訊，亦是這書店的出版，此外又刊有奧匈人賴希博士 (Emil Reich) 的匈加利文學史論，這在戈斯所編萬國

文學史叢書中理特耳 (F. Riedl) 教授之譯本未出以前，恐怕要算講甸加利文學的英文書中唯一善本了。好幾年前聽說這位倍因先生已經死了，Jarrod and Sons 的書店不知道還開著沒有，——即使開著，恐怕也不再出那樣奇怪而精美可喜的書了罷？但是我總不能忘記他們。倘若教我識字的是我的先生，教我知道讀書的也應該是，無論見不見過面，那麼 R. Nisbet Bain 就不得不算一位，因為他教我愛好弱小民族的不見經傳的作品，使我在文藝裏找出一點滋味來，得到一塊安息的地方，——倘若不如此，此刻我或者是在什麼地方做軍法官之流也說不

遠野物語

遠野物語，日本柳田國男著，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出版，共刊行三百五十部，我所有的係二九一號。其自序云：

「此中所記悉從遠野鄉人佐佐木鏡石君聽來，明治四十二年二月以來，晚間常來過訪，說諸故事，因筆記之。鏡石君雖非健談者，乃誠實人也，余亦不加減一句一字？但直書所感而已。竊思遠野鄉中此類故事當猶有數百件存在，我輩切望能多多聽到。國內山村有比遠野更幽深者，當又有無數的山神山人之傳說，願有人傳述之，使平地的人聞而戰慄。如此書者，蓋陳勝吳廣耳。」

「去年八月之末余游於遠野鄉。從花卷行十餘里，（案日本一里約當中國六七里，）凡有官站三，其他唯青山與原野，人烟稀少甚於

北海道石狩之平野，或以新開路故，人民之來就者少乎？遠野市中則烟花之巷也。余借馬於驛亭主人，獨巡郊外各村，其馬以黑色海草爲薦披身上，蛇多故也。猿石之溪谷土甚肥，已開拓完善。路旁多石塔，諸國不知其比。自高處展望，早稻正熟，晚稻花盛開，水悉落而歸於川。稻之色因種類而各異，有田或三或四或五相連續，稻色相同者，卽屬於一家之田，蓋所謂名所相同也。小於坐落地名之士名，非田主不之知，唯常見於古舊的賣買讓與的田契上。越附馬牛之谷，旱地峯之山隱約可見，山形如草笠，又似字母之^字。此谷中稻熟較遲，滿目一色青綠。在田間細道上行，有不知名之鳥，率其雛橫過，雛色黑中雜白羽，初以爲是小鷄，後隱溝草中不復見，乃知是野鳥。天神之山有祭賽，有獅子舞。於茲鞠塵輕揚，有紅物飄翻，與一村之綠相映。獅子舞者，鹿之舞也，戴面具上著鹿角，童子五六人，拔劍與之共舞，

笛音高而歌聲低，雖在側亦難聞其詞。日斜風吹，醉而呼人者之聲亦復蕭寂，雖女笑兒奔，而旅愁猶復無可奈何。盂蘭盆節，有新佛之家率高揭紅白之旗以招魂，山頭馬上東西指點，此旗凡有十許。村人將去其永住之地者，旅人暫來寄宿者，及彼悠悠之靈山，黃昏徐來，悉包容盡之。在遠野有觀音堂八所，以一木所作也，此日多報賽之徒，岡上見燈火，聞撞鐘之音。隔路草叢中有雨風祭之稻草人，恰如倦人之仰臥焉。此爲余遊遠野所得之印象也。

「竊惟此類書物至少總非現代之流行，無論印刷如何容易，刊行此書，以自己的狹隘的趣味強迫他人，恐或有人將評爲胡亂行爲。敢答之曰，聞如此故事，見如此土地來後，而不想轉語他人者，果有其人乎？如此沈默而且謹慎的人，至少在我友人中不會有也。如九百年前之先輩如今昔物語者在當時已爲古昔之談，此則與之相反，乃是目

前之事情也。即使敬虔之意與誠實之態度或未能聲言踰越先哲，唯不會多經人耳，亦少借他人之口與筆，彼淡泊天真之大納言君卻反值得來聽耳。（案平安朝末大納言源隆國蒐集古今傳說，成書三十一卷，名今昔物語集，行於世。）至於近世御伽百物語之徒，其志既陋，且不能確信其言之非妄，竊恥與之比鄰。要之此書係現在之事實，余相信即此已足爲其正大的存在理由矣。唯鏡石君年僅二十四五，余亦只忝長十歲已耳，生於事業儘多之今世，乃不辨問題之大小，用力失其當，將有如是言者則若之何？如明神山之角鴉，太尖豎其耳，太圓瞪其目，將有如是責者則又若之何？吁，無可奈何矣，此責任則唯余應負之也。（案下一首係短歌，今譯其大意。）

「老人家似的，不飛亦不鳴的，遠方的樹林中的貓頭鷹，或者要笑罷！」

遠野物語一卷，計一百十九則，凡地勢時令，風俗信仰，花木鳥獸，悉有記述，關於家神，山人，狼狐猿猴之怪等事爲尤詳，在出板當時洵爲獨一無二之作，卽在以後，可與競爽者亦殊不多，蓋昔時筆記以傳奇志怪爲目的者，大抵有姑妄言之的毛病，缺少學術價值，現代的著述中這一點可以無虞，而能兼有文章之美如柳田氏的卻又不能多見。今摘譯其第四十九節以下四則：

『仙人嶺上山十五里，下山十五里。（原註，此係小里，案卽等於中國里數。）其間有堂祀仙人，古來習慣，旅客在此山中遇怪異事，輒題記此堂壁上。例如曰，余越後人也，某月某日之夜，在山路上遇見少女被髮者，願我而笑，是也。又或記在此處爲猿所戲弄，或遇盜三人等事。』

『死叻山中有郭公花，卽在遠野亦視爲珍異之花也。五月中閑古

鳥（案卽郭公鳥）啼時，婦人小兒入山採之。浸醋中則成紫色，入口中吹之以爲戲，如酸漿然。採取此花，爲青年人最大之遊樂也。」

『山中雖有各種鳥栖止，其聲最淒寂者惡朶鳥也。夏夜間啼，從海濱大槌來的趕馬脚夫云過嶺卽遙聞其聲在深谷中。傳聞昔時長者有一女，與又一長者之子相親，入山遊玩而男子忽失蹤，探求至暮夜卒不能得，遂化爲此鳥。鳴曰惡東惡東者，卽云惡朶（案意云夫）也。鳴聲末尾微弱，甚爲淒惋。』

『趕馬鳥似杜鵑而稍大，羽毛赤而帶茶色，肩有條紋如馬韁，胸前有斑，似馬口網袋。人云此鳥本係某長者家僕人，入山放馬，將歸家忽失一馬，終夜求之不見，遂化爲鳥，啼曰阿呵阿呵者，此鄉呼野中羣馬之聲也。有時此鳥來村中啼，爲饑饉之先兆，平時住深山中，常聞其啼聲。』

又第一〇九節記雨風祭云，『中元前後有雨風祭，以稻草爲人形，大於常人，送至歧路，使立道旁。用紙畫面目，以瓜作爲陰陽之形附之。蟲祭之稻草人無此等事，其形亦較小。雨風祭之時，先在一部落擇定頭家，鄉人聚而飲酒，隨以笛鼓同送之至於路歧。笛之中有桐木所製之法螺，高聲吹之。其時有歌曰：祭祀二百十日的風雨呵，向那方祭，向北方祭呀。』（案立春後第二百十日爲二百十日節，常有風暴，正值稻開花，農家甚以爲苦，故祭以禳之。）

遠野物語給我的印象很深，除文章外，他又指示我民俗學裏的豐富的趣味。那時日本雖然大學裏有了坪井正五郎的人類學講座，民間有高木敏雄的神話學研究，但民俗學方面還很銷沉，這實在是柳田氏，使這種學問發達起來，雖然不知怎地他不稱民俗學而始終稱爲『鄉土研究』。一九一〇年五月柳田氏刊行石神問答，係三十四封往復的

信，討論鄉村裏所奉祀的神道的，六月刊行遠野物語，這兩本書雖說祇是民俗學界的陳勝吳廣，實際卻是奠定了這種學術的基礎，因為他不只是文獻上的排比推測，乃是從實際的民間生活下手，有一種清新的活力，自然能夠鼓舞人的興趣起來。一九一三年三月柳田氏與高木敏雄共任編輯，發行鄉土研究月刊，這個運動於是正式開始。其時有石橋臥波聯絡許多名流學者，組織民俗學會，發行季刊，可是內容似乎不大充實，石橋所著有關於曆，鏡，厄年，夢，鬼等書，我也都買得，不過終覺得不很得要領，或者這是偏重文獻之故也說不定罷。高木一面也參加民俗學會，後來又彷彿有什麼意見似地不大管事，所以鄉土研究差不多可以說是柳田一人的工作，但是這種事業大約也難以久持，據說讀者始終只有六百餘名，到了出滿四卷，遂於一九一七年春間宣告停刊了。不過月刊雖停，鄉土研究社還是存在，仍舊刊行關

於這方面的著述，以至今日，據我所知道計有鄉土研究社叢書五種，爐邊叢書約四十種。

柳田氏係法學士，東京大學法科出身，所著有關於農政及銅之用途等書，唯其後專心於鄉土研究，此類書籍爲我所有者有下列十種：

石神問答（一九一〇年）

遠野物語（同）

山島民譚集一（甲寅叢書，一九一四）內計河童牽馬及馬蹄石二項，印行五百部，現已絕板，第二集未刊。

鄉土誌論（爐邊叢書，一九二二）

祭禮與世間（同）

海南小記（一九二五）記琉球各島事。

山中之人生（鄉土研究社叢書，一九二六）記述山人之傳說與事

實，擬議山中原有此種住民，以待調查證明。

雪國之春（一九二八）記日本東北之游。

民謠之今昔（民俗藝術叢書，一九二九）

蝸牛考（語言誌叢刊，一九二九）

柳田氏治學樸質無華，而文筆精美，令人喜讀，同輩中有早川孝太郎差可相擬，早川氏著有三州橫山話（爐邊叢書）野豬與鹿與狸（鄉土研究社叢書，）也都寫得很好，因為著者係畫家，故觀察與描寫都甚細密也。

附記

以上所說只是我個人的印象，在民俗學的價值上文章別無關係，那是當然的事。英國哈同教授（A. C. Haddon）在人類學史末章說，『人類的體質方面的研究早由熟練的科學家著手，而文化方

面的人類歷史乃大都由文人從事考查，他們從各種不同方向研究此問題，又因缺少實驗經歷，或由於天性信賴文獻的證據，故對於其所用的典據常不能選擇精密。』這種情形在西洋尚難免，日本可無論了，大抵科學家看不起這類工作，而注意及此的又多是缺少科學訓練的文科方面的人，實在也是無可如何。但在日本新興的鄉土研究上，柳田氏的開荒闢地的功的確不小，即此也就足使我們佩服的了；二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習俗與神話

一九〇七年即清光緒丁未在日本，始翻譯英國哈葛德安度蘭二人合著小說，原名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改題曰紅星佚史，在上海出版。那時哈葛德的神怪冒險各小說經侯官林氏譯出，風行一世，我的選擇也就逃不出這個範圍，但是特別選取這冊世界欲的原因却又別有所在，這就是那合著者安度蘭其人。安度蘭即安特路朗（Andrew Lang 1814—1912），是人類學派的神話學家的祖師。他的著作很多，那時我所有的是銀文庫本的一冊習俗與神話（*Custom and Myth*）和兩冊神話儀式與宗教（*Myth Ritual and Religion*），還有一小冊得阿克利多斯牧歌譯本。世界欲是一部半埃及半希臘的神怪小說，神怪固然是哈葛德的拿手好戲，其神話及古典文學一方面有了朗氏做顧問，當然很可憑信，因此

便決定了我的選擇了。『哈氏叢書』以後我漸漸地疎遠了，朗氏的著作却還是放在座右，雖然並不是全屬於神話的。

十九世紀中間繆勒博士(Mark Miller)以言語之病解釋神話，一時言語學派的勢力甚大，但是裏邊不無謬誤，後經人類學派的指摘隨即坍台，人類學派代之而興，而當初在英國發難者即是朗氏。據路易斯賓思(Lewis Spence)的神話概論引朗氏自己的話說，讀了繆勒的書發生好些疑惑，『重要的理由是，繆勒用了亞利安族的言語，大抵是希臘拉丁斯拉夫與梵文的語源說，來解釋希臘神話，可是我却是在紅印第安人，卡非耳人，愛思吉摩人，薩摩耶特人，卡米拉羅人，瑪阿里和卡洛克人中間，都找到與希臘的非常近似的神話。現在假如亞利安神話起源由於亞利安族言語之病，那麼這是很奇怪的，爲甚在非亞利安族言語通行的地方會有這些如此相像的神話呢。難道是有一種言語上的

疹子，同樣地傳染了一切言語自梵文以至却克多語，到處在宗教與神話上留下同樣的難看的疤痕的麼？」在語言系統不同的民族裏都有類似的神話傳說，說這神話的起源都由於言語的傳說，這在事實上是不會有的。不過如言語學派的方法既不能解釋神話裏的那荒唐不合理的事件，那麼怎樣纔能把他解釋過來呢？朗氏在習俗與神話的第一篇『論民俗學的方法』中云：

『對於這些奇異的風俗，民俗學的方法是怎樣的呢？這方法是，如在一國見有顯是荒唐怪異的習俗，要去找到別一國，在那里也有類似的習俗，但是在那里不特並不荒唐怪異，却與那人民的禮儀思想相合。希臘人在密宗儀式裏兩手拏了不毒的蛇跳舞，看去完全不可解。但紅印第安人做同樣的事，用了真的響尾蛇試驗勇氣，我們懂得紅人的動機，而且可以猜想在希臘人的祖先或者也有相類的動機存在。所

以我們的方法是以前開化民族的似乎無意義的習俗或禮儀去與未開化民族中間所有類似的而仍留存着原來意義的習俗或禮儀相比較。這種比較上那未開化的與開化的民族並不限於同系統的，也不必證明他們曾經有過接觸。類似的心理狀態發生類似的行爲，在種族的同一或思想禮儀的借用以外。』

神話儀式與宗教第一章中云：『我們主要的事是在尋找歷史上的表示人智某一種狀態的事實，神話中我們視爲荒唐的分子在那時看來很是合理。假如我們能夠證明如此心理狀態在人間確是廣泛的存在，而且曾經存在，那麼這種心理狀態可以暫被認爲那些神話的源泉，凡是現代的心地明白的人所覺得難懂的神話便都從此而出。又如能證明這心理狀態爲一切文明種族所曾經過，則此神話創作的心理狀態之普遍存在一事將可以說明此類故事的普遍分布的一部分理由。』關於分

布說諸家尙有意見，似乎朗氏所說有太泛處，唯神話創作的心理狀態作爲許多難懂的荒唐故事解釋的樞機大致妥當，至今學者多承其說，所見英人講童話的書亦均如此。同書第三章論野蠻人的心理狀態，列舉其特色有五，卽一萬物同等，均有生命與知識，二信法術，三信鬼魂，四好奇，五輕信，併說明如下：

『我們第一見到的是那一種渺茫混雜的心境，覺得一切東西，凡有生或無生，凡人，獸，植物或無機物，似乎都有同樣的生命情感以及理知。至少在所謂神話創作時期，野蠻人對於自己和世間萬物的中間並不劃出強固的界線。他老實承認自己與一切動物植物及天體有親屬關係，就是石頭岩石也有性別與生殖力，日月星辰與風均有人類的感情和言語，不僅鳥獸魚類爲然。

其次可注意的是他們的相信法術與符咒。這世界與其中萬物彷彿

都是有感覺有知識的，所以聽從部落中某一種人的命令，如酋長，術士，巫師，或隨你說是誰。在他們命令之下，岩石分開，河水乾涸，禽獸給他們當奴僕，和他們談話。術士能致病或醫病，還能命令天氣，隨意下雨或打雷。希臘人所說驅雲的宙斯或亞坡羅的形容詞殆無不可以加於部落術士之上。因為世間萬物與人性質相通之故，正如宙斯或因陀羅一樣術士能夠隨意變化任何獸形，或將他的鄰人或仇人變成獸身。

野蠻人信仰之別一特相與上述甚有關係。野蠻人非常相信死人鬼魂之長久的存在。這些鬼魂保存許多他們的舊性，但是他們在死後常比生存在世時性情更爲凶惡。他們常聽術士的號召，用他們的忠告和法力去幫助他。又如上文所說因爲人與獸的密切的關係，死人的鬼魂時常轉居於動物身內，或轉變爲某種生物，各部落自認爲與有親屬的

或友誼的關係者是也。如普通神話信仰的矛盾的常態，有時講起鬼魂似住在另一鬼世界裏，有時是花的樂園，有時又是幽暗的地方，生人偶然可到，但假如嘗了鬼的食物那便再不能逃出來了。

與精靈相關的另有一種野蠻哲理流行甚廣。一切東西相信都有鬼魂，無論是有生或無生物，又凡一個人的精神或氣力常被視為另一物件，可以寄託在別的東西裏，或存在自身的某一地方。人的氣力或精神可以住在腎臟脂肪內，在心臟內，在一縷頭髮內，而且又還可以收藏在別的器具內。時常有人能夠使他的靈魂離開身體，放出去游行給他去辦事，有時化作一鳥或別的獸形。

好些別的信念尚可列舉，例如普通對於友誼的或保護的獸之信仰，又相信我們所謂自然的死大抵都是非自然的，凡死大抵都是敵對的鬼神或術士之所為。從這意見裏便發生那種神話，說人類本來是不

會死的，因為一種錯誤或是過失，死遂被引入人間來了。

野蠻人心理狀態還有一特相應當說明。與文明人相像，野蠻人是好奇的。科學精神的最初的微弱激動已經在他腦裏發作，他對於他所見的世界急於想找到一種解說。但是，他的好奇心有時並不強於他的輕信。他的智力急於發問，正與兒童的脾氣相同，可是他的智力又頗懶惰，碰到一個回答便即滿足了。他從舊傳裏得到問題的答案，或者有一新問題起來的時候，他自己造一個故事來作回答。正如梭格拉底在柏拉圖問答篇內理論講不通時便想起或造出一篇神話來，野蠻人對於他自己所想到的各問題也都有一篇故事當作答案。這些故事所以可以說是科學的，因為想去解決許多宇宙之謎。這又可以說是宗教的，因為這裏大抵有一超自然的力，有如戲台上的神道，出來解決問題的糾結。這種故事所以是野蠻人的科學，一方面又是宗教的傳說。」

朗氏解釋神話的根據和方法大概如是，雖然後來各家有更精密或稍殊異的說法，因為最早讀朗氏之說，印象最深，故述其略，其他便不多說了。朗氏主要的地位在於人類學及考古學，但一方面也是文人。華扣 (Hugh Walker) 在所著英國論文及論文家第十二章中有一節說得很好，今全抄於後：

「安特路朗是這樣一個人，他似乎是具備着做一個大論文家所需要的一切材力的。他的知識愈廣，論文家也就愈有話說，而朗氏在知識廣博上是少有人能夠超越他的了。他是古典學者，他關於歷史及文學很是博覽，他擅長人類學，他能研究討論鬼與巫術。他又是獵人，熟悉野外的生活不亞於書房裏的生活。在他多方面的智力活動的範圍內，超越他過的或者有幾個人，却也只有幾個人。兩三個人讀書或更廣博，兩三個人或者更深的鑽到蘇格蘭歷史的小徑裏去。但是那

些有時候糾正他的專門家却多不大能夠利用他們優長的知識。而且即使他們的知識在某一點佔了優勢，但在全體上大抵總很顯得不及。朗氏有他們所最缺乏的一件本事，即是流利優雅的文體。他顯示出這優勝來無過於最近所著的一本書即英國文學史。要把這國文學的故事緊縮起來收在一冊不大的書裏，而且又寫得這樣好，每頁都漂亮可讀，這實在是大勝利。這冊書又表明朗氏有幽默的天才，在論文家這是非常重要的。這里到處都可看出，他並不反對，還簡直有點喜歡，發表他個人的秘密。讀他的書的人不久便即明瞭，他是愛司各得的，還愛司各得的國，這也就是他的故國，他又對於鬼怪出現的事是很有興趣的。總而言之，朗氏似乎滿具了論文家應有的才能了。但是我們却得承認，當作一個論文家來說他是有一點缺憾的。題材雖然很多變化，風格很是愉快，可是其間總缺少一點什麼東西，不能完全成功。無論我

們擎起那一本書來，或小論文：或垂釣漫錄，或失了的領袖，或與故文人書，讀後留下的印象是很愉快的，但是並不深。這些不是永久生存的文學，在各該方面差不多都有超過他的，雖然作者的才能或反不及朗氏。這一部分的理由的確是因為他做的事情太多。他的心老是忙着別的事情，論文只是他的副產物。這些多是刊物性的，不大是文學性的。恐怕就是蘭姆的文章也會得如此，假如他一生繼續的在那里弄別的大工作。』

英國批評家戈斯在論文集影畫 (Edmund Gosse *Silhouettes*) 中論朗氏的詩的一篇文章上也說：『他有百十種的興趣，這都輪流的來感發他的詩興，却並沒有一種永久佔據他的心思，把別種排除掉，他們各個乃是不斷的重復出現。』這所說的與上文意思大旨相同，可知華扣的褒貶是頗中肯的。當作純粹文人論，他的不精一的缺點誠然是有，不過

在我個人的私見上這在一方面也未始不是好處，因為那有多方面的知識的文章別有一種風趣，也非純粹文人所能作，還有所謂鑽到學術的小徑裏去的筆錄，離開純文藝自然更遠一步了，我却也覺得很是喜歡的。朗氏著作中有一卷歷史上的怪事件 (Historical Mysteries)，一共十六篇，我從前很喜歡看以至於今，這是一種偏好罷，不見有人贊同，對於日本森鷗外的著作我也如此，他的山房札記以及好些醫家傳也是我所常常翻看的，大約比翻看他的小說的時候還要多一點也未可知。

朗氏的文學成績我一點都不能介紹，但在世界欲的書裏共有詩長短約二十首，不知怎麼我就認定是他的手筆，雖然並無從證明哈葛德必不能作，現在仍舊依照從前幼稚的推測，抄錄一二首於下，以見一斑。這一首在第二編第五章『厲祠』裏，是女神所唱的情歌，翻譯用的是古文，因為這是二十六七年前的事了。

婉婉問歡兮，問歡情之向誰，
相思相失兮，惟夫君其有之。
載辭舊歡兮，夢痕溢其都盡，
載離長眠兮，爲夫君而終醒。
惡夢襲斯匡牀兮，深宵見茲大魅，
鬢汝歡以新生兮，兼幽情與古愛。
胡惡夢大魅爲兮，惟聖且神，
相思相失兮，忍予死以待君。

又一首見第三篇第七章『阿迭修斯最後之戰』中，勒尸多列庚(Laestrygon)蠻族揮巨斧作戰歌，此名見於荷馬史詩，學者謂卽古代北歐人，故歌中云冬無晝云云也。

勒尸多列庚，是我種族名。

吾儕生鄉無廬舍，冬來無晝夏無夜。

海邊森森有松樹，松枝下，好居住。

有時趁風波，還去逐天鵝。

我父希尼號狼人，狼卽是我名。

我擎舟，向南泊，滿船載琥珀。

行船到處見生客，贏得浪花當財帛。

黃金多，戰聲好，更有女郎就吾抱。

我語汝，汝莫嗔，會當殺汝墮城人。

附記

民國二十年冬曾寫過一篇習俗與神話，寄給東方雜誌社預備登在三月上旬的報上，不久戰事起，原稿付之一炬，這兩年來雖然屢次想補寫，却總捏不起筆來，而且內容也大半忘記，無從追

憶了。這回決心重寫，差不多是新作一樣，因為上述關係仍列為
第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於北平。

顏氏學記

讀顏氏學記覺得很有興趣，顏習齋的思想固然有許多是好的，想起顏李的地位實在是明末清初的康梁，這更令人發生感慨。習齋講學反對程朱陸王，主張復古，『古人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行，』歸結於三物，其思想發動的經過當然也頗複雜，但我想明末的文人誤國總是其中的一個重大原因。他在存學編中批評宋儒說：

『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而後世，全以章句誤蒼生。上者但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即欲承先啓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纔能揣摩，皆騫富貴利達。』其結果則北宋之時雖有多數的聖賢，而終於『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南渡之後又生了多數的聖賢，而復終於『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又年譜中記習齋語云：

『文章之禍，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國家則害國家。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慘而意之悲也。』戴子高述顏李弟子錄中記湯陰明宗室朱敬所說，意尤明白：

『明亡天下，以士不務實事而囿虛習，其禍則自成祖之定四書五經大全始。三百年來僅一陽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舉俗學入人之蔽已深故也。』這裏的背景顯然與清末甲申以至甲午相同，不過那時沒有西學，只有走復古的一條路，這原是革新之一法，正如歐洲的文藝復興所做的。『兵農錢穀水火工虞，』這就是後來提倡聲光化電船堅砲利的意思，雖然比較的平淡，又是根據經典，然而也就足以嚇倒陋儒，冲破道學時文的烏煙瘴氣了。大約在那時候這類的議論頗盛，如傅青主在書成化弘治文後一篇文章裏也會這樣說：

『仔細想來，便此技到絕頂要他何用，文事武備暗暗底喫了他沒影子虧，要將此事算接孔孟之脈，真惡心殺，真惡心殺。』這個道理似乎連皇帝也明白了，康熙二年上諭八股文章與政事無涉，即行停止，但是科舉還並不停，到了八年八股却又恢復，直到清末，與國祚先後同絕。民國以來康梁的主張似乎是實行了，實際却並不如此。戊戌前三十年戴子高趙撝叔遍索不得的顏李二家著述現在有好幾種板本了，四存學會也早成立了，而且我們現在讀了顏氏學記也不禁心服，這是什麼緣故呢？從一方面說，因為康梁所說太切近自己，所以找了遠一點舊一點的來差可依傍，——其因鄉土關係而提倡者又當別論。又從別一方面說，則西學新政又已化爲道學時文，故顏李之說成爲今日的對症服藥，令人警醒，如不佞者蓋卽屬於此項的第二種人也。

顏習齋嘗說，『爲治去四穢，其清明矣乎，時文也，僧也，道

也，娼也。』別的且不論，其痛恨時文我覺得總是對的。但在性理書評裏他又說，『宋儒是聖學之時文也，』則更令我非常佩服。何以道學會是時文呢？他說明道，『蓋講學諸公只好說體面話，非如三代聖賢一身之出處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傅青主也嘗說，『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隨他巧妙刁鑽，爲狗爲鼠而已。』這是同一道理的別一說法。朱子批評楊龜山晚年出處，初說做人苟且，後卻比之柳下惠，習齋批得極妙：

『龜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處堂，全不見汴京亡，徽欽虜，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論龜山，正如戲局斷獄，亦不管聖賢成法，只是隨口臧否，駁倒龜山以伸吾識，可也，救出龜山以全講學體面，亦可也。』末幾句說得真可絕倒，是作文的祕訣，卻也是士大夫的真相。習齋拈出時文來包括宋儒——及以後的一切思想文章，

正是他的極大見識，至於時文的特色則無定見，說體面話二語足以盡之矣，亦即青主所謂奴是也。今人有言，土八股之外加以洋八股，又加以黨八股，此亦可謂知言也。關於現今的八股文章茲且不談，但請讀者注意便知，試聽每天所發表的文字談話有多少不是無定見，不是講體面話者乎？學理工的談教育政治與哲學，學文哲的談軍事，軍人談道德宗教與哲學，皆時文也，而時文並不限於儒生，更不限於文童矣，此殆中國八股時文化之大成也。習齋以時文與僧道娼爲四穢，我則以八股雅片纏足閹人爲中國四病，厥疾不瘳，國命將亡，四者之中時文相同，此則吾與習齋志同道合也。

性理書評中有一節關於尹和靖祭其師伊川文，習齋所批首數語雖似平常却很有意義，其文曰：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

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歎，爲生民愴惶久之。』習齋的意思似乎只在慨感儒生之無用，但其嚴重地責備偏重氣節而輕事功的陋習我覺得別有意義。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義是難能可貴的事，這是無可疑的，所以重氣節當然決不能算是不好。不過這裡就難免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麼事都只以一死塞責，雖誤國殃民亦屬可恕，一己之性命爲重，萬民之生死爲輕，不能不說是極大的謬誤。

那種偏激的氣節說雖爲儒生所唱道，其實原是封建時代遺物之復活，謂爲東方道德中之一特色可，謂爲一大害亦可，如現時日本之外則不惜與世界爲敵，欲吞噬亞東，內則敢於破壞國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派政權，豈非悉由於此類右傾思想之作祟歟。內田等人明言卽全國化爲焦土亦所不惜，但天下事成敗難說，如其失敗時將以何賠

償之，恐此輩所準備者亦一條老命耳。此種東方道德在政治上如佔勢力，世界便將大受其害，不得安寧，假如世上有黃禍，吾欲以此當之。雖然，這只是說日本，若在中國則又略有別，至今亦何嘗有真氣節，今所大唱而特唱者只是氣節的八股罷了，自己躲在安全地帶，唱高調，叫人家犧牲，此與浸在溫泉裏一面吆喝『衝上前去』亦何以異哉。清初石天基所著傳家寶中曾記一則笑話云：

『有父病延醫用藥，醫曰，病已無救，除非有孝心之子割股感格，或可回生。子曰，這個不難。醫去，遂抽刀出，是時夏月，逢一人赤身熟睡門屋，因以刀割其股肉一塊。睡者驚起喊痛，子搖手曰，莫喊莫喊，割股救父母你難道不曉得是天地間最好的事麼？』此話頗妙，習齋也生在那時候想當同有此感，只是對於天下大約還有指望，所以正經地責備，但是到了後來這只好當笑話講講，再下來自然就不

大有人說了。六月中閱學記始寫此文，到七月底纔了，現在再加筆削成此，却已過了國慶日久矣了。

（二十二年十月）

性的心理

近來買到一本今年新出版的藹理斯所著性的心理。同時不禁聯想起德國卍字黨的燒書以及中國輿論界同情的批評，手頭有五月十四日京報副刊上的一則『燒性書』，茲抄錄其上半篇於下：

『最近有一條耐人尋味的新聞，德國的學生將世界著名的侯施斐爾教授之性學院的圖書館中所有收藏的性書和圖畫盡搬到柏林大學，定於五月十日焚燒，並高歌歡呼，歌的起句是日耳曼之婦女兮今已予以保護兮。』

從這句歌詞我們窺見在極右傾的德國法西斯蒂主義領袖希特勒指導下一班大學生焚燒性書的目的，申言日耳曼之婦女今後已予以保護，當然足見在以往這些性書對於德國婦女是蒙受了不利，足見性書

在德國民族種下了重大的罪惡。

最近世界中的兩大潮流——共產主義和法西斯蒂——中，德國似蘇聯一樣與我人一個要解決的謎。步莫索里尼後興起的怪傑希特勒，他揮着臂，指揮着數千萬的褐衫同志，暴風雨似的，謀日耳曼民族的復興，爭拔着德國國家地位增高，最近更對於種族的注意，嚴定新的優生律和焚燒性書。」

下半篇是專說『中國大談性學』的張競生博士的，今從略。張競生博士與 Dr. Magnus Hirschfeld，這兩位人物拉在一起，這是多麼好玩的事。性書怎樣有害於德國婦女，報館記者與不佞都沒有實地調查過，實在也難以確說，不過有一件事我想值得說明的，便是那些褐衫朋友所發的歇私底里的叫喊是抵不足為憑的。不知怎的我對於右傾運動不大有同情，特別讀了那起頭的歌詞覺得青年學生這種無知自大的反

動態度尤其可惜，雖然國際的壓迫使國民變成風狂原是可能的事，他們的極端國家主義化也很有可以理解的地方。北歐方面的報上傳出一件搜書的笑話來，說大學生搜查猶太人著作，有老太婆拿出一本聖書，大家默然不敢接受，這或者是假作的，却能簡要的指出這運動的毛病。這還是『十九世紀』的老把戲罷了。在尼采之前法人戈比諾（Arthur de Gobineau）曾有過很激烈的主張，他注重種族，贊美古代日耳曼，排斥猶太文化，雖近偏激卻亦言之成理，後來有歸化德國的英人張伯倫（H. S. Chamberlain）把這主張借了去加以閹割，贊美日耳曼，即指現代德國，排斥猶太，但是耶穌教除外，這非驢非馬的意見做成了那一部著名的十九世紀之基礎，實即威廉二世的帝國主義的底本。戈比諾的打倒猶太人連耶穌和馬丁路得在內到底是勇敢的徹透的，張伯倫希特勒等所爲未免有點卑怯，如勒微（Oscar Levy）博士所說，現代的

反猶太運動的動機乃只是畏懼嫉妬與虛弱而已。對於這樣子的運動我們不能有什麼期望，至於想以保護解決婦女問題，而且又以中古教會式的焚書為可以保護婦女，恐只有堅信神與該撒的宗教信徒纔能承認，然而德國大學生居然行之不疑，此則大可駭異者也。

德國大燒性書之年而葛理斯的一冊本性的心理適出版，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八月十三日獨立評論六十三期上有一篇政府與娛樂說得很好，其中有云：

『因為我們的人生觀是違反人生的，所以我們更加作出許多醜事情，虛偽事情，矛盾事情。這類的事各國皆有，拉丁及斯拉夫民族比較最少，盎格魯撒克遜較多，而孔孟的文化後裔要算最多了。究竟西洋人因其文化有上古希臘，文藝復興，及近代科學的成分在內，能有比較康健的人生觀。』葛理斯的性的心理第一卷出版於一八九八年，

就被英國政府所禁止，後來改由美國書局出版纔算沒事，至一九二八年共出七卷，爲世界性學上一大名著，可是大不列顛博物館不肯收藏，在有些美國圖書館裏也都不肯借給人看，而且原書購買又只限於醫生和法官律師等，差不多也就成爲一種禁書，至少像是一種什麼毒藥。這是盎格魯撒克遜的常態罷，本來也不必大驚小怪的。但是到了今年忽然刊行了一冊簡本性的心理，是紐約一家書店的『現代思想的新方面』叢書的第一冊，（英國怎麼樣未詳，）價金三元，這回售買並無限制，在書名之下還題一行字云學生用本，雖然顯然是說醫學生，但是這書總可以公開頒布了。把這件小事拏去與焚書大業相比，仿佛如古人所說，落後的上前，上前的落後了，謫理斯三十年的苦鬪總算略略成功，然而希耳施斐爾特的多年努力却終因一棒喝而歸於水泡，這似乎都非偶然，都頗有意義，可以給我們做參考。

性的心理六卷完成於一九一〇年，第七卷到了一九二八年纔出來，仿佛是補遺的性質的東西。第六卷末尾有一篇跋文，最後兩節說的很好，可見他思想的一斑：

「我很明白有許多人對於我的評論意見不大能夠接受，特別是在末卷裏所表示的。有些人將以我的意見爲太保守，有些人以爲太偏激。世人總常有人很熱心的想攀住過去，也常有人熱心的想攔得他們所想像的未來。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間，能同情於他們，却知道我們是永遠在於過渡時代。在無論何時，現在只是一個交點，爲過去與未來相遇之處，我們對於二者都不能有所怨懟。不能有世界而無傳統，亦不能有生命而無活動。正如赫拉克來多思在現代哲學的初期所說，我們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雖然如我們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斷的回流著。沒有一刻無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沒有一刻不見日

沒。最好是閒靜的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亂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對於落日忘記感謝那曾爲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在道德的世界上，我們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歷程即實現
在我們身上。在一個短時間內，如我們願意，我們可以用了光明去照
我們路程的周圍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把競走——這在路克勒丟思看
來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徵——裏一樣，我們手持火把，沿着道路奔向
前去。不久就要有人從後面來，追上我們。我們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樣
的將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遞在他的手內，那時我們自己就隱沒到黑暗裏
去。」

這兩節話我頂喜歡，覺得是一種很好的人生觀，沉靜，堅忍，是
自然的，科學的態度。二十年後再來寫這一冊的性的心理，葛理斯已
是七十四歲了，他的根據自然的科學的看法還是仍舊，但是參透了人

情物理，知識變了智慧，成就一種明淨的觀照。試舉個例罷，——然而這却很不容易，姑且舉來，譬如說啞尼林克安思(Cunnilinctus)。這在中國應該叫作什麼，我雖然從猥褻語和書上也查到兩三個名字，可是不知道那個可用，所以結局還只好用這『學名』。對於這個平常學者多有微詞，有的明言自好者所不爲，諷理斯則以爲在動物及原始民族中常有之，亦只是親吻一類，爲興奮之助，不能算是反自然的，但如以此爲終極目的，這纔成了性欲的變態。普通的感想這總是非美的，諷理斯却很幽默的添一句道，大家似乎忘記了一件事，便是最通行的性交方式大抵也難以稱爲美的(Aesthetic)罷。他們不知道，在兩性關係上，那些科學或是美學的冰冷的抽象的看法是全不適合的，假如沒有調和以人情。他自己可以說是完全能夠實踐這話的了。其次我們再舉一個例，這是關於動物愛(Zoocrastia)的。謝在杭的文海披沙卷二有一條『人

與物交』，他列舉史書上的好些故實，末了批一句道，『宇宙之中何所不有。』中國律例上不知向來如何辦理，在西洋古時却很重視，往往連人帶物一併燒掉了事。現在看起來這原可以不必，但凡事一牽涉宗教或道德的感情在內這便有點麻煩。藹理斯慨歎社會和法律的對於獸交的態度就是在今日也頗有缺陷，往往忽略這事實：即犯此案件的如非病的變態者也是近於低能的愚魯的人。『還有一層應該記住的，除了偶然有涉及虐待動物或他虐狂的情節者以外，獸交並不是一件直接的反社會的行爲，那麼假如這裡不含有殘虐的分子，正如瑞士福勒耳教授所說，這可以算是性欲的病的變態中之一件頂無害的事了。』

我不再多引用原文或舉例，怕的會有人嫌他偏激，雖然實在他所說的原極尋常，平易近理。藹理斯的意見以爲性欲的滿足有些無論怎樣異常以至可厭惡，都無責難或干涉的必要，除了兩種情形以外，一

是關係醫學，一是關係法律的。這就是說，假如這異常的行爲要損害他自己的健康，那麼他需要醫藥或精神治療的處置。其次假如他要損及對方或第三者的健康或權利，那麼法律就應加以干涉。這意見我覺得極有道理，既不保守，也不能算怎麼激烈，據我看來還是很中庸的罷。要整個的介紹葛理斯的思想不是微力所能任的事，英文有戈耳特堡 (Isaac Goldberg) 與彼得孫 (Houston Peterson) 的兩部評傳可以參考，這里只是因爲買到一册本的性的心理覺得甚是喜歡，想寫幾句以介紹於讀者罷了。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於北平。

猪鹿狸

『猪鹿狸』，這是很奇妙的一部書名。這在一九二六年出版，是日本的鄉土研究社叢書之一，著者早川孝太郎，學人而兼畫家，故其文筆甚精妙。所著書現有三州嶺山話，能美郡民謠集，羽後飛鳥圖誌，猪鹿狸，花祭二卷，有千六百頁，爲研究地方宗教儀式之巨著。其中我所頂喜歡的還是這猪鹿狸，初出時買了一本，後來在北平店頭看見還有一本又把他買了來，原想送給友人，可是至今沒有送，這也不是爲的吝嗇，只是因爲怕人家沒有這種嗜好，正如喫雅片烟的人有了好大土却不便送與沒有癮的朋友，——我以雅片作比，覺得實在這是一種嗜好，自己戒除不掉也就罷了，再去勸人似乎也可以不必。

這是講動物生活的一冊小書，但是屬於民俗學方面而不是屬於動

物學的，他所記的並非動物生態的客觀紀錄，乃是人與獸，鄉村及獵人與獸的關係的故事。我從小時候和草木蟲魚仿佛有點情分，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南方草木狀以至本草花鏡都是我的愛讀書，有一個時候還會寢饋於格致鏡原，不過書本子上的知識總是零碎沒有生氣，比起從老百姓的口裏聽來的要差得很遠了。在三十多年前家裏有一個長工，是海邊的農夫而兼做竹工，那時他給我們講的野獸故事是多麼有意思，現在雖然大半記不得了，但是那留下的一點兒却是怎麼的生動的存在着。頭上有角的角鷄，夜裏出來偷咬西瓜的獾豬，想起時便仿佛如見沙地一帶的情景，正如山鄉的角麕和馬熊的故事一樣，令我時時懷念這些故鄉的地方。早川的這冊書差不多就是這種故事的集錄，即使沒有著者所畫的那十幾張小圖也儘足使我喜歡了。

正如書名所示，這書裏所收的是關於豬鹿狸三種獸的故事，是一

個七十七歲的老獵人所講的，不是童話似的動物談，乃是人與獸接觸的經驗以及感想，共有五十九篇，其中以關於豬和狸的爲最有趣味，鹿這一部分比較稍差。這里所謂豬實在是中國的野豬，普通畜養的豬日本稱之曰豚。平常如呼人爲豚，人家必要大生其氣，但豬却是美名，有人姓豬股，德富蘇峯的名字叫做豬一郎，都是現在的實例。寺島安良編和漢三才圖會卷三十八猪條下云，如爲獵人被傷去時人冒謂汝卑怯者盍還乎，則大忿怒，直還進對合，與人決勝負，故譬之強勇士。（原本漢文）今日本俗語有猪武者一語，以喻知進而不知退者，中國民間稱野猪奔銃，亦即指此種性質也。書中說有一獵人打野豬傷而不死，他趕緊逃走，豬却追趕不放，到了一棵大樹下像陀螺似的人和豬團團的轉了七個圈，後來不知怎的裝好了槍，從後面一槍纔結果了豬的性命。自己逃着，說是從後面未免有點可笑，其實是繞着樹走

得快的時候差不多是人在豬屁股後頭追着的樣子了。書中又說及豬與鹿的比較，也很有意思。鹿在山上逃走的時候，如一槍打中要害，他就如推倒屏風似的直倒下來，很覺得痛快，可是到了野豬就不能如此。無論打中了什麼要害，他決不像鹿那樣的跌倒，中彈之後總還要走上兩三步，然後徐徐的向前蹲伏下去。聽着這話好像是眼見剛勇之士的死似的，覺得這真是名實相符的野豬的態度。我對於著者的話也很表同意，與法國詩人詩裏的狼一樣這豬實在堪為我們的師範。但是很希奇的是，這位剛勇之士的儀表却並不漂亮。據說曾有一個年青婦人在微暗的清早到山裏去收乾草，看見前面路上有一隻小豬模樣的灰色的獸，滴涎滴涎的走着。這時候獸似乎未曾覺得後邊有人走來，女人也頗膽大，便跟在後面走，剛走了半里多路，獸就岔路走進草叢裏去了。回家後講起這事，老人們告訴她說那就是野豬哩，她不但不出

驚，反出於意外似的道，那樣的東西是野豬麼？據著者的經驗說，從幼小時候就聽說豬是可怕的東西，強悍的獸，後來有一回看見被獵人們抬了去的死豬的模樣，也感到同樣的幻滅云。不過我想這或者並不由於野豬的真是長得不漂亮，實在大半還是因為家豬平常的太不爭氣的緣故罷。

狸的故事差不多是十之八九屬於怪異的。中國近世不聽見說有什麼狸子作怪，但在古時似乎很是普通，而且還曾出過幾個了不得的大膽的，敢於同名人去開玩笑的狸妖，他們的故事流傳直到今日。太平廣記四四二所錄狸的怪談有十一篇，幽明錄裏與董仲舒論五經究其微奧的老狸，集異記裏與張茂先商略三史，探蹟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的千年斑狸，可謂俊傑，此他幻化男婦也很有工夫。日本現今狐狸貓貉四者還都能作怪，民間傳說裏有滴石山與文福茶釜兩篇

最是有名，狸的惡戲在平時却多是瑣屑的，不大有干係人命的大事。
三才圖會裏說老狸能變化妖怪與狐同，至其遊戲則『或鼓腹自樂，謂之狸腹鼓，或入山家，坐爐邊向火乘煖，則陰囊垂延，廣大於身也。』
三州橫山話中有一節曰狸的腹鼓，其文曰：

『據說到山裏去作工，狸會來招呼。對面的山上丁丁的砍着樹似的，又叫道喊！不注意時答應一聲，原來却是狸叫，便只好停了工作回來。（案狸與人呼應不已，如人困憊至不復能應則爲狸所食，否則狸自斃云。）』

與人聲相比那似乎是苦悶的聲音，低低的叫道喊！夜間獨居的時候，聽見狸叫，決不可輕易答應。聽過許多故事，說夜裏與狸對呼，把掛鈎上的開水壺都喝干了，又說用木魚替代答應，一直敲到天亮。

狸腹鼓原說是月夜爲多，但據八名郡七鄉村人生田省三的實驗

談，則在將要下雨的漆黑的夜裏時時聽見敲着破鼓似的聲音。這本來是在籠裏養着的狸，但是這人說一天雨夜在鳳來寺中所聽到的腹鼓和這聲音也正相同。

狸與貉一看似乎難以分別，在冬天看他的脚就可知道，據說狸的脚底上滿是皸裂。』

狸的腎囊可以化作八張席子的房間，在猪鹿狸中也有些故事，現在不及多抄了。鄉土研究社叢書中還有一冊笠井新也的阿波的狸之話，是專講一地方的狸的故事的。

蠅 範

偶然在舊書店裏買了一部蠅範，京山李元著，元係乾隆時人，著有關於聲韻的書，爲世所知。此書凡八卷，分爲物理物匹物生物化等十六章，徐志鼎序云，『大塊一蠅境也。……顧同一蠅也，區而別之，不一蠅也，類而範之，歸於一蠅也。』這可以說是一部生物概說，以十六項目包羅一切鳥獸蟲魚的生活狀態，列舉類似的事物爲綱，註釋各個事物爲目，古來格物窮理的概要蓋已具於是。有人序百廿蟲吟云，誠以格物之功通於修齊治平，天下莫載之理卽莫破所由推，這樣說法未免太言重了，而且也很有點兒帖括的嫌疑，但是大旨我實在是同意的。『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經典，可以千百年來當做人類的教訓的，只有紀載生物的生活現象的 *biologie* 纔可供我們參考，定人類行爲的標

準。』這是民八所寫小文祖先崇拜裏的幾句話，至今我却還是這樣想。萬物之靈的人的生活的基礎依舊還是動物的，正如西儒所說過，要想成爲健全的人必須先成健全的動物，不幸人們數典忘祖，站直了之後增加了伶俐却損失了健全。鹿和羚羊遇見老虎，跑得快時保住性命，跑不脫便干脆的被喫了，老虎也老實的飽喫一頓而去，決沒有什麼磨磨以及破邪顯正的費話。在交尾期固然要鬧上一場，但他們決不藉口無後爲大而聚塵，更不會銜了一塊肉骨頭去買母狗的笑，至於鹿活草淫羊藿這種傳說自然也並無其事。我們遏塞本性的發露，却耽溺於變態的嗜慾，又依恃智力造出許多玄妙的說明，拏了這樣文明人的行爲去和禽獸比較，那是多麼可慚愧呀。人類變爲家畜之後，退化當然是免不掉的，不過誇大狂的人類反以爲這是生物的標準生活，實在是太不成話了。要提醒他們的迷夢，最好還是吩咐他們去請教螞蟻，不，

不論任何昆蟲鳥獸，均可得到智慧。讀一本昆蟲記，勝過一堆聖經賢傳遠矣，我之稱讚生物學爲最有益的青年必讀書蓋以此也。

蟪蛄是中國十八世紀時的作品，中國博物學向來又原是文人的餘技，除了詩經離騷爾雅本草的註疏以外沒有什麼動植物的學問，所以這部書仍然跳不出這窠臼，一方面雖然可以稱之曰生物概說，實在也可以叫作造化奇談，因爲裏邊滿裝著變化奇怪的傳說和故事。二千多年前亞列士多德著動物志，凡經其實驗者紀錄都很精密，至今學者無異言，所未見者乃以傳說爲據，有極離奇者，我們著者則專取這些，有的含有哲理，有的富於詩趣，這都很有意思，所缺少的便只是科學的真實。這樣說來，蟪蛄的系統還是出於禽經，不過更發揮光大罷了。卷六物知第十二的起頭這一節話便很有趣，其文曰：

『物知巫，鵠鷺善勅，螺贏善咒，水鳩善寫，鶴善符，虎善卜，

鴛善禁。』差不多太乙真人的那許多把戲都在這里了。關於啄木原註云，好斫木食蟲，以舌鉤出食之，善爲雷公禁法，曲爪畫地爲印，則穴塞自開，飛卽以翼墜之。這所說大抵卽根據埤雅，本草綱目引博物志亦如此說，仿佛記得閱微草堂筆記裏也曾提及，有奴子某還實驗過云，可以想見流傳的久遠了。我們在北平每年看見啄木鳥在庭樹上或爬或笑，或丁丁的啄，並不見他畫什麼符印，而這種俗信還總隱伏在心裏，記起小時候看萬寶全書之類，頗想一試那些小巫術，但是每個藥方除普通藥材以外總有一味啄木鳥的舌頭或是熊油，只好罷休，啄木鳥舌頭的好處何在？假如不全是處方者的故意刁難，那麼我想這仍是由於他的知巫的緣故罷。

至於螺贏的故事，其由來遠矣。詩小宛曰，螟蛉有子，螺贏負之。前漢時，淮南子中有貞蟲之稱，揚雄法言云，螟蛉之子瘞而逢果

蠶，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這可以算是最早的說明。後漢許慎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鄭玄毛詩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吳陸機草木鳥獸疏說得更爲詳明，云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或書簡筆筩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咒云象我象我。酉陽雜俎廣動植有蠨螸一項，雖不注重負子，而描寫甚有意趣，文云，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時方知不獨負桑蟲也。以後註詩經爾雅者大抵固執負子說，不肯輕易變動，別方面本草學者到底有點不同，因爲不全是文人，所以較爲切實了。晉陶弘景在本草註裏反對舊說道：

『今一種蜂黑色腰甚細，銜泥於人屋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

以擬其子大爲糧也，其一種入蘆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細腰之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便變成己子，斯爲謬矣。造詩者未審，而夫子何爲因其僻耶？豈聖人有缺，多皆類此？『本草學者除一二例外大都從陶說，宋車若水脚氣集中云，『蜾蠃取螟蛉，產子於其身上，借其膏血以爲養，蜾蠃大，螟蛉枯，非變化也，』很說得簡要，可以當作此派學說的結束，至於蒲盧的麻醉防腐劑注射手術的巧妙到了法國法布耳出來始完全了解，所以昆蟲記的幾篇又差不多該算作這問題的新添註脚也。

但是陶隱居的說法在文人看去總覺得太殺風景，有些人即使不是爲的衛道，也總願意回到玄妙的路上去。清道光時錢步曾作百廿蟲吟，是一部很有意思的詩集，其蒲盧一詩後有兩段附記，對於詩疏與脚氣集兩說加以判斷曰：

『余曾細察之，螺贏好窠於書卷筆管中，其所取物或小青蟲或小蜘蛛，先練泥作房，積四五蟲，再以泥隔之，滿而後止，蟲被負者悉如醉如癡，能運動而不能行走，一旦啓戶而出，殘泥零落，遺蛻在焉，似乎氣感爲確。至揚子雲類我類我之說則大謬，蓋蒲盧於營巢時以口勻泥，嚶嚶切切然，至負子時則默無聲息矣，天地自然之化，不待祝辭也。且蒲盧烏能通人語耶，子雲烏能通蒲盧語耶，古人粗疏臆斷，一何可笑。』其又記云：

『壬午秋試僑寓西湖李氏可莊，其地樹木叢雜，蟲豸最多，一日余在廊下齧面，瞥見一蒲盧較常所見者稍大，拖一滅娘貿貿而來，力稍倦息片時復銜而走，滅娘亦如中酒的然，逡巡緣柱入孔穴間，乃知蒲盧所負不獨蜘蛛青蟲也。』錢氏觀察頗是細密，所云被負的蟲如醉如癡，能運動而不能行走，與李時珍引解頤新語云其蟲不死不生相同，

很能寫出麻醉劑的效力，別人多未注意及此，却不知道爲什麼總喜歡氣感之說，一定要叫自青蟲以至賊娘都蛻化爲雄蜂，豈不是好奇太過之故乎。同治中汪日楨著湖雅九卷，記湖州物產，文理密察，其記蠨蟸乃取陶說，併批判諸說云：

『案陶弘景云云，寇宗爽李時珍及爾雅翼並從陶說，是也。邵晉涵爾雅正義力闢陶說，王念孫廣雅疏證既從陶說，又引蘇頌謂如粟之子卽祝蟲所成，游移兩可，皆非也。生子時尙未負蟲，安得強指爲蟲所化乎？』汪氏對於好奇的文人又很加以嘲笑，在記蚊這一節下云：

道光辛卯吾友海寧許心如丙鴻與余論近人山海經圖之誕妄，時適多蚊，因戲仿山海經說之云，蟲身而長喙，鳥翼而豹脚，且曰，設依此爲圖，必身如大蛹，有長喙，背上有二鳥翼，腹下有四豹脚，成一非蟲非禽非獸之形，誰復知爲蚊者。余曰，是也，但所仿猶嫌未備，

請續之曰，晝伏夜飛，鳴聲如雷，是食人。相與拊掌。笑言如昨，忽已四十餘年，偶然憶及，附識於此，博覽者一笑，亦可爲著述家好爲誕妄之戒也。」

我對於蠕範一書很有點好感，所以想寫一篇小文講他，但是寫下去的時候不知不覺的變成指摘了。這是怎的呢？我當初讀了造化奇談覺得喜歡，同時又希望他可以當作生物概說，這實在是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也是沒法的事。總之蠕範我想是還值得讀的，雖然如作生物學讀那須得另外去找，然而這在中國舊書裏恐怕一時也找不出罷。

（二十二年十月）

蘭學事始

在十一二年前日本菊池寬發表一篇小說，題名蘭學事始，敘述杉田玄白與前野良澤苦心譯讀和蘭解剖學書的事，爲菊池集中佳作之一。蘭學事始本來是一部書名，杉田玄白八十三歲時所著，小說裏所講的大抵全以此爲根據，明治初年此書雖曾刻木，已不易得，近來收入『岩波文庫』中始復行於世，價纔金二十錢也。所謂蘭學本指和蘭傳來的醫學，但實在等於中國的西學一語，包含西洋的一切新知識在內。十六世紀以來葡西至日本互市傳教，日人稱之曰南蠻，和蘭繼之，稱曰紅毛，及德川幕府實行鎖國，嚴酷的禁止信教，其後只剩下和蘭一國繼續通商，地點也只限於長崎一處，於是和蘭的名號差不多成爲西洋的代表了。在長崎出島地方有一所阿蘭陀館，和蘭每年派一

位甲必丹來住在那里，仿佛是一種領事，管理交易的事，有官許的幾個『通詞』居間翻譯，在那時候通詞便是唯一的西洋語貯藏所，可是這也只能說話，因為文字的學習是犯禁的，有人著了一部紅毛談，內裏畫了字母的形象，便為政府所禁止沒收。但是求知識的人總想往這方面求得出路，有些醫生由通詞間接的去學幾個『蘭方』，有些學者如青木昆陽跑到長崎去請通詞口授，學了五百餘言的和蘭話回來。當時社會稱此類具服之士曰豪傑，野上白川云，元龜天正（一五七〇至九一）的時代持長槍的豪傑橫行於天下，享保（一七一六至三五）以後的豪傑則從長崎通詞家裏祕密的得到 *Woorjenboek*（字典），想憑此以征服不思議的未知世界。青木昆陽即是這豪傑之一，前野良澤乃是昆陽的弟子也。

前野良澤生於一七二三年，世代業醫，年四十七始就昆陽學和蘭

語，次年往長崎，於昆陽所授五百言外又誦習二百餘言，併得字書及解剖圖誌以歸。又次年爲明和八年（一七七二），三月四日與杉田玄白等至千住骨之原刑場『觀臟』，見其一與圖誌符合，遂定議起手翻譯。杉田亦世醫，偶得圖誌閱之，與漢醫舊說大異，及實驗後乃大服，提議譯述刊行以正繆誤，唯不通蘭語，推前野爲譯主，約期集會，時前野年四十九，杉田三十九也。蘭學事始卷上紀其事曰：

『次日集於良澤家，互語前日之事，乃共對 *Tafel Anatomia*（案即 *Tabulae Anatomicae*）之書，如乘無舵之舟泛於大海，茫洋無可倚託，但覺茫然而已。唯良澤對於此道向曾留意，遠赴長崎，略知蘭語併章句語脈間事，年長於予者十歲，乃定爲盟主，亦卽奉爲先生。予則卽二十五字亦尙未識，今忽然發起此事，乃亦學習文字併諸單語焉。

譯述此書應如何下手，先加以討論，如從內象起則必難瞭解，此

書最初有俯伏全象之圖，此爲表部外象之事，其名稱皆所熟知，取圖說記號併合研究差可着手，遂決定從此處下筆，卽解體新書之形體名目篇是也。其時對於 *te* (英文 *the*) *het* (*the*)，又代名詞) *als* (*as*) *welk* (*which*) 等諸詞，雖略有記誦，然不能仔細辨解，故常讀之不解所謂。如眉者生於目上之毛也一句，盡春天的長晝終未明瞭，苦思直至日暮，互相睨視，僅只一二寸的文章終於一行不能解。又一日讀至鼻者佛耳黑芬特者也，此語亦不可解，衆共討索此應作何解，實無法可通。其時亦無字典之類，唯良澤從長崎購得一簡略小冊，共檢之，在 *Verstehend* 一語下註云，樹枝斷處，其處佛耳黑芬特，又掃院落時，塵土聚集而佛耳黑芬特也。此是何義，又苦思強解如前，亦終未明。予思樹枝斷處接合則稍高，又掃地時塵土積聚亦成堆，鼻在面上正是堆起之物，然則佛耳黑芬特或卽堆積之意。予遂言此語譯作堆積何如，衆人聞言甚以

爲然，遂決定如此譯。此時喜悅之情無可比喻，大有獲得連城之璧之概焉。……然語有之，爲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此苦心勞思，辛勤從事，每月凡六七會，每會必集，一無倦怠，相聚譯讀，所謂不昧者心，凡歷一年餘，譯語漸增，對於彼國事情亦漸自了解，其後如章句疏朗處一日可讀十行以上，別無勞苦而能通其意義矣。」

福澤諭吉序云，『書中紀事字字皆辛苦，其中關於明和八年三月五日在蘭化先生宅，對 Tafel Anatomia 之書，如乘無舵之舟泛於大洋，茫茫無可倚託，但覺茫然云云以下一節，我輩讀之察先人之苦心，驚其剛勇，感其誠摯，未嘗不感極而泣。迂老與故箕作秋坪氏交最深，當時得其鈔本，兩人對坐，反復讀之，至此一節，每感歎嗚咽無言而終以爲常。』此並非誇誕之詞，求知識者的先驅的言行十分有悲壯的意味，蘭學事始不僅是醫學史文獻上一小冊子，在日本現代文化發展上

更有重大意義者也正以此。前野宅的翻譯事業經過四年的歲月，杉田筆述，凡前後十一易稿，成解體新書四卷，於安永三年（一七七四）出版，實爲日本西學譯書之始。在十五年前即寶曆九年（一七五九）山脇東洋看了刑屍的解剖，作藏志一卷，凡剝胸腹圖九藏前面圖九藏背面圖脊骨側面圖共四圖，中有云「嚮者獲蠻人所作骨節剝之書，當時碌碌不辨，今視之胸脊諸藏皆如其所圖，履實者萬里同符，敢不歎服」，（原漢文）可見也曾參照西洋解剖圖，不過因爲不懂得文字故所知不深罷了。但是在醫學史上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疑古與實證的風氣總是自此發動了。（據富士川游著日本醫學史綱要。）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想起中國醫學界的『豪傑』玉田王清任先生來了。山脇的藏志出版於清乾隆二十四年，杉田的解體新書在乾隆三十六年，王清任的醫林改錯則在道光庚寅（一八三〇），比起來要遲了

七十或五十多年了，但是他那精神却仍是值得記念，他那境遇也更值得憐憫。醫林改錯臟腑記敘中云：

『自恨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癡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於盲子夜行，雖竭思區畫，無如之何。十年之久，念不少忘。至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余年三十，四月初旬游於灤州之稻地鎮。其時彼處小兒正染瘟疹痢症，十死八九，無力之家多半用代席裹埋，代席者代棺之席也，彼處鄉風更不深埋，意在犬食，利於下胎不死，故各義塚中破腹露臟之兒日有百餘。余每日歷馬過其地，初未嘗不掩鼻，後因念及古人所以錯論臟腑皆由未嘗親見，遂不避汗穢，每日清晨赴其義塚就羣兒之露臟者細視之，犬食之餘，大約有腸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參看，十人之中看全不過三人，連視十日大約看全不下三十餘人。始知醫書中所繪臟腑形圖與人之臟腑全不相合，卽件數多寡亦

不相符。唯胸中隔膜一片其薄如紙，最關緊要，及余看時皆已破壞，未能驗明在心下心上是斜是正，最爲遺憾。」

這樣的苦心孤詣的確夠得上算求知識者的模範了。但是，日本接連的有許多人，中國却只一個。日本的漢法醫有到刑場觀臟的機會，中國則須得到義塚地去，日本在藏志之後有解體新書及其他，中國醫林改錯之後不知道有什麼。這是二者之不同。聽說杉田玄白用漢文譯解體新書，一半理由固然在於漢文是當時的學術語，一半也因為想給中國人看，因為日本文化多受中國的恩惠，現在發見了學術的真理，便想送過去做個報答。中國人自己不會動手，日本做好了送來的也不會收到，咸豐年間英國合信(Hudson)醫士譯了全體新論送來，也不知道有沒有醫生看，——大約只有一個王清任是要看的，不過活着已有八九十歲了，恐怕也不及看見。從這里看來中國在學問上求智識的

活動上早已經戰敗了，直在乾嘉時代，不必等到光緒甲午纔知道。然而在現今說這話，恐怕還不大有人相信，亦未可知。

（二十二年十一月）

聽耳草紙

看本月分的日本民俗人類學小雜誌 *Dohmen* (可以暫譯作遠石罷?) 的紀事，纔知道佐佐木喜善氏已於九月二十八日病故了。我初次看見佐佐木的名字還是在一九一〇年，遠野物語剛出版，柳田國男氏在序文裏說，『此中所記悉從遠野鄉人佐佐木鏡石君聽來，明治四十二年二月以來，晚間常來過訪，說諸故事，因筆記之。鏡石君雖非健談者，乃誠實人也，余亦不加減一句一字，但直書所感而已。』遠野物語是在日本鄉土研究上有歷史意義的書，但在當時尙不易爲社會所了解，故只印三百五十部，序中又云，『唯鏡石君年僅二十四五，余亦只忝長十歲已耳，生於事業儘多之今世，乃不辨問題之大小，用力失其當，將有如是言者則若之何？如明神山之角鴟，太尖豎其耳，太圓瞪

其目，將有如是責者則又若之何？吁，無可奈何矣，此責任則唯余應負之也。」

計算起來佐佐木氏的年紀現在也不過四十七八而已，纔過了中年不久，所以更是可惜了。這二十年來他孜孜不倦的研究民俗，還是那樣惻惻無華的，盡心力於蒐集紀錄的工作，始終是個不求聞達的田間的學者，這我覺得是頂可佩服的事。他的著作我現在所有的只有下列這幾種：

- 一，江刺郡昔話（一九二二年）
- 二，紫波郡昔話（一九二六年）
- 三，東奧異聞（同上）
- 四，老嫗夜譚（一九二七年）
- 五，聽耳草紙（一九三一年）

末了這一種是六百葉的大冊，凡一百八十三目，三百三篇的故事，內容既甚豐富，方法尤極精密，可爲故事集的模範。柳田氏序中提出兩點云：

「佐佐木君最初也同許多東北人一樣，感覺發達到幾乎多夢似的銳敏的程度，對於故事之太下流的部分當然予以割棄，又有依據主觀而定取捨的傾向。後來却能差不多按住了自己的脾氣，爲了那絕無僅有的將來少數的研究者留下這樣客觀的紀錄，那決不是自然的傾向，而是非常努力的結果。」

向來講故鄉的事情的人往往容易陷於文飾，現在却能脫去，特別是在這方面趣味本來發達的人而能夠如此自制，這實在是很大的努力罷。這裏的問題只在如此特殊的苦心將來的研究者能夠怎樣的感謝纔好呢。我在當初紫波郡昔話及老嫗夜譚成書的時候，一面常同情於

這爲人家所不知道的辛苦，一面也兼司警戒之役，怕這書不要成爲佐佐木君個人的文藝了麼。到了現在，我想這個警戒的必要已經沒有了。假如可能，只想予這採集者以若干的餘裕，使他能將這樣辛苦的集錄成的東西自己先來玩味一下。此外則是，不只是有些單純的共鳴者起於各地，乃是期望漸漸有人出來，用了和他大略相同的態度，把本地的故事儘量的集錄下來。」

柳田氏所說的話實在可以作我們的當頭棒喝。近年來中國研究民俗的風氣漸漸發達，特別是在南方一帶，蒐集歌謠故事紀錄風俗的書出來的很不少了，可是在方法上大抵還缺少講究。集錄歌謠的因爲是韻語的關係，不能隨便改寫，還得保留原來的形狀，若是散文故事那就很有問題，減縮還要算是好的，拉長卽是文飾之一種了，有時候同在話劇臺上常要使用出舊戲的小丑或老生的表現法一樣，增長故事

裏排調或方正的分子，這便成了所謂個人的文藝，而且又常常不是上好的路，於是只好歸入俗語的『文不像膽錄生武不像救火兵』這類裏去，正是畫蛇添足點金成鐵了。民間傳述故事的時候往往因了說者的性質與愛好，一篇故事也略有變化的地方，不過那是自然變化，有如建築刻石之爲氣候風雨所影響，是無可如何的事，若是蒐集筆錄的人不能夠如實的記述，却憑了自己的才氣去加以修飾，既失了科學的精嚴，又未能達到文藝的獨創，那麼豈不是改刻古碑的勾當，反是很可惜的麼。還有一層，中國作這些工作的機關和人員都不能長久繼續，這或者是因爲這些都屬於官立機關的緣故亦未可知，總之像佐佐木那麼耐得寂寞，孜孜矻矻的蒐集民俗資料，二十年如一日的人，點了燈籠打了籬去找也找不到，這是實在的。民俗學原是田間的學問，想靠官學來支持是不成的，過去便是證明，希望他在中國能夠發展須

得捲土重來，以田間學者爲主幹，如佐佐木氏的人便是一個模範值得我們景仰的了。

(二十二年十二月)

一歲貨聲

從友人處借來閒步菴所藏一冊抄本，名曰一歲貨聲，有光緒丙午（一九〇六）年序，蓋近人所編，記錄一年中北京市上叫賣的各種詞句與聲音，共分十八節，首列除夕與元旦，次爲二月至十二月，次爲通年與不時，末爲商販工藝鋪肆。序文自署『閒園鞠農偶誌於延秋山館』，其文亦頗有意思，今錄於後。

『蟲鳴於秋，鳥鳴於春，發其天籟，不擇好音，耳遇之而成聲，非有所愛憎於人也，而聞鵲則喜，聞鴉則唾，各適其適，於物何有，是人之聰明日鑿而自多其好惡者也。朝逐於名利之場，暮奪於聲色之境，智昏氣餒，而每好擇好音自居，是其去天之愈遠而不知也。嗟乎，雨怪風盲，驚心濺淚，詩亡而禮壞，亦何處尋些天籟耶？然而天

韻亦未嘗無也，而觀夫以其所蘊，陡然而發，自成音節，不及其他，而猶能少存乎古意者，其一歲之貨聲乎。可以辨鄉味，知勤苦，紀風土，存節令，自食乎其力，而益人於常行日用間者固非淺鮮也。朋來亦樂，雁過留聲，以供夫後來君子。」

凡例六則。其一云，「凡一歲貨聲注重門前，其舖肆設攤工藝趕集之類，皆附入以補不足。」其二云，「凡貨聲率分三類，其門前貨物者統稱貨郎，其修作者爲工藝，換物者爲商販，貨郎之常見者與一人之特賣者聲色又皆不同。」其四云，「凡同人所聞見者，僅自成同年後，去故生新，風景不待十年而已變，至今則已數變矣。往事淒涼，他年寤寐，聲猶在耳，留贈後人。」說明貨聲的時代及範圍種類已甚明瞭，其紀錄方法亦甚精細，其五則云，「凡貨聲之從口旁諸字者，用以叶其土音助語而已，其字下疊點者，是重其音，像其長聲與

餘韻耳。』如五月中賣桃的唱曰：

『櫻桃嘴的桃嘔噉噉啊……』，卽其一例。又如賣硬麵餛飩者，書中記其唱聲曰：

『硬麵噉，餛飩餛……』，則與現今完全相同，在寒夜深更，常聞此種悲涼之聲，令人愴然，有百感交集之概。賣花生者曰：

『脆瓢兒的落花生啊，芝麻醬的一個味來，抓半空兒的——多給。』這種呼聲至今也時常聽到，特別是單賣那所謂半空兒的：大約因爲應允多給的緣故罷，永遠爲小兒女輩所愛好。昔有今無，固可歎慨，若今昔同然，亦未嘗無今昔之感，正不必待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也。

自來紀風物者大都止於描寫形狀，差不多是譜錄一類，不大有注意社會生活，講到店頭擔上的情形者。譚菴文飯小品卷三游滿井記中

有這幾句話：

『賣飲食者邀訶好火燒，好酒，好大飯，好果子。』很有破天荒的神氣，帝京景物略及陶菴夢憶亦尙未能注意及此。清光緒中富察敦崇著燕京歲時記，於六月中記冰胡兒曰：

『京師暑伏以後，則寒賤之子擔冰吆賣曰，冰胡兒！胡者核也。』又七月下記菱角鷄頭曰：

『七月中旬則菱芡已登，沿街吆賣曰，老鷄頭，纔下河。蓋皆御河中物也。』但其所記亦遂只此二事，若此書則專記貨聲，描模維肖，又多附以詳註，斯爲難得耳。著者自序稱可以辨鄉味，知勤苦，紀風土，存節令，此言真實不虛，若更爲補充一句，則當云可以察知民間生活之一斑，蓋挑擔推車設攤趕集的一切品物半係平民日用所必需，其閒食玩藝一部分亦多是一般婦孺的照顧，閭人們的享用那都在

大舖子裏，在這裏是找不到一二的。我讀這本小書，深深的感到北京生活的風趣，因為這是平民生活所以當然沒有什麼富麗，但是却也不寒儉，自有其一種豐厚溫潤的空氣，只可惜現在的北平民窮財盡，即便不變成邊塞也已經不能保存這書中的盛況了。

我看了這些貨聲又想到一件事，這是歌唱與吟唱的問題。中國現在似乎已沒有歌詩與唱曲的技術，山野間男女的唱和，妓女的小調，或者還是唱曲罷，但在讀書人中間總可以說不會歌唱了，每逢無論什麼聚會，在餘興裏只聽見有人高唱皮簧或是崑腔，決沒有鼓起唢呐來吟一段什麼的了。現在的文人只會讀詩詞歌賦，會聽或哼幾句戲文，想去創出新格調的新詩，那是十分難能的難事，中國的詩仿佛總是不能不重韻律，可是這從那里去找新的根苗，那些戲文老是那麼叫喚，我從前生怕那戲子會回不過氣來真是『氣閉』而死，即使不然也總很不

衛生的，假如新詩要那樣的唱才好，亦難乎其爲詩人矣哉。賣東西的在街上吆喝，要使得屋內的人知道，聲音非很响亮不可，可是並不至於不自然，發聲遣詞都有特殊的地方，我們不能說這裏有詩歌發生的可能，總之比戲文却要更與歌唱相近一點罷。賣晚香玉的道：

「噯……十朶，花啊晚香啊，晚香的玉來，一個大錢十五朶。」什麼「來」的句調本來甚多，這是頂特別的一例。又七月中賣棗者唱

曰：

「棗兒來，糖的咯噠嘍，嘗一個再買來咬，一個光板嘍。」此頗有兒歌的意味，其形容棗子的甜曰糖的咯噠亦質樸而新穎。卷末鋪肆一門中僅列粥鋪所唱一則，詞尤佳妙，可以稱爲掉尾大觀也，其詞曰：

「喝粥咧，喝粥咧，十里香粥熱的咧。炸了一個焦咧，烹了一個

脆咧，脆咧焦咧，像個小糧船的咧，好大的個兒咧。鍋炒的果咧，油又香咧，麵又白咧，扔在鍋來漂起來咧，白又胖咧，胖又白咧，賽過燒鵝的咧，一個大的油炸的果咧。水飯咧，豆兒多咧，子母原湯兒的菘豆的粥咧。』

此書因係傳抄本，故頗多錯誤，下半註解亦似稍略，且時代變遷慮其間更不少異同，倘得有熟悉北京社會今昔情形如于君閒人者爲之訂補，刊印行世，不特存錄一方風物可以作志乘之一部分，抑亦間接有益於藝文，當不在劉同人之景物略下也。

（二十三年一月）

一歲貨聲之餘

去年冬天曾借閒步菴所藏抄本一歲貨聲手錄一過，後來對西郊自然居士說及，居士說在英國買到或是見過一本叫作倫敦呼聲的書，可惜我終於未得拜見。近日緜閱弗來則博士的文集，其中有小普利尼時代的羅馬生活與愛迪生時代的倫敦生活兩篇很覺得可喜，在倫敦生活篇中講到倫敦呼聲，雖然都即根據旁觀報，說的很簡略，却也足供參考，今譯出於下：

「在愛迪生時代倫敦街上不但是景象就是聲音也與現今的情形很有些不同。半夜裏，睡着的人常被更夫打門從夢中驚醒，迷迷糊糊的聽他噹噹的報告時刻，聽他退到街上響着的鈴聲。在白天裏，據說沒有東西比那倫敦的呼聲更會使得外國人聽了詫異，使得鄉下紳士出驚

的了。洛及卡佛來動得離開他那莊園的靜默，烏司得郡綠的路徑和原野的寂靜，來到倫敦大道上的時候，他時常說他初上城的一星期裏，頭裏老是去不掉那些街上的呼聲，因此也睡不着覺。可是維爾漢尼昆却正相反，他覺得這比百靈的唱歌和夜鶯的翻叫還好，他聽這呼聲比那籬畔林中的一切音樂還覺得喜歡。

倫敦呼聲在那時候可以分作兩種，即聲樂與器樂。那器樂裏包含着敲銅鍋或熬盤，各人都可自由的去整個時辰的敲打，直鬧得全街不寧，居民幾乎神經錯亂。閹豬的所吹的畫角頗有點兒音樂味，不過這在市內難得聽到，因為該音樂家所割治的動物並不是街上所常有的東西。但是聲樂的各種呼聲却更多種多樣。賣牛奶的尖聲叫得出奇，多感的人們聽了會牙齒發酸。掃煙通的音調很是豐富，他的呼聲有時升到最尖的高音，有時也降到最沉的低音去。同樣的批評可以應用於賣

碎煤的，更不必說那些破玻璃和磚屑的了。箍桶的叫出末了的一字用一種空音，倒也並不是沒有調和。假如聽那悲哀莊嚴的調子，問大家有沒有椅子要修，那時要不感到一種很愉快的幽鬱是不可能的。一年中應該醃黃瓜和小黃瓜的時候，便有些歌調出來叫人聽了非常的舒服，只是可惜呀，這正同夜鶯的歌一樣，在十二個月裏止有兩個月能夠聽到。這是真的，那些呼聲大抵不很清楚，所以極不容易辨別，生客聽了也猜不出唱歌的所賣是什麼東西，因此時常看見鄉村裏來的孩子跑出去，要想問修風箱的買蘋果，或問磨刀剪的買生薑餅。即使文句可以明瞭的聽出，這也無從推知那叫喊者的職業。例如吆喝有工我來做，誰能知道這是割稻的呢？然而在女王安尼朝代，也同我們的時代一樣，有許多人他全不理會街上呼聲的諧調，他不要聽閹豬的畫角的低訴，像聾似的對於那割稻的聲音，而且在他的野蠻的胸中聽了修

椅子的音樂的請求也並不發生什麼反應。我們曾聽說有這樣一個人，他拏錢給一個用紙牌看婚姻的，叫他不要再到他這條街裏來。但是結果怎樣呢？所有用紙牌看婚姻的在明天早上都來他門口走過，希望同樣的用錢買走哩。」

原書小註引斯威夫德的給斯德拉的日記一七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一節云：

「這裏有一個吵鬧的狗子，每天早晨在這個時候來煩擾我？叫喚著白菜和甘藍。現在他正來鬧着了。我願他頂大的一棵白菜塞住他的嗓子。」在這裏，我們固然看出斯威夫德牧師照例的那種很相，但也可以想見那賣白菜的朋友怎樣出力，因為否則他或者當不至於這樣的被咒罵了。我不知道中國誰的日記或筆記裏曾經說起過這些事情，平日讀書太少實在說不出來，但如越縵堂日記病榻夢痕錄等書裏記得似

乎都不曾有，大約他們對於這種市聲不很留意，說不上有什麼好惡罷。我只記得章太炎先生居東京的時候，每早聽外邊賣鮮豆豉的呼聲，對弟子們說，『這是賣什麼的，*hatcho*，*hatcho*，叫的那麼淒涼？』我記不清這事是錢德潛君還是龔未生君所說的了，但章先生的批評實在不錯，那賣『納豆』的在清早冷風中在小巷裏叫喚，等候喫早飯的人出來買她一兩把，而一把草苞的納豆也就只值一個半銅元罷了，所以這確是很寒苦的生意，而且做這生意的多是女人，往往背上背着一個小兒，假如真是言爲心聲，那麼其愁苦之音也正是無怪的了。北京叫賣聲中有賣硬麵餠餠的約略可以相比，特別在寒夜深更，有時晚睡時買些來喫，味道並不壞，但是買來時凍得冰涼的，那『雙喜字加糖』之類差不多要在火爐上烤了喫才好了。

廿三年二月十日記。

希臘神話一

哈理孫女士 (Jane Ellen Harrison) 生於一八五〇年，現在該有八十四歲了，看她過了七十還開始學波斯文，還從俄文翻譯兩種書，那麼可見向來是很康健的罷。我最初讀到哈理孫的書是在民國二年，英國的家庭大學叢書中出了一本古代藝術與儀式 (Ancient Art and Ritual, 1913)，覺得他借了希臘戲曲說明藝術從儀式轉變過來的情形非常有意思，雖然末尾大講些文學理論，仿佛有點兒鶻突，希臘的原始文化的著者羅士 (R. T. Rose) 對於她著作表示不滿也是爲此。但是這也正因爲大膽的緣故，能夠在沉悶的希臘神話及宗教學界上放進若干新鮮的空氣，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這是我們非專門家所不得不感謝她的地方了。

哈理孫是希臘宗教的專門學者，重要著作我所有的有這幾部，希

希臘宗教研究緒論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 1922 二板)，德米思 (Themis, 1927 二板)，希臘宗教研究結論 (Epilegomena, 1921)，其 Alpha and Omega) 或可譯作「與亥乎？」一種未得，此外又有三冊小書，大抵即根據上述諸書所編，更簡要可誦。一為「我們對於希臘羅馬的負債」叢書 (Our Debt to Greece and Rome) 的第二十六編 神話 (Mythology, 1924)，雖只是百五十葉的小冊，却說的很得要領，因為他不講故事，只解說諸神的起源及其變遷，是神話學而非神話集的性質，於了解神話上極有用處。二為『古今宗教』叢書中的 古代希臘的宗教 (Religion of Ancient Greece, 1905)，寥寥五六十葉，分神話儀式祕法三節，很簡練地說明希臘宗教的性質及其成分。三為 希臘羅馬的神話 (Myths of Greece and Rome, 1927)，是彭恩六便士叢書之一，差不多是以上二書的集合，分十二小節，對於阿林坡思諸神加以解釋，雖別無新意，但小冊廉價易得，於

讀者亦不無便利。好的希臘神話集在英文中固然倉卒不容易找，好的希臘神話學更爲難求，哈理孫的這些小書或者可以算是有用的入門書罷。

希臘羅馬的神話引言上說：「希臘神話的研究長久受着兩重嚴重的障害。其一，直至現世紀的起頭，希臘神話大抵是依據羅馬或亞力山大的中介而研究的。一直到很近的時代，大家摠用了拉丁名字去叫那希臘諸神，如宙斯(Zeus)是約夫(Jove)，海拉(Hera)是由諾(Juno)，坡塞同(Poseidon)是涅普條因(Neptune)之類。我們不想來打死老虎：這樣的事現在已經不實行了。現在我們知道，約夫並不就是宙斯，雖然很是類似，密涅伐(Minerva)也並不就是雅典娜(Athena)。但是一個錯誤——因爲更微妙所以也更危險的錯誤依然存留着。我們棄掉了拉丁名字，却仍舊把拉丁或亞力山大的性質去加在希臘諸神的上邊，把他們做成

後代造作華飾的文藝裏的玩具似的神道。希臘的愛神不再叫作邱匹德（Cupid）了，但我們心裏都沒有能夠去掉那帶弓箭的淘氣的胖小兒的印象，這種觀念怕真會使得德斯比亞本地崇拜愛神的上古人聽了出驚罷，因為在那裏最古的愛洛斯（Eros，愛神）的像據說原來是一塊未曾彫琢的粗石頭呀。

第二個障害是，直至近時希臘神話的研究總是被看作全然附屬於希臘文學研究之下。要明白理解希臘作家——如詩人戲曲家以至哲學家的作品，若干的神話知識向來覺得是必要的。學者無論怎麼嚴密地應用了文法規則之後有時還不能不去查一下神話的典故。所以我們所有的並不是神話史，不是研究神話如何發生的書，却只是參考檢查用的神話辭典。總而言之，神話不被當作一件他的本身值得研究的東西，不是人類精神歷史的一部分，但只是附隨的，是文學的侍女罷了。使

什麼東西居於這樣附隨的地位，這就阻止他不能發達，再也沒有更有效的方法了。」

還有一層，研究希臘神話而不注意儀式一方面，也是向來的缺點。

神話引言中說：「各種宗教都有兩種分子，儀式與神話。第一是關於他的宗教上一個人之所作爲，即他的儀式。其次是一個人之所思索及想像，即他的神話，或者如我們願意這樣叫，即他的神學。但是他的作爲與思索却同樣地因了他的感覺及欲求而形成的。」神話與儀式二者的意義往往互相發明，特別像希臘宗教裏神話的轉變很快，後來要推想他從前的意思和形守，非從更爲保守的儀式中間去尋求難以得到線索，哈理孫的工作在這裏頗有成就。她先從儀式去找出神話的原意，再回過來說明後來神話變遷之跡，很能使我們了解希臘神話的特色，這是很有益的一點。關於希臘神話的特別發達而且佳妙的原因，

在古代希臘的宗教中很簡明的說過：

『希臘的宗教的材料，在神學（案即神話）與儀式兩部分，在發展的較古各時期上，大抵與別的民族的相同。我們在那里可以找到鬼魂精靈與自然神，祖先崇拜，家族宗教，部落宗教，神之人形化，神國之組織，個人宗教，魔術，祓除，祈禱，祭獻，人類宗教的一切原質及其變化。希臘宗教的特色並不是材料，只在他的運用上。在希臘人中間宗教的想象與宗教的動作，雖然在他們行爲上並非全無影響，却常發動成爲人類活動的兩種很不相同的形式，——此二者平常看作與宗教相遠的，其實乃不然。這兩種形式是藝術，文字的或造形的，與哲學。憑了藝術與哲學的作用，野蠻分子均被消除，因爲愚昧醜惡與恐怖均因此淨化了，宗教不但無力爲惡，而且還有積極的爲善的能力了。』神話第三章論山母中關於戈耳共(Gorgon)的一節很能具體的證明

上邊所說的話，其末段云：

「戈耳共用了眼光殺人，牠看殺人，這實在是一種具體的惡眼 (Evil Eye)。那分離的頭便自然地幫助了神話的作者。分離的頭，那儀式的面具，是一件事實。那麼，那沒有身子的可怕的頭是那里來的呢？這一定是從什麼怪物的身上切下來的，於是又必須有一個殺怪物的人，貝爾修斯 (Pegasus) 便正好補這個缺。所可注意的是希臘不能在他的神話中容忍戈耳共的那醜惡。他們把牠變成了一個可愛的含愁的女人的面貌。照樣，他們也不能容忍那地母的戈耳共形相。這是希臘的美術家與詩人的職務，來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這是我們對於希臘的神話作者的最大的負債。」

哈理孫寫有一篇自傳，當初登在國民雜誌 (The Nation) 上，後又單行，名曰學子生活之回憶 (Reminiscences of a Student's Life, 1925)。末章講到

讀書，說一生有三部書很受影響，一是亞列士多德的倫理學，二是柏格孫的創造的進化，三是弗洛伊特的圖騰與太步（Totemism and Taboo），而金枝（The Golden Bough）前後的人類學考古學的書當然也很有關係，因為古典學者因此知道比較人類學在瞭解希臘拉丁的文化很有幫助了。

『泰勒（Taylor）寫過了也說過了，斯密斯（Robertson Smith）為異端而流放在外，已經看過東方的星星了，可是無用，我們古典學者的聾蛇還是塞住了我們的耳朵，閉上了我們的眼睛。但是一聽到金枝這句咒語的聲音，眼上的鱗片便即落下了，我們聽見，我們懂得了。隨後伊文思（Arthur Evans）出發到他的新島去，從牠自己的迷宮裏打電報來報告牛王（Minotaurus）的消息，於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件重要的事件，這與荷馬問題有關了。』

回憶中講到所遇人物的地方有些也很有意思，第二章坎不列治與

倫敦起首云：

「在坎不列治許多男女名流漸漸與我的生活接觸起來了。女子的學院在那時是新鮮事情，有名的參觀人常被領導來看我們，好像是名勝之一似的。屠格涅夫(Turgenev)來了，我被派去領他參觀。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我敢請他說一兩句俄文聽聽麼？他的樣子正像一隻和善的老的雪白獅子。阿呀，他說的好流利的英文，這是一個重大的失望。後來拉斯金(Ruskin)來了。我請他看我們的小圖書館。他看了神氣似乎不很贊成。他嚴重地說道，青年女子所讀的書都該用白牛皮紙裝釘才是。我聽了悚然，想到這些紅的摩洛哥和西班牙皮裝都是我所選定的。幾個星期之後那個老騙子送他的全集來給我們，却全是用深藍色的小牛皮裝的！」末了記述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後來在紐能學院所遇見的最末的一位名人即是日本的皇太子。假如你必須對了一個夠做你的

孫子的那樣年青人行敬禮，那麼這至少可以使你得點安慰，你如知道他自己相信是神。正是這個使我覺得很有趣。我看那皇太子非常地有意思。他是很安詳，有一種平靜安定之氣，真是有點近於神聖。日文是還保存着硬伊字音的少見的言語之一種。所有印度歐羅巴語裏都已失掉這個音，除俄羅斯文外，雖然有一個俄國人告訴我，他曾聽見一個倫敦買報的叫比卡迭利(Piccadilly)的第三音正是如此。那皇太子的御名承他說給我聽有兩三次，但是，可惜，我終於把牠忘記了。」所謂日本的硬伊字音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假如這是俄文裏好像是Э或亞拉伯數字六十一那樣的字，則日本也似乎沒有了，因為我們知道日本學俄文的朋友讀到這音也十分苦鬪哩，——或者這所說乃是朝鮮語之傳訛乎。

結論的末了說：「在一個人的回憶的末後似乎該當說幾句話，表

示對於死之來臨是怎樣感想。關於死的問題，在我年青的時候覺得個人的不死是萬分當然的。單一想到死就使得我暴躁發急。我是那樣執著於生存，我覺得敢去抗拒任何人或物，神，或魔鬼，或是運命她自己，來消滅我。現在這一切都改變了。假如我想到死，這只看作生之否定，一個結局，一條末了的必要的絃罷了。我所怕的是病，即壞的錯亂的生，不是怕的死，可是病呢，至現在為止，我總逃過了。我於個人的不死已沒有什麼期望，就是未來的生存也沒有什麼希求。我的意識很卑微地與我的身體同時開始，我也希望他很安靜地與我的身體一同完了。

會當長夜眠，無復覺醒時。

那麼這是別一個思想。我們現在知道在我們身內帶着生命的種子，不是一個而是兩個生命，一是種族的生命，一是個人的生命。種

族的生命維持種族的不死，個人的生命却要受死之誘惑，這種情形也是從頭就如此的。單細胞動物確實是不死的，個人的複雜性却招到了死亡。那些未結婚的與無兒的都和種族的不死割斷了關係，獻身於個人的生活，——這是一條側線，一條死胡同，却也確是一個高上的目的。因了什麼奇蹟我避免了結婚，我也不知道，因為我一生都是在愛戀中的。但是，總而言之，我覺得喜歡。我並不懷疑我是損失了許多，但我很相信得到的更多。結婚至少在女人方面要妨害兩件事，這正使我覺得人生有光榮的，即交際與學問。我對於男子所要求的是朋友，並不是丈夫。家庭生活不會引動過我。這在我看去頂好也總不免有點狹隘與自私，頂壞是一個私地獄。妻與母的職務不是一件容易事，我的頭裏又滿想着別的事情，那麼一定非大失敗不可。在別方面，我却

有公共生活的天賦才能。我覺得這種生活是健全，文明，而且經濟地

正當。我喜歡寬闊地却也稍樸素地住在大屋子裏，有寬大的地面與安靜的圖書館。我喜歡在清早醒來覺得有一個大而靜的花園圍繞着。這些東西在私人的家庭裏現已或者即將不可能了，在公共生活裏却是正當而且是很好的。假如我從前很富有，我想設立婦女的一個學問團體，該有獻身學術的誓言和美好的規律與習慣，但在現在情形之下，我在一個學院裏過上多年的生活也就覺得滿足了。我想文化前進的時候家庭生活如不至於廢滅，至少也將大大的改變收縮了罷。

老年是，請你相信我，一件好而愉快的事情。這是真的，你被輕輕地擠下了戲台，但那時你却可以在前排得到一個很好的坐位去做看客，而且假如你已經好好地演過了你的戲，那麼你也就很願意坐下來看看了。一切生活都變成沒有以前那麼緊張，却更柔軟更溫暖了。你可以得到種種舒服的，身體上的小小自由，你可以打着瞌睡聽乾燥的

講演，倦了可以早點去睡覺。少年人對你都表示一種尊敬，這你知道實在是不敢當的。各人都願意來幫助你，似乎全世界都伸出一隻好意的保護的手來。你老了的時侯生活並沒有停住，他只發生一種很妙的變化罷了。你仍舊愛着，不過你的愛不是那燒得鮮紅的火爐似的，却是一個秋天太陽的柔美的光輝。你還不妨仍舊戀愛下去，還爲了那些愚蠢的原因，如聲音的一種調子，凝視的眼睛的一種光亮，不過你戀的那麼溫和就是了。在老年時代你簡直可以對男子表示你喜歡和他在一起而不致使他想要娶你，或是使他猜想你是想要嫁他。」

這末了幾節文章我平常讀了很喜歡，現在趁便就多抄了些，只是譯文很不愜意，但也是無法，請讀者看其大意可也。

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於北平。

希臘神話二

我對於神話向來有點喜歡。這個緣故說起來恐怕有點長遠。小時候看說部演義，神怪故事着實看了不少，這很有許多潛勢力，其中要以西游記和封神傳為最有關係。故事的古怪，荒唐，這都不要緊，第一是要不太可怕，便是好故事，而且古怪荒唐得好的時候往往能夠把可怕的分子和了，如有人批評阿普劉思 (Apuleius) 的變形記 (Metamorphoses)，裏邊雖有殺人放火僵尸狼人的事件，以現實為背景，而寫得離奇愉悅，好像一切都籠罩在一層薄霧裏，看去不甚明顯迫近，因此就不會感到恐怖嫌惡。聊齋志異，夜談隨錄，文筆的確不壞，有些故事却使我讀了至今害怕，我不信鬼怪而在黑暗淒寂中有时也要毛戴，這便是讀過可怕的故事的影響。封神西游並不如此，他沒有什麼可怕的

事，却只是講荒唐古怪的『大頭天話』，特別是西遊，更多幽默有趣的筆致，正如我的祖父所說這很足以開發兒童的神智。孫悟空打敗了趕緊搖身一變變成一座破廟，只賸尾巴沒處安頓，便變做一枝旗竿豎在廟背後，被人家看出了破綻。這一節故事他常常背給我們聽，當作一個好例，說罷自己也呵呵大笑，雖然他平日是很嚴峻的人。近年來似乎文以載道之說復興，大家對於書本上的話十分認真，以為苟非真理即是誑語，關係世道人心殊非淺鮮，因此神話以至童話都發生問題，彷彿小孩讀了封神傳就會歸截教，看了西游記就要變小妖似的，這原是見仁見智，難以言語相爭，不過據我想來那也何至於此呢。事實是這些書看了頗有意思，我至今還想念牠，可是也並沒有相信邪教練法術，我自己所可說的就是這幾句話。

還有一個原因是從外面來的，因為聽說讀外國文學書須得懂一點

神話才行。哈理孫女士曾說，『要明白理解希臘作家——如詩人戲曲家以至哲學家的作品，若干的神話知識向來覺得是必要的。學者無論怎麼嚴密地應用了文法規則之後，有時還不能不去查一下神話的典故。』她是研究宗教的，這裏邊包含神話與儀式兩種東西，不能偏廢，現在如把神話作為文學的附屬品，不當做宗教的一部分去研究，她覺得不滿原是應該的，但如從文學的立場來說，那麼這也正是必須，但當離之則雙美耳。還有一層，希臘神話本身便是一種優美的藝術品。當作文藝也值得單獨的去讀。本來神話的內容材料與別民族沒有什麼大異，只因運用不同，把愚昧醜惡等野蠻分子淨化了，便成就了詩化的神話。哈理孫女士說過，『這是希臘的美術家與詩人的職務，來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這是我們對於希臘的神話作者的最大的負債。』再從別一方面說，神話與童話也有密切的關聯。故事還是這一件故

事，拏來說明宇宙文化之所以然，這算是神話，只當做小說聽了好玩便是童話，若是相信某人某地所曾有過的事跡，那又在這兩者之間，是一種傳說了。神話可以說是古代初民的科學，傳說是歷史，童話是文藝，大有一氣化三清之概，這在我喜歡童話的人，又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事。

因為這些緣故，我對於希臘神話特別有好感，好久就想翻譯一冊到中國，可是這也很不容易。第一為難的是底本的選擇。我最初所有的是一本該萊(C. M. Gaylor)所編的英國文學上的古典神話，無出版年月，我買這書在一九〇六初到日本的時候，其目的便是為文學典故的參考。這不是一卷純粹的神話集，只以柏耳芬志(T. Bulfinch)的傳說的時代作藍本，加以增補，引許多英國詩文以為例證，雖適宜於讀英文學者的翻閱，全部譯成漢文是勞而無功的事情。其次再看傳說的時代，

此書著於七十年前，却至今銷行，我的一冊是人人叢書本，一九一〇年新版，文章寫得很有趣味，日本有野上彌生子的譯本，近來又收入岩波文庫中，可以想見這書的價值，不過我也不想譯他。這爲什麼緣故呢？當時我看了一點人類學派的神話解釋，總覺得舊說不對，因此也嫌這裏邊有些說法欠妥帖。又爲了同一原因，也就不滿意於德國的兩種小冊子。這都叫作希臘羅馬神話，其一是斯妥伊丁（H. Stauding）著，英譯有兩種，一是英國本，巴納忒（T. D. Barnett）譯，收在鄧普耳初步叢書裏，一是美國本，哈林頓與妥耳曼（Harrington and Tolman）二人譯，哈理孫女士舉參考書時曾提及。這本小書我也頗喜歡，因爲他不專講故事而多論其異同及意義，又常說明神話中人名的字義，皆非普通神話書所有，但毛病也就出在這里，就是那舊式的天文氣象的解釋。其二是惹曼（O. Neumann）所著的，英譯有比安奇（Bianchi）本，其毛病與上邊

相同，雖然未全備那些好處。哈理孫女士的兩冊，即『希臘羅馬的負債』叢書中的神話與彭恩六便士叢書中的希臘羅馬的神話，解釋是好的了，但有說明而無本事，與詹姆士(H. R. James)的我們的希臘遺產中所講略同，這總得在先有了一本神話集之後纔能有用。菲厄板克思(A. Fairbanks, 1906)的一冊是以作西洋美術和文藝的參考爲主的，塔忒洛克女士(J. M. Tatlock, 1916)的講給學生聽也很漂亮，這都有可取。福克斯(W. S. Fox, 1916)的是『各民族神話叢書』之一，內容豐富確實，又洛士(R. J. Rose)的希臘神話要覽(1928)算最晚出，敍錄故事之外又有研究資料，我覺得這是一部很好的書，但是，要翻譯却又似乎太多一點了。關於選擇這一件事情上總是疑惑不決，雖然當時如決心起手譯了塔忒洛克或福克斯也就不錯。

讀英國俄來德(F. A. Wright)的希臘晚世文學史，卷二講到阿坡羅

陀洛斯 (Apollodorus) 的著作云：

『第四種書，也是著作年代與人物不很確實的，是阿頗羅陀洛斯的書庫，希臘神話與英雄傳說的一種綱要，從書冊中集出，用平常自然的文體所寫。福都思主教在九世紀時著作，以爲此書作者是雅典文法家，生存於基督前百四十年頃，曾著一書曰諸神論，但是這已證明非是，我們從文體考察大抵可以認定是西曆一世紀時的作品。在一八八五年以前我們所有的只是這七卷書中之三卷，但在那一年有人從羅馬的梵諦岡圖書館裏得到全書的一種節本，便將這個暫去補足了那缺陷。卷一的首六章是諸神世系，以後分了家系敘述下去，如斗加利恩，伊那珂斯，阿格諾耳及其兩派，卽歐羅巴與加特摩斯，貝拉思戈斯，阿忒拉斯，阿索坡斯。在卷二第十四章中我們遇到雅典諸王，德修斯在內，隨後到貝洛普斯一系。我們見到忒羅亞戰爭前的各事件，戰爭

與其結局，希臘各主帥的回家，末後是阿迭修斯的漂流。這些都簡易但也頗詳細的寫出，如有人想得點希臘神話的知識，很可以勸他不必去管那些現代的參考書，最好還是一讀阿坡羅陀洛斯，有那菲來則勳爵的上好譯本。』

阿坡羅陀洛斯的書庫 (Bibliothēke) 與巴耳德尼阿斯 (Parthenius) 的戀愛故事，這是希臘神話集原書之僅存者，我雖亦知道其可貴重，但那時一心要找現代的參考書，沒有想到他，如今恍然大悟，即刻去從書箱裏找了出來，在『希臘擬曲』完工之後便動手來翻譯這部神話了。

阿坡羅陀洛斯原書收在古典叢書內，有菲來則的譯註。菲來則在緒論上說：

『書庫可以說是希臘神話及英雄傳說的一種梗概，敘述平易不加修飾，以文學中所說為依據，作者並不說採用口頭傳說，在證據上及事

實的可能上也可以相信他並不採用，這樣幾乎可以確說他是完全根據書卷的了。但是他選用最好的出處，忠實地遵從原典，只是照樣紀述，差不多沒有敢想要說明或調解原來的那些不一致或矛盾。因此他的書保存著文獻的價值，當作一個精密的紀載，可以考見一般希臘人對於世界及本族的起源與古史之信念。作者所有的缺點在一方面却變成他的長處，去辦成他手裏的這件工作。他不是哲學家，也不是詞章家，所以他編這本書時既不至於因了他學說的關係想要改竄材料，也不會爲了文章的作用想要加以藻飾。他是一個平凡的人，他接受本國的傳說，簡直照着字面相信過去，顯然別無什麼疑慮。許多不一致與矛盾他都坦然地敘述，其中只有兩回他曾表示意見，對於不同的說法有所選擇。長庚星的女兒們(Hesperides)的蘋果，他說，並不在呂比亞，如人們所想，却是在遠北，從北風那邊來的人們的國裏，但是關於這

奇怪的果子和看守果子的百頭龍的存在，他似乎還是沒有什麼懷疑。其他一例，因為枯燥一點，今且從略。

菲來則又說，「在幾點上阿坡羅陀洛斯的書庫頗與舊約創世紀相似。兩者都算是紀載世界的歷史，從創造起頭，或是從安排這世界時爲始，直至作者的祖先出現於地上，這便是他本族的住家，勳業的背景。在這兩種著作裏，自然的移動與人事的轉變都從神話傳說的幻光裏看過去，又多因這朦朧的烟霧而被歪曲或放大了。這兩者都是綜合成的，爲一個比較晚出的編者綴合而成，他把從各樣文書抽出來的材料加以編比，並不怎麼用心去說明其間的差異或融和其不一致的地方。不過到了這里二者相似之點也就完了。創世紀是一篇文學天才的傑作，而阿坡羅陀洛斯的書庫則是一個平常人的單調的編著，他重述故事，沒有一點想象的筆觸，沒有一片熱情的光耀，這些神話傳說在古

時候都曾引起希臘詩歌之不朽的篇章，希臘美術之富美的製作來過的。但是我們總還該感謝他，因為他給我們從古代文學的破船裏保留下好些零星的東西，這假如沒有他的卑微的工作，也將同了許多金寶早已無可挽救地沈到過去的不測的大洋裏去了。」

我找到阿坡羅陀洛斯的希臘神話來翻譯，自己覺得很是愉快也是有意義的事，目下所感到的困難乃是人神的名字太多，譯音容易混亂，但別無妙法，還只得一個個的用漢字校了又譯譯了又校耳。

（二十三年三月）

金枝上的葉子

金枝上的葉子是弗來則夫人 (Lily Fraser) 所編的一本小書。提起金枝，大家總會想到弗來則博士的大著，而且這所說的也正是那金枝。這部比較宗教的大著在一八九〇年出版，當初只有兩本，二十年後增廣至八卷十二冊，其影響之大確如泰晤士報所說，當超過十九世紀的任何書，只有達爾文斯賓塞二人可以除外。英國哈同教授在所著人類學史上說：

『對於明悉吾國現在比較宗教研究的情形的人，可無須再去指出曼哈耳德，泰勒與洛伯生斯密司等人對於後來學者之影響，或再提示弗萊則教授之博學與雄文，其不朽大著金枝今已成爲古典，或哈忒蘭氏之貝耳修斯的故事研究了。』斯賓司的神話學概論裏也是這樣說，

雖然有人批評他繼承曼哈耳德的統系，到處看出植物神來，或者說他太把宗教分層化了，但其無妨爲偉大之作乃是無疑的。斯賓司說：

『金枝一書供給過去和現在一代的神話學民俗學家當作神話和人類學事實的一種大總集，很有功用。沒有人能夠逃過他那廣大的影響。這是學問的積聚，後世調查者總得常去求助於此。』但是說得最有趣味的乃是哈理孫女士，在她的學子生活之回憶第末章中說：

『回過頭來看我的一生，我是怎麼遲回顛蹶的走向自己專門的路上去的。希臘文學的專門學問，我早覺得是關了門的了。我在坎不列治那時候所知道的唯一的研究工作是本文考訂，而要工作有成績我的學力却是決不夠的。我們希臘學者在那時實在是所謂黑暗裏坐着的人們，但是我們不久便看見了一道大光明，兩道大光明，卽考古學，人類學。古典在長眠中轉側起來了。老年人開始見幻景，青年人開始做

夢了。我剛離開坎不列治，那時須理曼在忒羅亞着手發掘。在我的同輩之中有菲來則，他後來就用了金枝的火光來照野蠻迷信的黑暗樹林了。那部書的好名目——菲來則勳爵真有題書名的天才——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他們在比較人類學裏看出一件重要的東西，真能解明希臘或羅馬的本文。泰勒已經寫過了也說過了，洛伯生斯密斯爲異端而流放在外，已經看過東方的星星了。可是無用，我們古典學者的雙蛇還是堵住了我們的耳朵，閉上了我們的眼睛。但是一聽到金枝這句咒語的聲音，眼上的鱗片便卽落下，我們聽見，我們懂得了。隨後伊文思出發到他的新島去，從牠自己的迷宮裏打電報來報告牛王的消息，於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件重要的事，這與荷馬問題有關了。」

話雖如此說，這十二冊的大書我却終於沒有買，只得了一冊的節本，此外，更使我覺得喜歡的，則是這一小本金枝上的葉子。此書裏

共分六部，一基督降誕節與寄生樹，二怪物，三異俗，四神話與傳說，五故事，六景色，有插畫十六葉。菲來則夫人小序云：

『聖誕前夜的木柴發出光明的火燄，聖誕樹上各色的蠟燭都在燭台上搖晃，音樂隊作起樂來，一切都很高興像是婚宴，那時我們散步，或者我們親吻，在寄生樹的枝下。我們有幾個知道，或者我們知道却又有幾個記得，那寄生樹就是威吉爾的所謂金枝，埃納亞斯就攀了這個下降到陰暗的地下界去的呢？我們現在願意忘記這一切艱深的學問，一切悲苦，在這大年夜裏。鬼和妖怪或者還在陰暗中裝鬼臉說怪話，妖婆或者騎了掃帚在頭上飛過，仙人和活潑的小妖或者在月下高興的跳着，但是他們不會嚇唬我們。因為我們是裹在夢中，這是黃金的夢，比平日實際還要真實的夢，我們希望暫時繼續去夢見那一切逝去的夢幻的世界。』

青年朋友們可以相信，我太愛他們了，不想把他們從美麗的夢想中叫醒過來。我採摘了這些散亂的葉子，選擇一下，送給那些正是青春年紀的人們。我並不想教導，我的目的只是使人快樂，使人喜歡。這書金枝的著者查徧了全世界的文獻來證明他自己的論旨，這些論旨在這裏與我們沒有關係。書中故事都仍用著者的原語，他的魔術杖一觸却使那些化成音樂了，我所樂做的工作就是把這許多銀色裏子的葉子給青年們編成一個花冠罷了。」

弗來則博士文章之好似乎確是事實而並非單是夫人的宣傳。我有他的一本文集，一九二七年出版，題云戈耳共的頭及其他文章，他編過詩人古柏的信，寫了一篇傳記，又編亞迪生的論文，寫了一篇序，均收入集內，又仿十八世紀文體寫了六篇文章，說是『旁觀社』的存稿，讀者竟有人信以爲真，至於戈耳共的頭一篇以希臘神話爲材料，

幾乎是故意去和庚斯萊(Kingsley)比賽了。大約也未必因為是蘇格蘭人的緣故罷，在這一點上却很令人想起安特路朗(Andrew Lang)來。{金枝上的葉子共有九十一篇，大都奇詭可讀，我最喜歡那些講妖婆的，因為覺得西方的妖婆信仰及其討伐都是很有意義的事，但是那些都長一點，現在只挑選了短的一篇『理查倫主教的魔鬼』譯出以見一斑，云原文見金枝卷七罪羊中也：

『沒有在拉巴陀冰凍的海岸的愛思吉摩人，也沒有在吉亞拏悶熱的森林的印第安人，也沒有在孟加拉樹林裏發抖的印度人，比那十三世紀上半主持顯達耳地方西安派修道院的理查倫更怕惡鬼，覺得他們永遠在他周圍的。在他那奇怪的著作所謂啓示錄裏他表明怎麼時時刻刻的爲魔鬼所擾，這個東西他雖然不能看見，却能夠聽見，他把所有肉體上的苦痛與精神上的缺點都歸罪於他們。假如他覺得煩躁，他相

信這種心情是魔鬼的力量給他造成的。假如他鼻上發生皺紋，假如他下唇拖下，那麼魔鬼又得負責，咳嗽，頭風，吐痰，唾沫，那如無超自然的鬼怪的緣因是不會有的。假如在秋天好太陽的早晨他在果園散步，這位肥胖的主教彎腰去拾起一個夜間落下的熟果子，那時血液昇到他紫色的臉上來，這也由於他那看不見的敵人的主使。假如主教睡不着在牀上轉側，月光從窗間照進來，把窗櫺的影子映在房內地板上像是一條條的黑棒，這使他醒着的也決不是跳蚤或其他，不，他明智的說道，蟲豸是並不真會咬人的，——他們似乎的確咬了人，但這都是魔鬼的把戲。假如一個道友在臥室內打呼，那難聽的聲音並不出於他，却是從那躲在他身裏的魔鬼發出來的。對於身體上和精神上的一切不適的原因這樣的看去，那麼主教所開的藥方不是本草上所有也不是藥舖裏所能買到，這正是當然的了。這大部分是聖水和十字架的符

號，他特別推薦盡十字當做治跳蚤咬的單方。』

（廿三年二月）

清嘉錄

清嘉錄十二卷，吳縣顧祿著，記述吳中歲時土俗，頗極詳備，光緒戊寅（一八七八）有重刊本，在嘯園叢書中，現今甚易得。原書初刊於道光中，後在日本翻刻，嘯園葛氏所刻已是第三代，所謂孫子本矣，校讎不精，多有訛字，唯其流通之功不可沒耳。

顧祿字總之，又字鐵卿，所著書除清嘉錄外寒齋僅有頤素堂叢書八種，頤素堂詩鈔六卷。叢書中第五種曰御舟召見恭紀爲其高祖嗣立原著，第七種山堂五箴爲其友章光黻著，第四種烟草錄與褚逢椿共著，餘皆顧氏自作。其一曰雕蟲集，內小賦三十四篇，二曰紫荆花院排律，凡試帖詩四十首。三曰駢香儷豔，仿編珠之例，就花木一類，雜采典故，列爲百五十偶。六曰省闈日記，道光壬午（一八二二）秋

與韋光黻應鄉試紀行之作，七月朔至八月二十日，共歷五十日。八日買田二十約，述山居生活的理想，簡而多致。以上五書均可以窺見作者的才情韻致，而日記與二十約尤佳。如二十約之十九曰：

『約、酒酣燈炮，間呼子墨，舉平日鄉曲所目經耳歷者，筆之於簡，以恣滑稽調笑，至如朝事升沉，世情叵測，居山不應與聞。』日記在八月項下云：

『十七日戊午，平明出萬綠山莊，萬枝髡柳，烟雨迷離，舟中遙望板屋土牆，幽邃可愛。舟人挽繆行急，誤竄入罾網中，遂至勃谿，登岸相勸，幾爲鄉人所窘，償以百錢，始悻悻散。行百餘里，灘險日暮，不敢發，約去港口數里泊。江湖大來，荻蘆如雪，肅肅與風相搏。推窗看夕，是夕正望，宛如紫金盤自水中湧出。水勢益長，澎湃有聲。與君繡侶梅縱談，聞金山蒲牢聲，知漏下矣，覆絮衾而眠。』正

可說大有吳鼎之嗣響也。

頤素堂詩鈔六卷，共古今體詩三百二首，道光乙酉（一八二五）年刊本，刻甚精工。詩中大抵不提歲月，故於考見作者生活方面幾乎無甚用處，唯第三卷詩三十七首皆咏蘇州南京中間景物，與省闈日記所敘正合，知其爲道光壬午秋之作耳。雖蟲集刊於嘉慶戊寅（一八一八）褚逢椿序云，顧君總之髫齡時所撰也。頤素堂詩鈔出版於七年後，林衍源序云，總之之才爲天所賦，尙在少年，而詩之多且工若是，是則可傳也。約略因此可以知其年輩，其生卒出處則仍未知其詳。至於詩，諸家序跋題詞雖然很是稱揚，但在我外行看去却並不怎麼好，卷五中這一首詩似乎要算頂好了，題曰過某氏園：

『我昔曾經此，春風繞砌香。今來能幾日，青草似人長。風竹忽敲戶，雨花時墮牆。誰將盛羅綺，珍重惜韶光。』

清嘉錄十二卷這恐怕是顧氏最重大的業績了罷。如顧承序中所說，『蒼萃羣書，自元日至於歲除，凡吳中掌故之可陳，風謠之可采者，莫不按節候而羅列之，名之曰清嘉錄，洵吾吳未有之書也。』凡每卷記一月的事情，列項目共二百四十二，紀述之後繼以徵引，間加考證。如顧日新序中所說，『訪諸父老，證以前聞，糾繆摘訛，秩然有體。莊子謂道在螻蟻，道在尿溺。夫螻蟻尿溺至微且濁矣，而不嫌每下而愈況，蓋天地之至道貫於日用人事，其傳之於世者皆其可筆之於書者也。』稱贊與辯解混合的說法在當時大約也不可少，其意思也有幾分道理，不過未免說的舊式一點罷了。我們對於歲時土俗爲什麼很感到興趣，這原因很簡單，就爲的是我們這平凡生活裏的小小變化。人民的歷史本來是日用人事的連續，而天文地理與物候的推移影響到人事上，便生出種種花樣來，大抵主意在於實用，但其對於季節的反應

原是一樣的。在中國詩歌以及繪畫上這種情形似乎亦很顯著，普通說文學濫調總是風花雪月，但是濫調則不可，（凡濫調均不可，）風花雪月別無什麼毛病，何足怪乎。池塘生春艸，園柳變鳴禽，這與看見泥土黑了想到可以下種，同是對於物候變遷的一種感覺，這裏不好說雅俗之分，不過實者爲實用所限，感觸不廣，華或虛者能引起一般的興趣，所以仿佛更多詩意了。在這上面再加上地方的關係，更是複雜多趣，我們看某處的土俗，與故鄉或同或異，都覺得有意味，異可資比較，同則別有親近之感。清嘉錄卷四記立夏日風俗其秤人一條云：

「家戶以大秤權人輕重，至立秋日又秤之，以驗夏中之肥瘠。蔡雲飲云，風開綉閣颺羅衣，認是秋千戲却非，爲挂量才上官秤，許量燕瘦與環肥。」南方苦熱，又氣候潮濕，故入夏人常眠食不服，稱曰蛀夏，秤人之俗由是而起，若在北地則無是矣。又卷五記梅雨有「梅

水」一條云：

「居人於梅雨時備缸甕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徐士鏗吳中竹枝詞云，陰晴不定是黃梅，暑氣薰蒸潤綠苔，盜甕競裝天雨水，烹茶時候客初來。案長元吳志皆載梅天多雨，雨水極佳，蓄之甕中，水味經年不變。又崑新合志云，人於初交霽時備缸甕貯雨，以其甘滑勝山泉，嗜茶者所珍也。」正如卷首例言所說，「吳越本屬一家，而風土大略相同，故書中雜引浙俗爲最繁，」這里記的原是吳俗而在我讀了簡直覺得卽是故鄉的事情了。我們在北京住慣了的平常很喜歡這裏的氣候風土，不過有時想起江浙的情形來也別有風致，如大石板的街道，圓洞的高大石橋，磚牆瓦屋，瓦是一片片的放在屋上，不要說大風會刮下來，就是一頭貓走過也要格格的響的。這些都和雨有關係。南方多雨，但我們似乎不大以爲苦。雨落在瓦上，瀑布似的

掉下來，用竹水溜引進大缸裏，卽是上好的茶水。在北京的屋瓦上是不行的，卽使也有那樣的雨。出門去帶一副釘鞋雨傘，有時候帶了幾日也常有，或者不免淋得像落湯鷄，但這只是帶水而不拖泥，石板路之好處就在此。不過自從維新志士拆橋挖石板造馬路拉東洋車之後情形怕大不相同了，街上走走也得拖泥帶水，目下唯一餘下的福氣就只還可以喫口天落水了罷。從前在南京當學生時喫過五六年的池塘水，因此覺得有梅水可喫實在不是一件微小的福氣呀。

附記

案明謝在杭五雜俎卷三云：『閩地近海，井泉水多鹹，人家惟用雨水烹茶，蓋取其易致而不臭腐，然須梅雨者佳。江北之雨水不堪用者，屋瓦多糞土也。』又卷十一云：『閩人苦山泉難得，多用雨水，其味甘不及山泉而清過之。然自淮而北則雨水苦黑，

不堪烹茶矣，惟雪水冬月藏之，入夏用乃絕佳。夫雪固雨所凝也，宜雪而不宜雨；何故？或曰，北地屋瓦不淨，多穢泥塗塞故耳。此兩節均說明北方雨水不能用之故，可供參證。

附錄日本知言館刻清嘉錄序

近刻清人詩集舶到極多，以余所見尙有二百餘部，而傳播之廣且速莫顧君鐵卿頤素堂詩鈔若也，梓成於道光庚寅首夏，而天保辛卯三月余得諸江戶書肆玉巖堂，蓋冬幫船所致也。夫隔海內外而商舶往來一年僅不過夏冬兩度，又且長崎之於江戶相距四十日程而遠，然而其書刻成不一年，自極西而及於極東，所謂不脛而走，是豈偶然哉。今誦其詩，各體咸備，衆妙悉臻，彬彬風雅，比興不墜，如詠古諸什最

多傑作，皆中晚唐人之詩，宜其行遠而傳世也。末又附清嘉錄十二卷，蓋紀吳中民間時令也。吳古揚州地，東際大海，西控震澤，山川衍沃，水陸所湊，唐宋以來號稱繁華之區，亦江南一大都會也。如星野山川城郭土田人物食貨災祥藝文之類，縣志邑乘或能詳之，至其歲時瑣事則略而不言，卽一二言之，亦不致詳細，蓋恐其涉蕪雜也，然土風民情於是可見，則其所關係亦自不小，豈可闕哉。古有采詩之政，以觀民風，今無其政，又無其詩，在上之人何以周知天下風俗而移易之，然則紀其土風以備採擇，亦古人貢詩之意也。顧君詩人也，其合而刻之意或在斯乎，故於土俗時趨推其來由，尋其沿習，慎而不漏，該而不侈，考證精確，纖悉無遺，然後土風可以觀，民情可以知矣。是在上之人固所欲聞者也，若其廣耳目而資學問，抑又餘波所及，而余輩受賜多矣。余私心竊謂填海爲平地，縮地爲一家，倘獲親接塵教，

聞所未聞，不知當何如愉快也，悵矣心飛，無翼何致，徒付一浩歎耳，豈意君亦謬聞余虛名，壬辰五月扇頭題詩及畫託李少白以見寄示，且屬題詞於清嘉錄，余才學譴劣，何能任之，然傾慕之久，又何可無一言題簡端以結知緣。於是與一二三子相謀，先將翻刻其書，更爲敘行之，而余適嬰大疾，瀕死數矣，至今筆硯荒廢，塵積者三四年，以故遷延度歲，不果其志，深以爲恨。久居安原三平好學樂善，勇乎見義而爲，一日慨然謂余曰，顧君之於先生可不謂相知乎，而吾亦妄承先生曲知久矣，若無知於知，何以相知之爲，吾當爲先生代刻之，庶幾其不負相知哉。遂捐俸授梓，今茲丁酉七月校刻竣工，適又聞甲斐門人大森舜民亦將刻頤素堂詩鈔，今與斯書合而行之，其傳播之廣且速亦如前日自西而東，海之內外無所不至，豈不愉快哉，然後乃知顧君必不以余爲負相知，抑又二子之賜也。因序。

天保八年丁酉八月，江戸後學朝川鼎撰。

案，頤素堂詩鈔六卷，我所有的一部是道光乙酉刻本，據前序則云刻於庚寅，豈五年後重刊耶。原本清嘉錄似亦附詩鈔後，但未能得到，日本重刊本曾於民國前數年在東京買到過，後復失去，今年五月又在北平隆福寺街得一部，有舊雨重逢之喜，今抄錄其序文於此，以供參考焉。廿三年五月十五日記。

又案，頃於琉璃廠得原刻清嘉錄四冊，內容與翻本無異，唯題辭多二紙，有日本大窪天吉等三人詩九首。大窪詩序云：

「予讀顧總之先生清嘉錄，豔羨吳趨之勝，夢寐神游，不能忘於懷也。比先生書近作七首贈朝川善庵以求序，并徵我輩題詞，因和原韻，並編次錄中事，臆料妄想，率成七首，夢中嚙語，敢步後塵，聊博齒粲而已。」善庵蓋卽朝川鼎，題詩見寄據前序在

壬辰五月，然則此題辭補刻自當更在其後矣。但日本刻本反沒有這些詩，亦不知何故。六月十一日再記。

五老小簡

五老集又名五老小簡，不知係何人所編，我所有的一冊是日本慶安三年（一六五〇）重刊本，正當清初順治七年，原本或者是明人編選的罷。書凡二卷，共分五部，上卷之一爲蘇東坡，二爲孫仲益，下卷之一爲盧柳南，二爲方秋崖，三爲趙清曠，桂未谷跋顏氏家藏尺牘（今刻入海山仙館叢書中）云，「古人尺牘不入本集，李漢編昌黎集，劉禹錫編河東集，俱無之。自歐蘇黃呂，以及方秋崖盧柳南趙清曠，始有專本。」方盧趙的尺牘專本惜未得見，今此書中選有一部分，窺豹一斑，亦是可喜，雖然時有誤字，讀下去如飛塵入目，覺得少少不快。

前年夏天買得明陳仁錫編的尺牘奇賞十四卷，會題其端云：「尺

牘唯蘇黃二公最佳，自然大雅。孫內簡便不免有小家子氣，餘更自鄙而下矣。從王稗登吳從先下去，便自生出秋水軒一路，正是不足怪也。『這裡，在孫與王吳之間，正好把盧方趙放進去，前後聯成一氣。我們從東坡說起，就五老小簡中挑出一兩篇爲例，如與程正輔之一，謝賜餐云：

『軾啓，漂泊海上，一笑之樂固不易得，况義兼親友如公之重者乎，但治具過厚，慚悚不已。經宿尊體佳勝，承卽解舟，恨不克追餞。涉履甚厚重，早還爲望。不宣。』又如與毛澤民，謝惠茶云：

『軾啓，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共賞，此外但緘而去之爾。佩荷厚意，永以爲好。』隨手寫來，並不故作，而文情俱勝，正到恰好處，此是坡公擅場，孫仲益偶能得其妙趣，但是多修飾，便是毛病。如其賀孟少傅殿京口云：

『伏聞制除出殿京口，長城隱然與大江爲襟帶，而劉玄德孫仲謀之遺跡猶在也。緩帶之餘，持一觴以酌江月，無愧於古人矣。』此簡在內簡尺牘及五老集均在卷首，便取以爲例。又與前人謝惠茶云：

『伏蒙眷記，存錄故交，小團齋釀，遣騎馳覘，謹已下拜，便欲牽課小詩占謝，衰老廢學，須小間作撚髭之態也。』前者典太多，近於虛文，後者撚髭之態大可不作，一作便有油滑氣，雖然比起後人來還沒有那麼俗。現在再將盧方趙三公的小簡抄出爲例，各取其卷首的一篇，以免有故意挑剔之弊。盧柳南答人約觀狀元云：

『聖天子策天下英豪而賜之官，爲首選者既拜命，擁出麗正門，黃旗塞道，青衫被體，馬蹄蹀躞，望灞頭而去，觀者雲合，吁亦榮矣。然子欲爲觀人者乎，欲爲人所觀者乎。若欲爲人所觀，則移其所以觀人者觀書。』方秋崖回惠海錯云：

『某以貧故食無魚，以旱故羹無蔬，日煮澗泉，飯脫粟耳。海物惟錯，半含蒼潮，所謂眼中頓有兩玉人也。』趙清曠賀人架樓云：

『某茲審華樓經始，有燁其光，門下修五鳳樓手段，規模自是宏闊，將見百尺告成，笑語在天上矣。』

這幾篇尺牘看去都很漂亮，實在是不大高明，其毛病是，總說一句，尺牘又變成古文了。尺牘向來不列入文章之內，雖然『書』是在內，所以一個人的尺牘常比『書』要寫得好，因為這是隨意抒寫，不加造作，也沒有疇範，一切都是自然流露。但是如上文所說，自歐蘇以後尺牘有專本，也可以收入文集了，於是這也成爲文章，寫尺牘的人雖不把他與『書』混同，却也換了方法去寫，結果成了一種新式古文，這就有點不行了。桐城派的人說做古文忌用尺牘語，却不知寫尺牘也正忌做古文，因為二者正是針鋒相對地不同。上邊盧的一篇却是

八大家手筆，或者可以說是王半山的一路罷？方趙則是六朝謝啓之化駢爲散者，頗適宜於枯窘及典制題，不過情趣索然，這正是副啓又變做正啓之故也。我們再舉後來幾家，這種情形更爲明顯，如尺牘奇賞中所選王百穀九日邀友人云：

『空齋無一枝菊，大爲五柳先生挪揄。但咏滿城風雨近重陽，便昏昏欲睡，足下幸過我一破寂寥。』又送筆云：

『惟此毛錐子，銛鋒淬礪，一掃千軍，知子闖鍾王之門，得江淹之夢，謹令聽役左右。』又吳從先借木屐云：

『雨中兀坐，跣步難移，敢借木屐爲半日之用，雖非賭墅之游，敢折東山之齒。』把這些與東坡去比，真覺得相去太遠了。明季這羣人中到底要算袁中郎最好，有東坡居士之風，歸錢也有可取，不過是別一路，取其還實在罷了。

附記

茶香室四鈔卷十有宋人小簡一則，引宋朱弁曲洧舊聞云：

『舊說歐陽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稿，然明白平易，若未嘗經意者，東坡大抵相類，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敘事，士大夫翕然從之，亦一時所尚而已。方古文未行時，雖小簡亦多用四六，而世所傳宋景文刀筆集務爲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世蓋未之見。予在館中時盛暑，傅崧卿給事以冰餽同舍，其簡云，蓬萊道山，羣仙所遊，清異人境，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炎，餽之冰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靈棋經耶？一坐大笑。』明謝肇淛五雜俎卷十四云：

『近時文人墨客，有以淺近之情事而敷以深遠之華，以寒暄之套

習而飾以綺繪之語，甚者詞藻勝而諄切之誼反微，刻畫多而往復之意彌遠。此在筆端遊戲，偶一爲之可也，而動成卷帙，其麗不億，始讀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觀，百篇以上無不嘔噦矣。而噉名俗子，褻然千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此蓋對王百穀等人而發，所說亦頗平允。

（廿三年三月）

花鏡

小時候見過的書有些留下很深的印象，到後來還時常記起，有時千方百計的想找到一本來放在書架上，雖然未必是真是要用的書。或者這與初戀的心境有點相像罷？但是這却不能引去作爲文藝宣傳的例，因爲我在書房裏念了多年的經書一點都沒有影響，而這些閒書本來就別無教訓。有的還只是圖畫而非文字，牠所給我的大約單是對於某事物的一種興趣罷了。假如把這也算作宣傳，那麼也沒有什麼不可，天地萬物無不有所表示，即有所宣傳也，不過這原是題外閒文，反正都沒有多大的關係。

我所記得的書頂早的是一部毛詩品物圖考。大抵是甲午年我正在讀『上中』的時候，在親戚家裏看見兩本石印小板的圖考，現在想起

來該是積山書局印的，覺得很是喜歡，裏邊的圖差不多一張張的都看得熟了。事隔多年之後遇見這書總就想要買，可是印刷難得好的，去年冬天纔從東京買得一部可以算是原刻初印，前後已相去四十年了。這是日本天明四年（一七八四）所刊，著者岡元鳳，原是醫師，於本草之學素有研究，圖畫雕刻亦甚工緻，似較徐鼎的毛詩名物圖說爲勝。圖說刻於乾隆辛卯（一七七一），序中自稱『凡釣叟村農，樵夫獵戶，下至與臺皂隸，有所聞必加試驗而後圖寫』，然其成績殊不能相副，圖不工而說亦陳舊，多存離奇的傳說，此殆因經師之不及醫師歟。同樣的情形則有陳大章的詩傳名物集覽，康熙癸巳（一七一三）刊，與江村如圭的詩經名物辨解，書七卷，刊於享保十五年（一七三〇），即清雍正八年也，江村亦業醫，所說也比集覽更簡要。毛詩名物圖說日本文化五年（一八〇八）有翻刻本，丹波元簡有序，

亦醫官也。

其次是毛詩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在族人琴逸公那里初次見到，是一冊寫刻甚精的白紙印本，三十多年來隨處留意卻總沒有找着這樣的一本書。現在所有的就有這些普通本子，如明毛晉的廣要，清趙佑的校正，焦循的陸疏疏，丁晏的校正，以及羅振玉的新校正。丁羅的徵引較詳備，但據我外行的私見看來却最喜歡焦氏的編法，各條校證列注書名，次序悉照詩經先後，似更有條理。羅本最後出，却似未參考趙焦諸本，用那德國花字似的仿宋聚珍板所印，也覺得看了眼睛不大舒服，其實這也何妨照那眼學偶得或讀碑小箋的樣子刻一下子，那就要好得多了。日本淵在寬有陸疏圖解四卷附一卷，安永八年（一七七九）所刻，大抵根據廣要毛氏說作為圖像，每一葉四圖，不及名物圖考之精也。

末後所想說的是平常不見經傳的書，即西湖花隱翁的秘傳花鏡。花鏡六卷，有康熙戊辰（一六八八）序，陳淏子著，題葉又稱陳扶搖，當係其字。其內容，卷一花曆新裁，凡十二月，每月分占驗事宜兩項，卷二課花十八法，附花間日課，花園款設，花園自供三篇，卷三花木類考，卷四藤蔓類考，卷五花草類考，卷六禽獸鱗蟲考附焉。講起花鏡自然令人想到湖上笠翁的閒情偶寄，其卷五種植部共五分七十則，文字思想均極清新，如竹柳諸篇都是很可喜的小品，其餘的讀下去也總必有一二妙語散見篇中，可以解頤。這是關於花木的小論文，有對於自然與人事的巧妙的觀察，有平明而新穎的表現，少年讀之可以醫治作文之笨，正如竹之醫俗，雖然過量的服了也要成油滑的病症。至於花鏡，文章也並不壞，如自序就寫得頗有風致，其態度意趣大約因為時地的關係罷，與李笠翁也頗相像，但是這是另外一種書，勉強

的舉一個比喻，可以說是齊民要術之流罷？本來也可說是本草綱目之流，不過此乃講園圃的，所以還以農家爲近。他不像經學家的考名物，專坐在書齋裏翻書，徵引了一大堆到底仍舊不知道原物是什麼，他把這些木本藤本草本的東西一一加以考察，疏狀其形色，說明其喜惡宜忌，指點培植之法，我們讀了未必足爲寫文字的幫助，但是會得種花木，他給我們以對於自然的愛好。我從十二三歲時見到花鏡，到現在還很喜歡他，去年買了一部原刻本，雖然是極平常的書，我却很珍重他不下於現今所寶貴的明板禁書，因爲這是我老朋友之一。我從這里認識了許多草木，都是極平常，在鄉間極容易遇見，但是不登大雅之堂，在花園裏便沒有位置，在書史中也不被提及的。例如淡竹葉與紫花地丁，射干即胡蝶花，山躑躅即映山紅，虎耳草即天荷葉，平地木即老勿大。這里想起昔時上祖墳的事，春天採映山紅，冬天拔取

老勿大，前幾時檢閱舊日記找出來的一節紀事可以抄在這裡，時光緒己亥（一八九九）十月十六日也：

『午至烏石墓所，拔老勿大約三四十株。此越中俗名也，卽平地木，以其不長故名，高僅二三寸，葉如栗，子鮮紅可愛，過冬不凋，烏石極多，他處亦有之。性喜陰，不宜肥，種之牆陰背日處則明歲極茂，或天竹下亦佳，須不見日而有雨露處爲妙。』這個記載顯然受着花鏡的影響，山頭拔老勿大與田間拔『草紫』（卽紫雲英）原是上墳的常習，因爲貪得總是人情，但拏了回來草紫的花玩過固然也就丟了，嫩葉也淪食了，老勿大仍在盆裏種得好好的，明年還要多結許多子，有五六個一串的，比在山時還要茂盛，而且瑣瑣的記述其習性，却是不佞所獨，而與不讀花鏡的族人不相同者也。花鏡卷三記平地木，寥寥數行，却亦有致：

「平地木高不盈尺，葉似桂深綠色，夏初開粉紅細花，結實似南天竹子，至冬大紅，子下綴可觀。其託根多在甌蘭之傍，虎茨之下，及岩壑幽深處。二三月分栽，乃點綴盆景必需之物也。」卽以此文論，何遑不及南方草木狀或北戶錄耶？

我初次見花鏡是在一位族兄那里，後來承他以二百文賣給我，現在書已遺失，想起來是另一板本，與我所有者不同。他是一齋公的曾孫，杜煦序茹敦和越言釋云，「周君一齋讀而悅之，縮爲巾箱本重梓單行，俾越人易於家置一編，」惜此本不可得，現在常見者也只有嘯園重翻本罷了。章實齋文史通義板舊亦藏於其家，後由譚復堂斡旋移至杭州官書局，修補重印行世（見復堂日記），而李蕤客日記中謂周某擬以章板削去改刻時文，既於事實不合，且併缺乏常識矣。常聞有鐫分石碑之傳說，李君殆從這里想像出來的吧？（廿三年三月）

塞耳彭自然史

塞耳彭自然史——這個名稱一看有點生硬，彷彿是鄉土志裏講博物的一部分，雖然或者寫得明細，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總之未必是文藝部類的佳作罷。然而不然。我們如寫出他的原名來，*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再加上著者的姓名 Gilbert White，大家就立刻明白，這是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一異彩，出版一百五十年來流傳不絕，收入各種叢書中，老老小小愛讀不厭。這是一小冊子，用的是尺牘體，所說的却是草木蟲魚，這在我覺得是很有興味的事。英國戈斯 (Edmund Gosse) 所著十八世紀文學史第九章中有一節講這書及其著者，文云：

『自吉耳柏特懷德 (Gilbert White 1720—1793) 的不朽的塞耳彭自然史出現

後，世上遂有此一類愉快的書籍發生，此書刊行於一七八九年，實乃其一生結集的成績。懷德初同華頓一家在巴辛斯托克受業，後乃陞入奧斯福之阿理厄耳學院，在一七四七年受聖職，一七五一年頃即被任爲塞耳彭副牧師，此係罕布什爾地方一個多林木的美麗的教區，懷德即生於此地。次年他回到阿理厄耳，在學校內任監院之職，但至一七五五年回塞耳彭去，以後終身住在那里，一七五八年任爲牧師。他謝絕了好幾次的牧師職務，俾得留在他所愛的故鄉，只受了一兩回學院贈予的副牧師職，因爲他可以當作閑職管領。懷德很愛過穆耳索女士，後來大家所知道的却滂夫人者即是，她却拒絕了他的請求，他也就不再去求別人了。他與那時活躍的兩個博物家通信，一云本南德(Thomas Pennant)，一云巴林頓(Daines Barrington)，他的觀察對於此二人蓋都非常有用。一七六七年懷德起首寫他的故鄉的自然史，到一七七一年我們

纔看出他略有刊行之意，三年以後他說起或可成功的小冊。但是因爲種種的顧慮與小心之故，他的計劃久被阻礙，直至一七八九年春天那美麗的四開本纔離開印字人的手而出現於世。這書的形式是以寫給友人的信集成的，還有較短的第二分，用另外的題頁，也同樣的方法來講塞耳彭的古物。其第一分却最爲世人所歡迎，在有百十冊講英國各地自然史的書出現之後，懷德的書仍舊保存着他那不變的姿媚與最初的新鮮。這是十八世紀所留給我們的最愉快的遺產之一。在每一頁上總有些獨得的觀察使我們注意：

鷺鷥身子很輕，却有那大翅膀，似乎有點不方便，但那大而空的翼實在却是必要，在帶着重荷的時候，如大魚及其他。鴿子，特別是那一種叫作拍翼的，常把兩翼在背上相擊，拍拍有聲，又一種叫作筋斗的，在空中翻轉。有些鳥類在交尾期有特別

的動作，如斑鳩在別的時候雖然飛得強而快，在春天却攤著翼像是遊戲似的。雄的翠鳥生育期間忘記了他從前飛法，像鶴子那樣在空中老扇着翅膀。金雀特別顯出困倦飛不動的神氣，看了像是受傷的或是垂死的鳥。魚狗直飛好像一支箭，怪鷗黃昏中在樹頂閃過，正如一顆流星，白頭翁像是游泳着，畫眉則亂七八糟的飛。燕子在地面水面上掠着飛，又很快的拐灣打圈，顯他的本領，雨燕團團的急轉，岩燕常常的左右動搖，有如一隻胡蝶。許多小鳥都一抖一抖的飛，一上一下的向前進。（案此係與巴林頓第四十二書中的一部分。）

懷德無意於作文，而其文章精密生動，美妙如畫，世間殆少有小說家，能夠保持讀者的興味如此成功也。」

戈斯著書在一八八八年，關於懷德生平的事實不無小誤，如任牧

師一事今已知非真，不過在本鄉有時代代理副牧師之職則是實在耳。戈斯的批評眼乃了無問題，至今論者仍不能出其範圍，一九二八年瓊孫 (Walter Johnson) 新著評傳云「吉耳柏特懷德、先驅，詩人與文章家」，大旨亦復如是，唯其中間論動植各章自更有所發明。赫特孫 (W. H. Hudson) ，舊曾譯作合信，在文集鳥與人 (Birds and Man) 中有一篇塞耳彭，記一八九六年訪此教區事，末尾說明自然史的特色云：

「文體優美而清明。但一本書並不能生存，單因為寫得好。這裏塞滿着事實。但事實都被試過篩過了，所有值得保留的已全被收進到若干種自然史的標準著作裏去了。我想很謙卑地提議，在這裏毫無一點神祕，著者的個性乃是這些尺牘的主要的妙處，因為他雖是很謙遜極靜默，他的精神却在每頁上都照耀着，那世間所以不肯讓這小書死滅的緣故，不單是因為他小，寫得好，充滿着有趣味的事情，主要的

還是因爲此乃一種很有意思的人生文獻(Human document)也。『同文中又有兩節可以引用在這裡：

『假如懷德不會存在，或者不會與本南德及巴林頓通信，塞耳彭在我看來還是一個很愉快的村子，位置在多變化而美麗的景色中間，我要長久記憶着他，算作我在英國南部漫游中所遇到的最佳妙的地方之一。但是我現在却不絕的想念着懷德。那村子本身，四周景色的種種相，種種事物有生或無生的，種種音聲，在我的心裏都與那想念相聯結，我想那默默無聞的鄉村副牧師，他是毫無野心的，是一個沉靜安詳的人，沒有惡意，不，一點都沒有，如他的一個教區民所說。在那裡，在塞耳彭，把那古派的老人喀耳沛伯(Nicholas Culpeper)的一句詩略改變其意義，正是——

他的影象是捺印在各株草上。

帶了一種新的深切的興趣我看那些雨燕在空中飛翔，聽他們尖利的叫聲。這統是一樣，在那一切的鳥，就是那些最普通的，那知更鳥，山雀，岩燕，以及麻雀。傍晚時候我很久的站着不動，用心看着一小羣的金雀，停在榛樹籬上將要栖宿了。因為我在那里，他們時時驚動，飛到頂高的小枝上去，他們在上邊映着淺琥珀色的天空看去幾乎變成黑色了，發出他們拉長的金絲雀似的驚惶的叫聲。這還是一種美妙柔和的音調，現今却加多了一點東西在裏邊，——從遠的過去裏來的東西——對於一個人的想念，他的記憶是與活的形狀和音聲交織在一起的。

這個感情的力量與執着有了一種奇異的效果。這使我漸漸覺得，在一百多年前早已不在的那人，他的尺牘集曾為幾代的博物家的愛讀書，雖然已經死了去了，却是彷彿有點神祕地還是活著。我花費了

許多工夫，在墓地的細長的草裏摸索，想搜出一種紀念物來，這個後來找到了，乃是一塊不很大的墓石。我須得跪了下去，把那一半遮着墓石的細草分開，好像我們看小孩的臉的時候拂開他額上的亂髮。在石上刻着姓名的頭字，下面一行云一七九三，是他死去的年分。」

赫特孫自己也是個文人兼博物學家，所以對於懷德的了解要比別人較深，他大約像及弗利思(Richard Jefferies)，略有點神祕的傾向，這篇塞耳彭游記寫得多傾於瞑想的，在這一點上與懷德的文章却很是不相同了。

塞耳彭自然史的印本很多，好的要值一幾尼以至三鎊，我都沒有能買到，現在所有的只是司各得叢書，萬人叢書，奧斯福的世界名著各本，大抵只有本文或加上一篇簡單的引言而已。近來新得亞倫(Geoffrey Allen)編訂本小註頗多，又有紐氏插圖百八十幅，為大本中最可喜的一

册，亞倫亦是生物學者，又曾居塞耳彭村，熟知其地之自然者也。伍特華德 (Marcus Woodward) 編少年少女用本，本文稍改簡略，而說明極多，甚便幼學，中國惜無此種書。李慈銘燈下讀爾雅偶題三絕句之一云：

『理學須從識字成，學僮遺法在西京。何當南戒栽花暇，細校蟲魚過一生。』末二句的意境尙佳，可是目的在於說經便是大謬，至於講風雅還在其次，若對於這事物有興趣，能客觀的去觀察者，已絕無僅有了。郝蘭皋或可以算是一個，在他與孫淵如的信裏說，『少愛山澤，流觀魚鳥，旁涉天條，靡不覃研鑽極，積歲經年，故嘗自謂爾雅下卷之疏幾欲追踪元恪』，確非過言，只可惜他的記海錯與蜂衙燕子諸篇仍不免文勝，持與懷德相比終覺有間耳。

自然史二卷，計與本南德書四十四，與巴林頓書六十六，共一百十通，後來編者或依年月次第合爲一卷，似反凌亂不便於讀，不及二

卷本善也。卷首有書數通，敘村中地理等，似皆後來補作，當初通信時本無成書計畫，隨意紀述，後始加以整理，但增補的信文詞終缺自然之趣，與其他稍不同。書中所說雖以生物爲主，却亦涉及他事，如地質氣候風俗，其寫村中製造葦燭及及迫希流人諸篇均有名。生物中又以鳥類爲主，獸及蟲魚草木次之，這些事情讀了都有趣味，但我個人所喜的還是在昆蟲，而其中尤以講田蟋蟀即油胡盧，家蟋蟀，土撥鼠蟋蟀即螻蛄的三篇爲佳，即下卷第四六至四八也。瓊孫在所著懷德評傳第七章中說：

『在自然史中我們看見三篇美妙的小論文，雖然原來只是三章書，這是講蟋蟀的三種的，即油胡盧，蚰蚰，螻蛄是也。要單獨的引用幾段，這有如拏一塊磚頭來當作房屋的樣本。一句巧妙的話却須得抄引一下。爐邊的蟋蟀說是主婦的風雨表，會預告下雨的時候（巴林頓四

七)。懷德的方法，用了去檢視鑽洞的蟲而不毀壞他的住屋，這就是現代昆蟲學家所用方法的前驅。一根軟的草莖輕輕地通到洞裏去，便能順着彎曲一直到底，把裏邊住着的趕出來，這樣那仁慈的研究者可以滿足了他的好奇心而不傷害那目的物（同四六）。

螻蛄的故事對於有些博物學家特別有用，他們像鄙人一樣都不曾見過一個活的標本。罕布什爾還是頂運氣的地方，離開那里人就少有遇見這蟲子的希望。但是因為不知什麼緣故，就是在罕布什爾現在螻蛄也很少了，派克拉夫德在一九二六年曾經說過他想得這標本是多麼困難。可是懷德却列舉了三個土名，說是行於國內各地的，曰泥塘蟋蟀，啾啾蟲，晚啾。這些俗名大抵似與他的飛聲有關，既然各處有此名稱，那麼似乎證明從前螻蛄分布頗廣了。」

這樣說來，我的計劃很受了影響，原來我想介紹那蟋蟀三章的，

但是現在全譯既不可能，節譯又只是搬出一塊磚頭來代表房子，只好罷休。那麼還是另外找罷。關於蒼蠅、蚊、螞蟥等的小文也都有意思，可是末了我還是選中了這篇蝸牛與蛞蝓，別無什麼理由，不過因為較短罷了。這本是懷德日記的一部分，一八〇二年馬克微克 Markwick 編選為一卷，名曰關於自然各部之觀察，內分鳥獸、蟲豸、植物、氣象五部，附在自然史後面，以後各本多仍之，或稱之曰雜觀察。其文云：

『無殼的蝸牛叫做蛞蝓的在冬季氣候稍溫和的日子便出來活動，對於園中植物大加損傷，青麥亦大受害，這平常總說是蚯蚓所做的。其有殼的蝸牛，即所謂帶屋的 (Pneuroikos)，則非到四月十日左右不出來，他不但一到秋天便老早的隱藏到沒有寒氣的地方去，還用了唾沫做成一層厚蓋擋住他的殼口，所以他是很安全的封了起來，可以抵當一切酷烈的天氣了。蛞蝓比起蝸牛來很能忍耐寒冷，這原因蓋由於蛞

蝸身上有那粘涎，正如鯨魚之有脂肪包着。

蝸牛大約在中夏交尾，以後把頭和身子都鑽到地下去產卵。所以除滅的方法是在生殖以前把他弄死愈多愈好。

大而灰色的無殼的地窖蝸牛與那在外邊的蝸牛同時候隱藏起來，因此可以知道，溫度的減少並不是使他們蟄居的唯一原因。」

(廿三年四月)

附記

關於懷德與其自然史，李廣田君有一文，登在三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的文藝週刊第五十號上，可以參照。

『帶屋的』是希臘人稱蝸牛的名字，又亦以稱烏龜，懷德講龜的那篇文中曾說及。

顏氏家訓

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頗喜歡。這所說的不是一篇篇的文章，原來只是史或子書，例如世說新語，華陽國志，水經注，洛陽伽藍記，以及顏氏家訓。其中特別又是顏氏家訓最爲我所珍重，因爲這在文章以外還有作者的思想與態度都很可佩服。通行本二卷，我所有的有明顏嗣慎，吳惟明，郝之璧，程榮，黃嘉惠各刊本，清朱軾刊本，四部叢刊景印明冷宗元刊本，別有七卷本係從宋沈氏本出，今有知不足齋刊本，抱經堂註本，近年渭南嚴氏重刻本及石印本。註本最便讀者，今有石印本尤易得，嚴氏將盧本補遺重校等散入各條註中其意甚善，惜有誤脫，不能比石印本更好也。

據四庫書目提要說，顏氏家訓在唐志宋志裏都列在儒家，然其

中歸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當時好佛之習，又兼論字畫音訓，並考正典故，品第文藝，曼衍旁涉，不專爲一家之言，今特退之雜家，從其類焉。』這種升降在現在看來本無關係，而且實在這也不該列入儒家，因爲他的思想比有些道學家要寬大得多，或者這就是所謂雜也未可知，但總之是不窄，就是人情味之所在，我覺得兼好法師之可喜者也就在此。盧召弓序云，『嗚呼，無用之言，不急之辯，君子所弗貴。若夫六經尙矣，而委曲近情，纖悉周備，立身之要，處世之宜，爲學之方，蓋莫善於是書，人有意於訓俗型家者，又何庸舍是而疊牀架屋爲哉。』對於顏氏家訓的批評此言可謂最簡要得中，提要云『今觀其書，大抵於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經訓，』經訓與否暫且不管，所謂世故人情也還說得對，因爲這書的好處大半就在那里，直齋稱爲古今家訓之祖，但試問有那個孫子及得他來，如明霍渭崖的

家訓簡直是胡說一起，兩相比較可知其優劣懸殊矣。六朝大家知道是亂世，顏君由梁入北齊，再入北周，其所作觀我生賦云，『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注謂已三爲亡國之人，但是不二三年而又入隋，此蓋已在作賦之後歟。積其一身數十年患難之經驗，成此二十篇書以爲子孫後車，其要旨不外慎言檢跡，正是當然，易言之卽苟全性命於亂世之意也。但是這也何足爲病呢，別人的書所說無非也只是怎樣苟全性命於治世而已，近來有識者高唱學問易主趕快投降，似乎也是這一路的意思罷。不過顏君是古時人，說的沒有那麼直截，還要蘊藉一點，也就消極得多了，這却是很大的不同。教子篇中末一則云：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

也。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此事傳誦已久，不但意思佳，文字亦至可喜，其自然大雅處或反比韓柳爲勝。其次二則均在風操篇中，一云：

『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爲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赧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飄舟楫，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盧註云，『以不雨泣爲密雲，止可施於小說，若行文則不可用之，適成鄙俗耳。』我想這亦未必盡然，據註引語林中謝公事，大約在六朝這是一句通行俗語，所以用入，雖稍覺古怪，似還不至鄙俗，蓋全篇的空氣均素雅也。又一云：

『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這兩則都可以見顏君的識見，寬嚴得中，而文詞溫潤與情調相副，極不易得。文中『章斷注連』，盧本無註，查日本順源在承平年中（九三一至七年）所編倭名類聚抄，調度部十四祭祀具七十下云注連，引云注連章斷，註云師說注連之黎久倍奈波，章斷之度太智。案之黎久倍奈波日本古書寫作端出之繩，和漢三才圖會（原漢文）十九云，『神前及門戶引張之，以辟不潔，其繩用稻藁，每八寸許而出本端，數七五三莖，左綯之，故名。』之度太智者意云斷後，此語少見，今大抵訓爲注連同誼。此種草繩古時或以圈圍地域，遮止侵入，今在宗教儀式上尙保存其意義，懸於神社以防褻瀆，新年施諸人家入口，則以辟邪鬼也。家訓意謂

送鬼出門，懸繩於外，阻其復返，大旨已可明白，至於章斷注連字義如何解釋，則尙未能確說耳。又文章篇中云：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獨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爲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祖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云，言不諳諱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此是很古的詩話之一，可謂要言不煩，抑又何其『有情致』耶，後來作者卷冊益多，言辭愈寔，而妙悟更不易得，豈真今不如古，亦因人情物理難能會解，故不免常有所蔽也。

顏之推是信奉佛教的，其養生歸心兩篇卽說此理，四庫書目提要把這原因歸之於當時風習，雖然原來意思亦是輕佛重儒，不過也還說

得漂亮。朱軾重刊家訓，加以評點，序文乃云：

『始吾讀顏侍郎家訓，竊意侍郎復聖裔，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之義庶有合，可爲後世訓矣，豈惟顏氏寶之已哉。及覽養生歸心等篇，又怪二氏樹吾道敵，方攻之不暇，而附會之，侍郎實忝厥祖，欲以垂訓可乎。』他自己所以『逐一評校，以滌瑕著微』，其志甚佳，可是實行不大容易，如原文云，『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便批云，『忽出悖語，可惜可惜，』不知好在何處，由我看去豈非以百步笑五十步乎？且即就上述序文而言，文字意思都如此火氣過重，拏去與家訓中任何篇比較，優劣可知，只憑二氏樹吾道敵這種意見，以筆削自任，正是人苦不自知也。我平常不喜歡以名教聖道壓人的言論，如李慈銘的越中先賢祠目中序例八云：『王仲任爲越士首出，論衡一書，千古談助，而其立名有違名教，故不與，』這就是一例，不妨以俞理初所謂

可憎一詞加之。國風三卷十二期載有醉餘隨筆一卷，係洪允祥先生遺著，其中一則云：

「韓柳並稱而柳較精博，一闢佛，一知佛之不可闢也。李杜並稱而李較空明，一每飯不忘君，一則篇篇說婦人與酒也，婦人與酒之爲好詩料勝所謂君者多矣。」這却說得很有趣，李杜的比較我很贊同，雖然我個人不大喜歡豪放的詩文，對於太白少有親近之感，柳較精博或者未必，但勝韓總是不錯的，因爲他不講那些聖道，不衛道故不闢佛耳。洪先生是學佛的，故如此立言，雖有小偏，正如顏君一樣亦是人情所難免，與右傾的道學家之咆哮故自不同。家訓末後終制一篇是古今難得的好文章，看徹生死，故其意思平實，而文詞亦簡要和易，其無甚新奇處正是最不可及處，陶淵明的自祭文與擬挽歌辭可與相比，或高曠過之。陶公無論矣，顏君或居其次，然而第三人却難找得出了。篇中有云：

「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朱軾於旁邊大打其槓子，又批云，「語及內典，便入邪厓。」此處我們也用不著再批，只須把兩者對比了看自然便知。我買這朱批本差不多全爲了那批語，因爲這可以代表道學派的想法，至於要讀家訓還是以抱經堂本爲最便利，石印亦佳，只可惜有些小字也描過以致有誤耳。

（廿三年四月）

甲行日注

甲行日注八卷，署名木拂簾，原刻在荆駝逸史內，民國二年劉承幹重刊，即葉天寥年譜下半部。天寥爲明末江南名士，夫婦子女皆能文，三女小鸞早死最有名，全家著作合爲午夢堂集十種，葉德輝有重刊本，又輯刻關於小鸞的文獻爲疏香閣遺錄四卷，頗便讀者。天寥自著年譜二卷，明亡以後隱於佛門，別爲日記即甲行日注，起乙酉（一六四五）八月，迄戊子九月，凡三年餘。午夢堂集和年譜我都讀過一遍，但最喜歡的還是這部日記，因爲到了甲申他已是五十六歲，從前經過了好些恩愛的苦難，現在却又遇着真是天翻地覆的大變動，他受了這番煅煉，除去不少的雜質與火氣，所表現出來的情意自然更爲純粹了，雖然情形稍有不同，我覺得黃山谷的宜州家乘在這里似乎可以

相比。甲行日注裏所記的是明遺民的生活，所以第一顯著的當然是黍離麥秀的感慨，而這裏又特別加上種族問題，更覺得痛切了。如日注卷一記乙酉九月事云：

「十七日乙丑，晴暖。寧初又來，云田園尙猶如故，室廬亦幸儉存，故鄉風景則半似遼陽以東矣，但村人未吹蘆管耳。」又卷六丁亥十二月云：

「初九日乙亥，晴。晚間枯林戢響，斜月皎幽，東窗對影，一樽黯絕。顏子之樂自在簞瓢，予不堪憂者，家國殄瘁，豈能忘心。李陵所云，胡笳互動，邊聲四起，獨坐聽之，不覺淚下。」又卷一乙酉十二月云：

「三十日戊申，一盞黃昏，含愁卒歲。國破家亡，衣冠掃地，故國極目，楸隴無依。行年五十餘七，同劉彥和慧地之稱，蕭然僧舍，

長明燈作守歲燭，亦可歎也。』民國癸丑五月刻本劉氏跋中乃云：

『聞落葉而悲吟，聽胡笳而不寐，拊心暗泣，舉目皆非，地何愁而不埋，天胡爲而此醉。迴憶故園松竹，老屋琴書，未卜何日，重臻清境。人生罹亡國之慘者，類如是也。』爲天寥道人咏歎身世，本自不妨，但若『我田引水』，以同調自居，則大可笑，蓋清朝『遺老』與明遺民其境况品格迥乎不同，決不可同日而語也。

日記中紀錄當時亂離情狀亦多可取。蘇州不戰而降，沒有多大殺戮，但卽其零星紛擾也含有重大意義，蓋在這裡可以看出民族的老病來。卷一乙酉十二月云：

『初二日庚辰，晴。過臨平，零雨濛飛，寒峯隱翠。遇虜運柴，舟人不解事，近之，我舟遂爲所奪。非真虜也，卽羅木營兵耳，放肆無忌。』又卷二丙戌二月云：

『二十七日甲辰，細雨大風。時義兵颯起，皆閩左隴上耕傭，聚千人至我族索餉，不得則一炬焚之。……各予錢米乃止。時隊伍未整，虜下索則又烏鼠散，而平民罹之。』又四月云：

『十六日壬辰，晴。義師去，忽安莊虜來，突入將書廚悉毀，簡帙拋零滿地，午夢堂集板碎以供爨，憤余家貧而無物以逞恨也。人有識者，云半是山左諸公家丁所降，我德施而怨報矣。』續年譜記乙酉閏六月事云：

『廿七日，山左宋玉仲玉叔王敬哉謝德修左蘿石夫人挈家避難來投，家丁驍勇善弓馬。……余爲桑梓保障計。分宅居之，族中亦相率授屋，各爲居停。』前後相去，蓋纔十月也。陳老蓮出家號悔遲，丙戌年有避難詩一卷，現刻入寶綸堂集中，其作飯行序云：

『山中日波波三頓，鬻圖畫之指腕爲痛焉，兒子猶悲思一頓飯，

悲聲時出戶庭，予聞之悽然，若爲不聞也者。商綱思聞之，以米見餉，此毋望之福也，猶不與兒子共享毋望之福哉，乃作一頓飯，兒子便歡喜踊躍，歌聲亦時出戶庭。今小民苦官兵淫殺有日矣，猶不感半古之事功否。感賦。』詩末節云：

『魯國越官吏，江上逍遙師，避敵甚畏虎，箠民若養狸。時日曷喪語，聲聞於天知，民情卽天意，兵來皆安之。』差不多是同時候的事，可見江浙情形大略相似也。日記中尙有記當時士夫獻媚事者，卷二丙戌十一月云：

『二十八日庚午，晴。姪孫學山來言吾邑宴虜令之盛，籩豆肴核費至三十餘金，倍席齋從，伶人樂伎，華燈旨酒，俱不在內也。不知虞悞食疏中所載何物，耗金錢乃爾。國破民瘼之日，爲此濫觴，貢媚臆轔。』又八月中記一事，則寄孤憤於諧趣也：

『初二日乙亥，晴。往市墟。夜有穿窬，予曰，日來大盜聚黨，白晝探丸，此猶昏夜怯發，何其行古之道歟？恨不如王彥方遺以布耳。』

日記敘述隱居生活頗爲詳盡，今抄錄數節，可以見其困窮與閒適之趣。卷一乙酉十二月云：

『初七日乙酉，晴。夜金五雲持酒一罍大蟹六隻至。六人各食一蟹，餘已無他，亦自不俗也。』卷三丙戌十月云：

『初六日戊寅，晴大風。……抵暮侍兒以燒栗十枚烘豆一握遺予下酒，寘几上去，而樵姬瓶油已罄，無可舉燈，點火於枯竹片授予，予左手執竹片，右將傾壺。火忽滅，猶幸餘光未及暗盡，倚短窗下嚼四栗飲三甌，暗中捫牀而寢。』卷五丁亥三月云：

『二十八日己巳，午晴。張壻邇求來，家止一擁腫僕，出外借

米，廚無庋架，不能盡主人情，悵然送別。』小鸞字張氏，未嫁而卒，邇求仍執子壻禮甚恭，日記中曾稱道之。又卷二丙戌二月云：

『初十日丁巳，晴。初聞黃鸝聲，猶憶離家日聽雁聲也。物換星移，動人感深矣。』卷三同年十月云：

『二十八日庚子，陰風冷。茫茫烟景，催流短景。』文詞華麗，意思亦不外流連景光，但出在遺民口中，我們也就覺得他別有一種感慨，不能與尋常等視。如卷六丁亥七月云：

『十七日丙辰，晴風。夜中偶起，似可三更時分也。泆流薄岸，頽蘿壓波，白月挂天，蘋風隱樹。四顧無聲，遙村吠犬，魚棹潑刺，螢火亂飛。極夜景之幽趣矣。』清言儷語，陸續而出，良由文人積習，無可如何，正如張宗子所說，雖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

（廿三年五月）

男化女

四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載倫敦通信云：

『英倫法艾福地方煤礦經理喬治胡琪森有二女一子，其一女名瑪格蕾特者現年方十五，肄業某校，近忽患病，經醫生治療，一月之後竟變爲男子。近年來歐洲男女突變之事，可謂無獨有偶。最著名者爲丹麥之藝術家韋格納(Einar Wegener)，渠年二十歲時乃一健全之偉丈夫，數年之後彼自覺漸類女性，四十歲後經過若干次手術，居然變爲女子，丹麥之王宣布其結婚無效，新頒一女子執照與彼，此名藝術家現已改名爲莉莉艾爾伯(Lilli Elbe)矣。』

這些事在中國也是古已有之，大抵與彗星出現等同收入五行志裏，當作某事的一種徵兆。本草綱目卷五十二人部在人傀項下談到這

類現象曰：

『男生而覆，女生而仰，溺水亦然，陰陽秉賦，一定不移，常理也，而有男化女女化男者何也？豈乖氣致妖，而變亂反常耶。京房易占云，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春秋潛潭巴云，男化女，賢人去位，女化男，賤人爲王。此雖以人事言，而其臟腑經絡變易之微，不可測也。』李時珍到底是醫師，雖然引了些道士派的怪話，却仍歸結到生理方面，覺得其變易不可測，便因爲相信秉賦是一定不移的。藹理斯在性的心理第二卷『性的顛倒』中引希普(W. Heape)的話云：『世間並無純粹雄的或雌的生物，一切都具一個主要的和退縮的性，其兩性同樣具備的二形(Hermaphrodite)在外。』依此可知兩性區分原非絕對，其退縮的性有時復長，則性的現象亦遂轉變，在現代知識看去雖亦是希有却並非妖異也。

關於莉莉艾爾伯的事，我恰巧有她一本傳，所以知道得一點。這書名為男化女 (Man into Woman)，一九三三年出版，係據德文本譯成英文，有英國著名婦人科醫學家海耳 (Norman Haire) 的序。原著者訶耶爾 (Niels Hoyer)，似係丹麥人，為莉莉之友，根據他自己所知，莉莉所說，以及她的日記尺牘等，編述而成，凡二十三章，插圖二十五幅，末幅為莉莉的墓碑，上書德文云：莉莉艾爾伯，生於丹麥，卒於特勒思登。案末章云莉莉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以心臟衰弱卒，然則倫敦通信所云現已改名一節稍有誤，蓋此當在一九三一年而非現今也。

男化女係用通俗傳記的體裁所寫，差不多是一篇小說似的故事，海耳的序文却說的很簡潔得要領，今抄述其一部分於左，即序文前半也：

『在不熟悉性的病理學裏慘淡的小路僻巷的讀者看去，這書裏所

說的故事一定覺得是奇怪得不可信，雖然似乎是不可信，這却是真實的。或者，該這樣說，這些事實是真的，雖然我想在事實的解說上還有餘地可以容得不同的意見。

關於這幾件事似乎已無可疑。即有一有名的丹麥畫師，在這書中稱之曰安特來亞斯巴勒 (Andreas Sparre，實即韋格納)，生於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他在二十歲時結婚，心理與生理上均無異狀，能盡其為夫的職務。數年後完全偶然的機會使他扮做一個女人，這變裝非常成功，他隨後有好幾次都著了女裝，知道這事的人無不驚異，看他的樣子簡直是個女性。有一個朋友開玩笑，送他一個女人名字曰莉莉，在他裝作女人的時候。以後他漸漸的覺得起了一種轉變。他覺得莉莉是一個真實的個性，她同那男性的他——安特來亞共有這個身體。那第二個人格莉莉却逐漸的強盛起來，安特來亞遂相信他是一種學生，在一

個身體裏有一半男與一半女的。他每月從鼻孔或是別處出血，他認為月經的變相，去找了許多醫生，但是他們都不能幫助他。

他開始研究關於性的病理學的書籍，隨後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雖然他的外生殖器官是男性的，也別無異狀，但在身體裏邊還多備有女性的內生殖器官。他去請教的醫生有的以為他是神經變質的，有的以為他是同性愛的，但是他自己都不承認這兩種診斷。一個醫生用愛克思光診治，後來在腹內發見有女性器官而已萎縮，安特來亞以為這即由於愛克思光的破壞力所致。

女性的莉莉漸益佔了優勢，安特來亞覺得如沒有一個方法使他的男性讓位給莉莉，他將不能生存下去了。這時候他已是四十以上了，因為一直找不到醫生幫助他使他實現化為女子的欲望，他便計畫只有自殺，假如在第二年内沒有什麼辦法。

在形勢似乎極惡的時候，他遇見從特勒思登來的一個有名的德國醫生，他說安特來亞大約是一種中間性的人，因了自然的遊戲，一身具備了男女性的分子。他說在安特來亞的腹中蓋有發達未全的卵巢，但是因為也有了辜丸，卵巢受了這抑制的力以致不能適當發育。他勸安特來亞往柏林去，受某種檢查。假如檢查後證明他的推測不錯，他答應給安特來亞除去男根，再從年青女子移植卵巢過去，據斯泰那赫派的實驗，這樣可以使得安特來亞腹中退縮的卵巢再能活動起來。

安特來亞往柏林去了。檢查的結果證實了德國醫生的理論，他於是開始受種種的手術。最初是閹割。他的辜丸先除去了。數月之後他到特勒思登，他的男根割去，肚子剖開，發達未全的卵巢之存在也已證明，同時從一個二十六歲的健全年青的女子移植了卵巢組織。不久他又受一種手術，其內容未詳，雖然這總與裝入一種套管（*Canula*）的事

有點相關。

這時候他覺得自己完全是一個女人了。丹麥官廳給發一張新的女人的執照，署姓名曰莉莉艾爾伯，（案艾爾伯係河名，取以爲姓，蓋記念特來思登地方也，）丹麥王爲宣告他的結婚無効。得了他的同意，不，因了他的提示，他的前妻嫁了在羅馬的他們從前的一個朋友。

一個法國畫家，安特來亞夫婦多年的朋友，現在愛上了莉莉，對她提出結婚的請求。在允許結婚以前，莉莉再旅行至特勒思登去找那德國醫生，告訴他現在有這結婚的談判，問他能否再行一種手術，使她完全能盡女人的職務，能夠結婚生產。爲這個目的的手術是舉行了，但是不久莉莉爲了心臟病就在特勒思登死去了。

以上所說的事都是真實的，在這一點上似乎別無問題。此事當初

守着祕密，但因爲一個友人的疏忽這祕密洩漏了出去，德國和丹麥的報紙上報告這樁案件，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一九三一年，卽莉莉去世的前幾時也。」海耳又說他曾遇見大略相似的事件，但他的意見似乎不大贊成這種徹底的解決法，在序文末後說道：

「我不禁這樣想，在我們關於性的生理未能更多所知道以前，舉行如本案所述的這些手術未免不智，即使是由於病人自己的請求。我想這或者還是以心理治療爲較好罷。安特來亞或可以治愈，或至少可以使他安於生活。用了適當的心理治療，人格的二重化當可以解除，他也就可以去過一種合理的幸福的生活，不至於去受那些痛苦危險的手術，而以一死了之也。」

海耳所說確是穩健持重的意見，但韋格納的冒險却也是可尊重的一種嘗試。古代希臘有先知台勒西亞斯(Teiresias)，一生中曾由男化女，

再化爲男，積有難得的經驗，天神宙斯與天后赫拉爭論戀愛問題不能定，取決於他，見阿坡羅陀洛斯編神話集第三卷。韋格納可以說是現代的台勒西亞斯，只是試驗沒有能夠完成，未免深可惜耳。

（廿三年五月）

和尚與小僧

「和尚與小僧」(Osho to Kozo)，在中國應稱爲方丈與沙彌或是師父與徒弟，這是一部書的名字，所以保留原稱，沒有改動。原書在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出版，中田千畝所著，題云杜人雜筆第一篇，其二爲傻媳婦呆女婿，三爲和尚與檀那，似未刊行，書均未見。中田於一九二六年著有日本童話之新研究，當時曾得一讀，此書則未知道，近時看柳田國男著湯讀書歷，其中批評集的第二篇係講「和尚與小僧」者，始託舊書店找得一冊。柳田原文云：

「古時候在一個山寺裏住着一位和尚與小僧。

用這樣的文句起頭的民間故事，自古及今共集錄有百十來篇，據說這還不過是日本國內調查所及的一丁點兒罷了。

我一讀此書，且驚且歎，計有七點。現在且就此欄（案此文原登在報知新聞上）行數所評，稍述我的印象。

第一，虧得著者着眼注意這種珍奇題目以來能夠一聲不響地勤勞地繼續搜索。若是我呢，大約早已曠起來了，早已變成青而乾癯了也未可知。然而像這本書却正是成熟了落下的一顆果子。

第二，在書店總不會有所願損失的，雖說是篤志，使其敢於把此書問世的却顯然是時代之力。連那和尚與小僧都出書了。吾徒亦可以安心矣。此乃愉快的這回新發見之一也。

第三，我們生涯中最是個人的部分，即是爲祖母所抱而睡於一隅的時代的夢幻，乃是如此的與萬民共同的一重大事件，此真非互相講談不能了知者也。假如沒有中田君，那麼我們的童年所懂得而保存的那寶貴的昔時，將爲了無謂的怕羞的緣故而永久埋沒了亦未可知。時

世誠是一個山寺裏的和尙也。將因了那明敏的小僧而看破——啓發的事情在此後亦自必很多耳。

第四，我們所特別有所感動者，這民族所有的千古一貫的或可稱爲笑之繼承是也。例如三百年前安樂寺的策傳大德（案卽古笑話書醒睡笑的著者）當作某和尚的弱點某小僧的機智記下的故事，把他譯作現代語講給人聽，那歷昭和時代的少年也將大笑。而其故事的型式，則原只經歷小小的變更，直從悠遠的大過去繼續而來，使天真爛漫元氣旺盛的少年們悅耳怡情以至於今也。

故事的根本乃是的確的老話，決不是中古的文藝的出產，這只須考察以何物爲滑稽之犧牲卽可明白了。在人有衰老，亦有世世的代謝。會獲得優越地位的大和尚也會遇見攜金枝而來挑戰者，不得不去迎敵。師弟長幼的倫理法則當然很爲他援助，可是在單純的客觀者的

眼裏這也同飛花落葉的自然的推移一般，只是很愉快喜歡地看着罷。
如斷舌雀開花翁的童話裏愚者簡單地滅亡，兩個笨漢的故事裏智者無條件地得勝那樣，其時還沒有可憐這句話，從那個時代起小僧便在那裏且與和尚戰鬥，且爲大家所哄笑，爲我們的兒童所圍繞着，在等待中田千畝氏寫這本書的時代之到來了。」

柳田氏是現代有名的民俗學者，我把這篇文章全抄譯在這里，我自己來說要好得多，這實在是想來討好，並不是取巧，不過原來文字精鍊，譯出來便有點古怪難懂，其中意義我相信却頗豐富，很有足供思索的地方。和尚與小僧原分兩篇。其一爲資料篇，就全國蒐集所得百數十篇故事中選出若干，分門別類，爲四十二項，各舉一二爲例。其二爲考證篇，內分三章，一佛寺與社會之關係，二和尚與小僧故事考，三結論。此類故事大抵與普通民間傳說及童話相似，且其型

式亦無大變化，因為其事件不外智愚的比賽，其體裁又多是笑話，只是人物限於師徒，背景亦以僧坊生活為主耳。中國笑話中雖也多以和尚為材料，但這只是讓他一個人在社會上出乖露醜，並沒有徒弟做陪襯，更不必說有這許多故事可以成一部書，其原因大約是和尙在中國早已墮落成爲游民之一，笑話作家取他作材料，第一因為光頭異服，其次破戒犯法，兼有禿子與姦夫之德，大有事半功倍之概，至於與其僧伽制度殆無甚關係也。日本國民思想雖然根本的是神道即薩滿教，佛教的影響却亦極大，中古以來寺院差不多與基督教會相像，兼辦戶籍與學校事務，其地位自較莊嚴，與民間的關係亦自密切，一直維繫到了現在。在笑話裏，微賤病弱者固然活該倒運，然而在高位者亦復不能倖免，正如「狂言」中出來的侯爺無不昏憤，武士悉是庸懦，於是大方丈也難免是稗沙門，時常露出馬腳來，爲沙彌所揭破，或者還

受制於白衣，這些故事便是「和尚與檀那」集裏的材料了。和尚與小僧中有一條與漢字有關，今抄錄於下：

「和尚吩咐小僧，把酒叫做水邊酉。又吩咐他特別在有人來的時候要把漢字分拆了當做暗號講話。有一天寺裏來了兩三個客人，小僧便來說道，水邊有島（酉島日本同讀），山上加山如何？假作參禪的樣子。和尚答曰，心昔而止。一個客人懂得了他們的意思，便說道，文有口，牆無土。師徒聽了搔首不知所對。」這在醒睡笑中也有一條，不過和尚係說「一撇一捺夕復夕」，客則曰「玄田牛」也。

（廿三年五月）

文飯小品

民國初年我在紹興城內做中學教師，忽發鄉曲之見，想蒐集一點越人著作，這且以山陰會稽爲限，然而此事亦大難，書既難得，力亦有所未逮，結果是蒐到的寥寥無幾，更不必說什麼名著善本了。有一天，在大路口的一家熟識的書攤裏，用了兩三角錢買到一本殘書，這却很令我喜歡。書名讀菴文飯小品，山陰王思任著，這只是卷三一冊，共九十四葉，有游記二十二篇。王思任是明末的名人，有氣節有文章，而他的文章又據說是游記最好，所以這一冊雖是殘佚，却也可以算是精華。其中有游西山諸名勝記，游甯井記，游杭州諸勝記，後游吾越諸勝記，都是我所愛讀的文章。如游杭州諸勝記第四則云：

「西湖之妙，山光水影，明媚相涵，圖畫天開，鏡花自照，四時

皆宜也。然湧金門苦於官皂，錢塘門苦僧，苦客，清波門苦鬼。勝在岳墳，最勝在孤山與斷橋。吾極不樂豪家徵買，重樓架舫，優喧粉笑，勢利傳杯，留門趨入。所喜者野航兩棹，坐恰兩三，隨處夷猶，侶同鷗鷺，或柳堤魚酒，或僧屋飯蔬，可信可宿，不過一二金而輕移曲探，可盡兩湖之致。」又游慧錫兩山記云：

「越人自北歸，望見錫山，如見眷屬。其飛青天半，久喝而得漿也，然地下之漿又慧泉首妙。居人皆蔣姓，市泉酒獨佳，有婦折閱，意閒態遠，予樂過之。買泥人，買紙鷄，買木虎，買蘭陵面具，買小刀戟，以貽兒輩。至其酒，出淨磁許先嘗，論值。予丐列者清者，渠言燥點擇奉，吃甜酒尙可做人乎！冤家。直得一死。沈丘壑曰，若使文君當壚，置相如何地也。」謹菴孫田錫於卷頭註曰，「口齒清歷，似有一酒胡在內，呼之或出耳。」游西山諸名勝記中述裂帛湖邊一小

景云：

「有角巾遙步者，望之是巢必大，仲容目短，大然曰，是是，果巢必大也，則闕喚之。必大曰，王季重哉，何至此？入山見似人而喜也。至則共執其臂，索酒食，如兵番子得賊者。必大叫曰，無桎我，有有有。耳語其僮，速速。必大予社友，十六歲戊子鄉薦，尊公先生有水田十頃，在甕山，構居積穀，若眉塢，可擾。不二時，酒至，酒且蕙，肉有金蹄，有膾，有小魚鱗鱗，有鮓飴，有南筍舊芥橄蘭頭，肢醬稱是。就堤作灶，折枯作火，揮拳歌舞，瓶之罄矣。必大張其說曰，吾有內醞萬瓶，可淹殺公等許許，三狂二禿何足難。邀往便往，刑一雞，摘蔬求豕，莊婦村中僧也，亟治庖。又有棋局，一宵千古。」又雁蕩記起首云：

「雁蕩山是造化小兒時所作者，事事俱糖擔中物，不然則盤古前

失存姓氏大人家劫灰未盡之花園耳。以上幾篇文章頗可以代表謹菴的作風，其好處在於表現之鮮新與設想之奇闢，但有時亦有古怪難解之弊。他與徐渭倪元璐，譚元春劉侗，均不是一派，雖然也總是同一路，却很不相同，他所獨有的特點大約可以說是謔罷。以談諧手法寫文章，到謹菴的境界，的確是大成就，值得我輩的贊歎，不過這是降龍伏虎的手段，我們也萬萬弄不來，古人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謹菴的文集上也該當題上這兩句話去。

王季重的九種十一種後來在圖書館裏也看到過，但是我總不能忘記文飯小品。今年春天在北平總算找到一部，據說是從山東來的，凡五卷，謹菴子鼎起跋稱戊戌，蓋刻於順治十五年也。卷一爲致詞，尺牘，啓，表，判，募疏，贊，銘，引，題詞，跋，紀事，說，騷，賦。卷二爲詩，內分樂府，風雅什，詩，詩餘，歌行，末附悔謔，計

四十則，鴻寶應本中有一序，今未收。卷三四爲記與傳，卷五則爲序，行狀，墓誌銘，祭文，以奕律四十條附焉。據余增遠序中云：

「向其所刻星分碁布，未歸一致，乃於讀書佳山水間手自校讎，定爲六十卷，命曰文飯，雕幾未半，而玉樓召去，刻遂不成。」此五卷蓋鼎起所選，其跋云：

「蓄志成先君子文飯而制於力，勉以小品先之。而毀言至，曰，以子而選父纂也，以愚而選智誕也，以大而選小舛也。似也，然易不云乎？八卦而小成，則大成者小成之引伸也。智者千慮，不廢愚者之一得。父子之間，外人那得知。此吾家語也。吾第使天下先知有文飯，飢者易爲食而已。知我罪我，於我何有哉。」宋長白於康熙乙酉著柳亭詩話，卷二十九有倪王一一條云：

「明末詩文之弊以雕琢小巧爲長，篠驂駭憤之類萬口一聲。吾鄉

先正如倪文正鴻寶王文節季重皆名重一時，代言文飯，有識者所共見矣。至其詩若倪之曲有公無渡藥難王不留。王之買天應較尺賒月不論錢，歇後市語，信手拈來，直謂之遊戲三昧可耳。歇後市語迥異篠騁之類，長白卽先後自相矛盾，至其所謂文飯殆卽文飯小品，蓋文飯全集似終未刊行也。王鼎起以選本稱爲小品。恰合原語本義，可爲知言，又其跋文亦殊佳，可傳譚菴的衣鉢矣，知父莫若子，他人欲揚抑譚菴者應知此理焉。

張岱著有明越人三不朽圖贊立言文學類中列王思任像，後幅文曰：

「王遂東，思任，山陰人。少年狂放，以譚浪忤人，官不顯達，三仕令尹，乃遭三黜。所攜宦橐游囊，分之弟姪姊妹，外方人稱之曰，王譚菴雖有錢癖，其所入者皆出於稱觴諛慕，賺錢固好而用錢爲

尤好。

贊曰，拾芥功名，生花彩筆。以文爲飯，以弈爲律。醜不避虐，錢不諱癖。傳世小題，幼不可及。宦橐游囊，分之弟姪。孝友文章，當今第一。」李慈銘批云：

「遂東行事固無甚異，然其風流倜儻，自是可觀，與馬士英書氣宇峯舉，猶堪想見。若其詩文打油滑稽，朱氏謂其鍾譚之外又一旁派，蓋邪魔下乘，直無足取，此乃表其錢癖，而贊又盛稱其文章，皆未當也。唯郡縣志及越殉義傳邵廷采復思堂集杜甲傳芳錄溫睿臨南疆佚史諸書皆稱遂東爲不食而死，全氏祖望鮑琦亭外集獨據倪無功言力辨其非死節，陶菴生與相接而此贊亦不言其死，可知全氏之言有徵矣。」李氏論文論學多有客氣，因此他不但不能知道王誼菴的價值，就是張宗子的意思也不能懂得了。宗子此贊又見聊齋文集中（光緒刻

本卷五），其體不避虐錢不諱癖二句蓋其主腦，宗子之重譴菴者亦卽在此，文集卷四有王譴菴先生傳，末云：

「偶感微疴，遂絕飲食，僵臥時常擲身起，弩目握拳，涕淚顛咽，臨瞑連呼高皇帝者三，聞者比之宗澤瀕死三呼過河焉。」此與文飯小品唐九經序所云：

「惟是總漕王清遠公感先生恩無以爲報，業啟□□貝勒諸王（案紙有腐蝕處缺字下同）將大用先生，先生聞是言愈跼蹐無以自處，復作手書遺經曰，我非偷生者，欲保此肢體以還我父母爾，時下尙有□穀數斛，穀盡則逝，萬無勞相逼爲。迨至九□□初，而先生正寢之報至。嗚呼，屈指其期，正當殷穀旣沒周粟方升之始，而先生□□□逝，迅不逾時，然則先生之死豈不皎皎與日月爭光，而今日之鳳林非卽當年之首陽乎。」語正相合。蓋譴菴初或思以黃冠終老，迨逼之太

甚，乃絕食死。又邵廷采明侍郎遂東王公傳引徐沁採薇子像贊云：

「公以談諧放達，而自稱爲謹，又慮憤世嫉邪，而尋悔其虐。孰知嬉笑怒罵，聊寄託於文章，慷慨從容，終根柢於正學。」當時「生與相接」者之言悉如此，關於其死事可不必多疑，惟張宗子或尤取其髓虐錢癡二事，以爲比死更可貴，故不入之立德而列於立言，未可知也。王謹菴先生傳中敘其蒞官行政摘伏發奸以及論文賦詩無不以謹從事，末乃云：

「人方眈眈虎視，將下石先生，而先生對之調笑狎侮，謹浪如常，不肯少自貶損也。晚乃改號謹菴，刻悔虐，以誌己過，而逢人仍肆口談諧，虐益甚。」倪鴻寶應本卷七有序文亦稱悔虐，而文飯小品則云悔謹，其所記在今日讀之有稍費解者，康熙時刻山中一夕話卷六曾採取之，可知其在當時頗爲流行矣。傳後論云：

「諲菴先生既貴，其弟兄子姪宗族姻婭，待以舉火者數十餘家，取給宦囊，大費供億，人目以貪，所由來也，故外方人言王先生賺錢用似不好，而其所用錢極好。故世之月旦先生者無不稱以孝友文章，蓋此四字唯先生當之則有道碑銘庶無愧色，若欲移暑他人，尋徧越州，有乎，無有也。」陶元藻全浙詩話卷三十五云：

「遂東有錢癖，見錢卽喜形於色，是日爲文特佳。然其所入者強半皆諛墓金，又好施而不吝，或散給姻族，或醮會朋友，可頃刻立盡，與晉人持籌燭下溺於阿堵者不同，故世無鄙之者。」陶篁村生於乾隆時，去諲菴已遠矣，其所記如此，蓋或本於故老流傳，可與宗子所說互相印證。葉廷珪鷗波漁話云：

「字畫索潤，古人所有。板橋筆榜小卷，蓋自書畫潤筆例也，見之友人處，其文云，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幅對聯

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爲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旣屬糾纏，賒欠尤爲賴賬，年老神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乾隆己卯，拙公和上屬書謝客，板橋鄭燮。此老風趣可掬，視彼賣技假名士偶逢舊友，貌爲口不言錢，而實故靳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真僞何如乎。」板橋的話與篁村所說恰合，葉調生的評語正亦大可引用，爲諠菴張目也。

李越縵引朱竹垞語，甚不滿意於諠菴的詩文，唯查靜志居詩話關於諠菴只是「季重滑稽太甚有傷大雅」這一句話，後增錄施愚山的話云：

「季重頗負時名，自建旂鼓，其詩才情爛漫，無復持擇，入鬼入

魔，惡道盪出，鍾譚之外又一旁派也。」蓋卽爲李氏所本，其實這些以正統自居者的批評原不甚足依據，而李氏自己的意見前後亦殊多矛盾，如上文既說其風流倜儻自是可觀，在越中先賢祠目序例中又云風流文采照映寰宇，可是對於詩文却完全抹殺，亦不知其所謂風流文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也。李氏盛稱其致馬士英書，以爲正義凜然，書亦見邵廷采所著傳中，但似未完，今據張岱所著傳引，錄於下：

「閣下文采風流，吾所景羨。當國破衆散之際，擁立新君，閣下輒驕氣滿腹，政本自由，兵權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但以酒色逢君，門戶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措，強敵來則縮頸先逃，致令乘輿遷播，社稷丘墟，觀此茫茫，誰任其咎。職爲閣下計，無如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之士尙爾相原，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柄，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搶地，以召豪

傑。乃今逍遙湖上，潦倒煙霞，效賈似道之故轍，人笑褚淵齒已冷矣。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地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此書出，觸怒閣下，禍且不測，職願引領以待鉏麈。」此文價值重在對事對人，若以文論本亦尋常，非讀菴之至者，且文莊而仍「亦不廢謹」，如王雨謙所評，然則李氏稱之亦未免皮相耳。今又從文飯小品卷一抄錄怕考判一篇，原文有序，云：

「督學將至，姑熟棚廠具矣，有三秀才蘊藥謀燕之，選獲驗確，學使者發縣，該謹菴判理具申。」

一炬未成，三生有幸。欲有謀而幾就，不待教而可誅。萬一延燒，罪將何贖，須臾乞緩，心實堪哀。聞考卽已命終，火攻乃出下策。各還初服，恰遂驚魂。」二文一莊一諧，未知讀者何去何從，不

優將於此觀風焉。唯爲初學設想，或者不如先取致馬閣老書，因其較少流弊，少誤會，猶初學讀文章之寧先古文析義而後六朝文絜也，但對於怕考判却亦非能了解不可，假如要想知道明末的這幾路的新文學與其中之一人王謔菴的人及其文章。至於自信爲正統的載道派中人乃可不必偏勞矣，此不特無須抑住怒氣去看怕考判了，卽致馬士英書亦可以已，蓋王謔菴與此載道家者流總是無緣也。

（夜讀抄之二十二）

江州筆談

從小時候就在家裏看見一部巴山七種，無事時隨便翻看，三十年來不知道有幾次了，及今纔知其妙。書有同治乙丑（一八六六）序，木刻小本，紙墨均劣，計皇朝冠服志二卷，治平要術一卷，衡言四卷，放言二卷，江州筆談二卷，白岩文存六卷，詩存五卷，共二十二卷，云有治官記異及字通二書已先刊行，則未之見。著者爲栖清山人王侃，文存卷四有自撰墓誌，知其字選士，四川溫江人，以貢授州判不就，撰文時爲咸豐辛酉稱行年六十有七，計當生於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也。墓誌自稱「山人喜事功，不解淵默，心存通脫，死生不以置懷，何有名利，其爲人直口熱腸，又性卞急，以故於時不合，然與人無町畦，人亦不忍相欺云。」又云「良恨前後執政庸庸，

不能統天下大計，建言變法，以致世局日壞」，可見在那時也是一個有心人。但是我所覺得有意思者還在他對於一般事物的常識與特識，這多散見於筆記中，即衡言放言與江州筆談。據他在墓誌裏說，「隨時自記其言，論古者可名衡言，談時事者可名放言，一聽後人分部統名筆談，」其實內容大略相似，隨處有他的明達的識見。江州筆談大約是在江津所記，因為較是雜記性質，所以拏來權作代表，其二言所談及者便即附列在內。栖清山人論小兒讀書很有意思，筆談卷上云：

「讀書理會箋註，既已明其意義，得魚忘筌可也，責以誦習，豈今日明了明日復忘之耶。余不令兒輩讀章句集註，蓋欲其多讀他書，且恐頭巾語汨沒其性靈也，而見者皆以為怪事，是希夷所謂學易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毋於周孔註脚下盤旋者非也。」卷下又云：

「教小兒，不欲通曉其言而唯責以背誦，雖能上口，其究何用。」

况開悟自能記憶，一言一事多年不忘，傳語於人莫不了了，是豈再三誦習而後能者耶。」衡言卷一亦有一則可以參考，文云：

「周誥殷盤佶屈整牙，尋繹其義不過數語可了，有似故爲艱深者，不知當時之民何以能解，豈一時文體所尙如是乎，抑果出於下吏之手乎？授小兒強讀之，徒形其苦，未見其益。」山人又痛惡八股文字，筆談卷上云：

「唐宋金石文字間用左行，字大小斜正疏密不拘，署銜名長短參差有致，雖寥寥數語，出自巷曲細民，文理亦形古雅。今之碑板文既陋劣，語言名稱尤甚不倫，良由獨習進取之文，不暇尋古人門徑。獨惜土木之工壯麗稱於一時，而文不足傳後，千載下得不笑今世無人耶。」又云：

「詩以言情，感於所遇，吐露襟懷，景物取諸當前，何假思索，

若本無詩情而勉強爲詩，東抹西塗，將無作有，卽得警句亦不自胸中流出，况字句多疵，言語不倫耶。至以八股之法論詩，謂此聯寫題某處，此句寫題某處。豈知古人詩成而後標出作詩之由，非擬定此題然後執筆爲詩，夢夢如是無怪人以作詩爲難，亦猶人皆可爲聖賢，自道學書連篇累牘，言心言性，使人視爲苦事，不敢有志聖賢也。」又云：

「文之最難者無如八股，故雖以之名家，其一生不過數藝可稱合作，然置之場屋不必能取科名，取科名者亦不必皆佳，而皆歸於無用，昌黎所謂雖工於世何補者尙足以記載事物稱頌功德也。今捐班有詩字畫皆能而獨不通八股者，以其能取科名，不敢輕視，倘或知其底裏，恐不願以彼易此也。」放言卷上云：

「執筆行文所以達意，不但不能達意，而並無意可達，徒將古人

陳言顛倒分合，虛籠旁襯，欲吐還吞，將近忽遠，作種種醜態，爭銜伎倆，而猶以爲代聖賢立言，聖賢之言尙不明了而待此乎。又况登第之後日寫官板楷書，得入翰林亦第以詩賦了事，今世所謂讀書人者止此。不解韜鈴，不明治術，而又拘於宦場習套，庸庸自甘，安得賢豪接踵，將此輩束之高閣也。」又云：

「農談豐歉，工談巧拙，商談贏絀，宜也。士之爲士祇宜談八股乎？求進取不得不習八股，旣已仕矣，猶不可廢之乎？秦燔百家言以愚黔首，今尙八股以愚黔首，愚則誠愚矣，其如人才不競，不能以八股滅賊何？」其對於武人亦大不敬，放言卷上云：

「服物采章以表貴賤，然異代則改，異域頓殊，一時一地之榮何足爲重。今飾功冒賞，冠多翹翹，藍翎倍價而不可得，貂可續以狗尾，此則將何爲續？當此之時猶復奔競營求，抑知無賊之地固可拗項

自雄，一旦遇賊，懼爲所識，又將拔之唯恐不及乎？」卷下又云：

「軍興以來，州縣官募勇先挑圍隊自衛。比輩近官左右，習於趨踰應對，自矢報効，有似敢死，一旦遇賊，借事先逃，給口便言，官猶信其無貳，此與孫皓左右跳刀大呼決爲陛下死戰，得賜便走者何異。然皓猶出金寶爲賜，不似今日但賞功牌遂欲人致死也。」語涉時事，遂不免稍激昂，却亦有排調之趣。但我更喜歡他別的幾條，意思通達而明淨，如筆談卷上論薄葬云：

「周主郭威遺命紙衣瓦棺以葬，至今要與厚葬者同歸於盡。回人好潔，葬法有衾無衣，有椁無棺，血肉時化入土。余生無益於人，死亦不欲有害於人，安得負土而出之石，掘土數尺，鑿空足容吾身，卽石面大書刻曰栖清山人王侃之藏，死時襚以布衣，納入其中，築土種豆麥如故，但取古人藏其體魄勿使人畏惡之意，雖於禮俗未合，亦非

無所師法也。」又衡言卷三云：

「習俗移人，聰明才智之士苟無定見，鮮不隨風而靡。長樂老歷事四姓，亦以其時不尚氣節，故反以爲榮耳，使其生於南宋，道學中未必無此人也。」此外還有好些好意思，不過引用已多，大有文抄公的嫌疑，所以只好割愛了。就上面所抄的看去，可以知道他思想的大略，這雖然不能說怎麼新奇，却難得那樣清楚，而且還在七八十年前，有地方實在還比現在的人更是明白。現在有誰像他那樣的反對讀經做八股呢？巴山七種隨處多有，薄值可得，大家破工夫一讀，其亦不無小補歟。

（廿三年六月）

五雜組

謝在杭的著作除史艸外我所見的都是日本翻刻本，如五雜組刻於寬文辛丑（一六六一），文海披沙在寬延庚午（一七五〇），塵餘在寬政戊午（一七九八），小草齋詩話則在天保辛卯（一八三一），距寬文時已有百七十年了。小草齋論詩大抵是反鍾譚而崇徐李，我也看不出他的好處來，塵餘全是志異體，所記的無非什麼逆婦變豬之類而已，我買來一讀完全爲的是謝在杭名字的緣故。文海披沙見於四庫存目，焦竑序中云，「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而屬余爲序」，可知當時曾有刊本，而世少流傳，鄭堂讀書記卷五十七所舉亦根據寫本，清季申報館重印則即用日本刻爲底本，其續書目中繆馨仙史提要云：「唯聞先生脫稿後並未問世，繼乃流入東瀛，得壽黎棗，近始重返中華，

然則雞林賈人之購長慶集不得專美於前矣。」恐或有誤。關於此書，四庫提要及讀書記大加輕詆，焦竑陳五昌二序又備極稱揚，其實都要打個折扣，在許多筆記中這原是可讀的一部，不過也並沒有多少獨自的特色，比起五雜俎來就難免要落後塵了。

五雜俎十六卷，前有李本寧序，却沒有年月。原書卷九云，「物作人言，余於文海披沙中詳載之，」今案文海披沙有萬曆辛亥（一六一一）序，則成書當在此後。卷五云，「大同中翰馬呈德其內人孕八歲而生子，以癸卯孕，庚戌免身，子亦不甚大，但髮長尺許，今纔三歲，卽能誦詩書如流，」計其記此文時當在萬曆壬子，但卷三又云，「萬曆辛丑四月望日與崔徵仲孝廉登張秋之戊己山，」則又係隔歲事。大抵在此幾年中陸續所記，而在萬曆末年所編成者歟。全書分五部，凡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物部事部各四卷。其中我覺得最有

意思的乃是物部，物類繁多，易引人注意，隨處隨事可見格物工夫，博識新知固可貴重，即祇平常紀敘，而觀察清楚，文章簡潔，亦復可誦，寫自然事物的小文向來不多，其佳者更難得。英國懷德（Gilbert White）之自然史可謂至矣，舉世無匹，在中國昔日嘗有段柯古的酉陽雜俎，其次則此五雜俎，此二者與懷德書不能比較，但在無鳥之鄉此亦蝙蝠耳。在杭與柯古均好談異，傳說和事實往往混淆，然而亦時好奇喜探索，便能有新意，又善於文字，皆其所長也。五雜俎卷九記海濱異物云：

「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可爲杖。蚶大者如斗，可爲香爐。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濱人習見，不足爲異也。」又記南方蟲蠹云：

「嶺南屋柱多爲蟲蠹，入夜則齧聲刮刮，通夕攪人眠，書籍蟬蛀

尤甚。故其地無百年之室，無五十年之書，而蛇蟲虺蜴縱橫與人雜處，著依稀蠻獠之習矣。」又記小蟲二則云：

「山東草間有小蟲，大僅如沙礫，嚙人痒痛，覓之卽不可得，俗名拏不住，吾閩中亦有之，俗名沒子，蓋烏有之意也，視山東名爲佳矣。」

「浙中郡齋嘗有小蟲，似鱗鱗而小如針尾，好緣紙窗間，能以足敲紙作聲，靜聽之如滴水然，跡之輒躍，此亦焦螟之類與。」案元氏長慶集蟲豸詩之五爲螟子，序云，「螟，蚊類也，其實黑而小，不礙紗縠，夜伏而晝飛，」蓋卽沒子歟，今北平有白蛉亦相類，但白而不黑耳。又續博物志云，「有小蟲至微而響甚，尋之不可見，號竊蟲。」日本亦有之，云似蚘蟲，身短小，灰黃色，頭部較大而顎尤強大，住於人家，以顎摩門窗，發聲沙沙如點茶，故名點茶蟲，又稱洗

亦豆蟲，英國則稱之爲送終蟲(Death-watch)，民間迷信如聞此蟲聲，主有人死亡云。讀在杭小文乃極瀟灑可喜，唯比之焦螟亦未免嗜奇之過，至論命名之有風致則殆無過於日本矣。卷九記燕市食物云：

「余弱冠至燕，市上百無所有，鷄鵝羊豕之外，得一魚以爲稀品矣。越二十年，魚蟹反賤於江南，蛤蜊銀魚，鯉蚶黃甲，鱸鱖滿市。此亦風氣自南而北之證也。」卷十一記青州食物云：

「青州雖爲齊屬，然其氣候大類江南，山饒珍果，海富奇錯。林薄之間，桃李檣梨，柿杏蘋棗，紅白相望，四時不絕。市上魚蟹腥風逆鼻，而土人不知貴重也，有小蟹如彭越狀，人家皆以喂貓鴨，大至蟬蟾黃甲，亦但醃藏臭腐而已。使南方人居之，使山無遺利，水無遺族，其富庶又不知何如也。」又卷九論南人口食云：

「南人口食可謂不擇之甚，嶺南蟻卵蚶蛇皆爲珍膳，水雞蝦蠶其

實一類，閩有龍虱者飛水田中，與灶蟲分毫無別，又有土筍者全類蚯蚓。擴而充之，天下殆無不可食之物。燕齊之人食蠟及蝗。余行部至安丘，一門人家取草蟲有子者燻黃色入饌，余詫之，歸語從吏，云此中珍品也，名蚰子，縉紳中尤雅嗜之，然余終不敢食也。則蠻方有食毛蟲蜜啣者又何足怪。清王侃在江州筆談卷下亦有關於這事的一節話：

「北人笑南人口饑，無論何蟲隨意命名即取嗜之，以余所見，大約閩人尤甚。然天下有肉無毒者無不可食，蟲豸之類蠕然而肥，得脫於人口者，必其種類太少，不足以供大嚼。不然，如九香蟲（案即上文所云龍虱）者，水涸叢聚江石下，洩氣令人掩鼻，入釜中以微火烘之，洩氣既盡，遂覺香美，使人垂涎，舟人以一錢易數十枚呷酒，小兒亦喜食之，其他蜚螻蚱蟻之屬亦皆香美。然則欲不爲人所食，必小

如蚊虻蚋蟪而後可。」「二文皆平正可喜，謝云天下殆無不可食之物，王云天下有肉無毒者無不可食，語益精要，由此言之，口食異同亦殊不足論矣。我們所想知道的是何種蟲豸何法製作是何味道，而此可食及諸不可食的蟲豸其形狀生活爲何，亦所欲知，是卽我們平人的一點知識欲，然而欲求得之蓋大不易，求諸科學則太深，求之文學又常太浮也。此類文藝趣味的自然史或自然史趣味的文集本來就該有些了，現在既不可得，乃於三百年前求之，古人雖賢豈能完全勝此重任哉。我們讀五雜俎，縱百稗而一米，固猶當歡喜贊歎，而况所得亦已不少乎。

（廿三年六月）

百廿蟲吟

百廿蟲吟一卷，道光甲申（一八二四）年刊，平湖錢步曾著，末附諸人和作一卷，凡九十七首。本來咏物之作沒有多大意思，其枯窘一點的題目，往往應用詩鐘的做法，只見其工巧而已，此外一無可取。但是對於這一冊詩我却別有一種愛好：難得這百二十章詩都是咏蟲的，雖然把刺蝟與蝦蟆之流也都歸入蟲豸類裏未免稍雜亂，總之是很不容易的了。其次是他不單是吟咏罷了，還有好些說明，簡單地敘述昆蟲的形狀，而有些蟲又是平常不見著錄的，兒時在鄉間戲弄大抵都見識過，然而爾雅不載，本草不收，有的簡直幾千年來還沒有給他一個正式的姓名。著者自序云：

「盈天地間皆物也，而其至紛積至纖細者莫如昆蟲。有有其名而

罕觀其物者，有有其物而未得其名者，有古之名不合於今者，有今之名不符於古者，有同物而異名者，有同名而異物者，分門別類，考究爲難。暇日無事，偶拈小題，得詩百餘首，補爾雅箋疏之未備，誌齊民要術所難周，蠕動蝨飛，搜羅殆略盡矣。明識雕蟲末技，無當體裁，或亦格物致知之一助云爾。」他的意見我覺得很不錯，格物致知也說得恰好，不比普通道學家的浮詞浪語，所可惜者只是記的太少，若是每種都有註，可以鈔成一卷釋蟲小記，那就大有益於格物之學了。

我這所謂格物可以有好幾種意思，其一是生物的生態之記錄，於學術不無小補，其次是從這些記錄裏看出生物生活的原本，可以做人生問題的參考。平常大家罵人總說禽獸，其實禽獸的行爲無是非善惡之可言，乃是生物本然的生活，人因爲有了理智，根本固然不能違反

生物的原則，却想多少加以節制，這便成了所謂文明，但是一方面也可以更加放縱，利用理智來無理的掩飾，此乃是禽獸所不爲的勾當，例如燒死異端說是救他的靈魂，佔去滿洲說是行王道之類是也。我們觀察生物的生活，拏來與人生比勘，有幾分與生物相同，是必要而健全的，有幾分能夠超出一點，有幾分却是墮落到禽獸以下去了：這樣的時常想想，實在是比講道學還要切實的修身工夫，是有新的道德的意義的事。生物的範圍很廣，無一不可資觀察，但是我彷彿偏重蟲豸者，這大抵由於個人的愛好，別無什麼大的理由。鱗介沉在水底裏，鳥在空中高飛，平常難得遇見，四脚的獸同我們一樣的地上走着，我却有點嫌他們笨重，雖然也有鼫類長的像是一條棒，也有象和麒麟的鼻子獃子那麼出奇的長，然而壓根兒就是那一副結構，到底也變化不到什麼地方去。至於蟲豸便十分複雜了，那些樣子既然希奇古怪，還

有搖身一變以至再變的事情更有西游記的風味，很足以釣住我們非科學家的興趣，再說兒時的經驗裏，因為蟲豸的常見與好玩，相識最多也最長久，到後來仍舊有些情分，至於法勃耳（J. H. Fabre）的十卷昆蟲記所給我們的影響，那或者也是一個頗大的原因，可是如今只好附加在這末後了。

野馬似乎跑得太遠一點了。百廿蟲吟是專咏昆蟲的，想叫他負上邊所說的那種責任當然不大可能，但是注意到這些蟲而且又有這許多，又略有所說明，這是很難得的。講到詩，咏物照例是七律，照例以故典巧搭爲事，如蠅虎頸聯云：百年傲骨教誰弔，終古讒人向此投，是最好的一例，雖然有讀者硃批云「激昂感慨」，却總不能令人感到蠅虎之爲物，只是蠅與虎的二字的搬弄而已。其小註多可喜，有些昆蟲還都未見記載，所以更覺得有意思。如第二十九算命先生云：

「算命先生亦蜘蛛之屬，體圓如豆，足細而長，不能吐絲，好居叢草中及古牆脚下。兒童捕得之，戲摘其足置地上，伸縮踰時方已，謂之算命。俗因名爲算命先生，徧查類書無有載是物者。」又第四十三灰蚱蜢云：

「灰蚱蜢有兩種。一種名春箕，身有斑點，兩股如玳瑁，紅痕殷然，飛可數步。一種名石蟹，純褐色，短小精悍，翼端有刺，善跳躍而不能飛，其生最早，踏青時已有之。」本草綱目雖有灰蚱蜢一項，但語焉不詳，不及此遠甚。所云名春箕的一種，疑是尖頭的，越中有尖頭蛤蚱，綠色亦有灰色者，小兒執其後足下部，以一手撮其尖頭，則顛頓作磬折狀，歌云，「我給你梳頭，你給我舂米」，俗稱之曰春（讀若礫）米郎。第四十六云棺材頭蟋蟀，無小註而只有詩，詞云：

「月額紅鈴幾度猜，頭銜猜不到棺材。未蒙相國圖經載，直訝將

軍輿櫬來。秋草依棲磷影亂，荒墳酬答鬼吟哀。諸君力鬪終何益，願此形模百念灰。此蟲越中多有之，稱棺材頭蚰蚴，形如普通蟋蟀，頭作梅花式，稍前傾，狀醜名惡，見者憎且忌，隨即打殺，亦不知其能鬪否或鳴聲如何也。小兒秋間多捕捉織玩養，無不知棺材頭蚰蚴者，而未見著錄，方旭著蟲蒼其昆蟲一卷雖有二百十九種，范寅著越諺卷中雖錄有牛蜻蛉（俗呼牛唧吟，即油胡盧），亦均未收此蟲。又第四十九賊娘註云：

「蟻娘見吳府志，而蟻字無考。近閱譚子雕蟲一書，載行夜俗呼賊娘，市語謂臭穢之物爲賊東西，故惡而名之。形類蠶蛾而瘦，腹背俱赤，光滑似油染，兩翅能飛，亦不甚遠，喜燈火光，輒夜行。其體甚臭，其屎尤臭，本生草中，八九月入人家，壁間灶下，聚至千百，凡器物着之俱不堪嚮邇。能入蜂匣中食蜜蜂罄盡，養蜂者尤忌之。又賊

娘花生陰濕地，長二尺餘，至秋乃花，花開於頂，似涼傘然，瓣末微捲，有長鬚間之，作深紅色，月餘方萎。俗謂供此花能辟賊娘，然試之亦不甚驗。「關於賊娘，春在堂隨筆卷八有一條考證頗詳，唯此記亦殊有致，末說到賊娘花也有意思，此卽石蒜，日本稱之曰死人花，彼岸花，曼珠沙華，亦不知是何緣故也。第一百七水馬云：

「本草，水黽亦名水馬，長寸許，羣行水上，水涸卽飛去。五雜組，水馬逆流而躍，水日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兒童捕之輒四散奔迸，唯嗜蠅，以髮繫蠅餌之則擒抱不脫。一名寫字蟲，因其急走水面，縱橫如直畫。列子云商虬馳河，蓋謂此也，今我鄉呼爲水蜘蛛者是。又一種枯瘠如柴桿，貿貿然游行水上，若有知若無知，不知何名。」第一百十鰕鱉云：

「水鱉狀略似地鱉，其色青，漸老則變爲黑，四五月間登陸，圻

背化爲蟬。蝦蟹狀如伊威，好寄居長鬚君頰輔間，擁腫如瘤，與水蟹截然二物，前人類書多誤混爲一。」又第百十一水蛆云：

「蟬史載水蛆一名蚩蟲，生積水中，屈伸反覆于水，長二三分，大如針，夏月浮水面化爲蚊。予嘗觀荷花缸中有紅黑二種，尾着於泥，立其身搖曳不休，見人影則縮入泥穴，卽水蛆也。俗呼水蟲爲水蛆，非是。」蟲蒼卷三昆蟲類蝟下引爾雅云，蝟，蠟。疏云，井中小赤蟲也，名蝟，一名蠟，一名蝟，又名子孛。方旭案云：

「其身細如縷，長二三分，灰黑色，亦有紅色者，生汗水中，其性喜浮水，見人則沈入水底。其行一曲一直，以腰爲力，若人無臂狀。水缸內亦有之，又名水蛆，老則化豹脚蚊。一種相似而頭大尾尖者，名缸虎。」此所說較詳細，但與上文蟬史相同也只講到子孛而已，所云在荷花缸中立其身搖曳不休的小紅蟲終於未曾說及。此蟲與

子叉及打拳水蛆（即頭大尾尖者）在荷缸中都很普通，而比較地尤爲兒童所注意，我們如回想兒時事情便可明瞭，錢朋園能夠把他記錄出來。這是我所覺得很可喜的。其他說蝦蟹以及那枯瘠如柴桿的水蟲也都自有見識，只可惜太少罷了。其實這是很難得的，不知道有多少年來中國讀書人的聰明才力都分用在聖道與制藝這兩件物事上面，玩物喪志垂爲重戒，雖然經部的詩與爾雅，醫家的本草，勉強保留一點動植物的考察，却不能漸成爲專門，其平常人染指於此者自然更是寥寥了。錢君既不做箋疏，又不撰譜錄，原只是做咏物詩耳，却加上這好些小記，而且多是別人所未曾說過的事情，那也就大可佩服了。古人評薩坡遺詩云，花朵雖少，俱是薔薇。比擬或少有不倫，正無妨暫且借用耳。

（二十三年七月）

廠甸

琉璃廠是我們很熟的一條街。那裏有好些書店，紙店，賣印章墨合子的店，而且中間東首有信遠齋，專賣蜜餞糖食，那有名的酸梅湯十多年來還未喝過，但是杏脯蜜棗有時却買點來喫，到底不錯。不過這路也實在遠，至少有十里罷，因此我也不常到琉璃廠去，雖說是很熟，也只是一個月一回或三個月兩回而已。然而廠甸又當別論。廠甸云者，陰曆元旦至上元十五日間琉璃廠附近一帶的市集，游人衆多，如南京的夫子廟，吾鄉的大善寺也。南新華街自和平門至琉璃廠中間一段，東西路旁皆書攤，西邊土地祠中亦書攤而較整齊，東邊爲海王村公園，雜售兒童食物玩具，最特殊者有長四五尺之糖胡盧及數十成羣之風車，凡玩廠甸歸之婦孺幾乎人手一串。自琉璃廠中間往南一

段則古玩攤咸在焉，廠東門內有火神廟，爲高級古玩攤書攤所蒼萃，至於琉璃廠則自東至西一如平日，只是各店關門休息五天罷了。廠甸的情形真是五光十色，游人中各色人等都有，擺攤的也種種不同，適應他們的需要，兒歌中說得好：

新年來到，糖瓜祭灶。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老頭子要戴新呢帽，

老婆子要喫大花糕。

至於我呢，我自己只想去看看幾冊破書，所以行踪總只在南新華街的北半截，迤南一帶就不去看，若是火神廟那簡直是十里洋場自然更不敢去一問津了。

說到廠甸，當然要想起舊曆新年來。舊曆新年之爲世詬病也久

矣，維新志士大有滅此朝食之概，鄙見以爲可不必也。問這有多少害處？大抵答語是廢時失業，花錢。其實最享樂舊新年的農工商他們在中國是最勤勉的人，平日不像官吏教員學生有七日一休沐，真是所謂終歲作苦，這時候閒散幾天也不爲過，還有那些小販趁這熱鬧要大做一批生意，那麼正是他們工作最力之時了。過年的消費據人家統計也有多少萬，其中除神馬炮仗等在我看了也覺得有點無謂外，大都是喫的穿的看的玩的東西，一方面需要者願意花這些錢換去快樂，一方面供給者出賣貨物得點利潤，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見得有什麼地方不對。假如說這錢花得冤了，那麼一年裏人要喫一千多頓飯，算是每頓一毛共計大洋百元，結果只做了幾大缸糞，豈不也是冤枉透了麼？飯是活命的，所以大家以爲應該喫，但是生命之外還該有點生趣，這纔覺得生活有意義，小姑娘穿了布衫還要朶花戴戴，老婆子喫了中飯還想買

塊大花糕，就是爲此。舊新年除與正朔不合外別無什麼害處，爲保存萬民一點生趣起見還是應當存留，不妨如從前那樣稱爲春節，民間一切自由，公署與學校都該放假三天以至七天。——話說得太遠了，還是回過來談廠甸買書的事情罷。

廠甸的路還是有那麼遠，但是在半個月中我去了四次，這與玄同半農諸公比較不免是小巫之尤，不過在我總是一年裏的最高紀錄了。二月十四日是舊元旦，下午去看一次，十八十九廿五這三天又去，所走過的只是所謂書攤的東路西路，再加上土地祠，大約每走一轉要花費三小時以上。所得的結果並不很好，原因是近年較大的書店都矜重起來，不來擺攤，攤上書少而價高，像我這樣「爬螺螄船」的漁人無可下網。然而也獲得幾冊小書，覺得聊堪自慰。其一是戴氏注論語二十卷合訂一冊，大約是戴子高送給譚仲修的罷，上邊有「復堂所藏」

及「譚獻」這兩方印。這書擺在東路南頭的一個攤上，我問一位小夥計要多少錢，他一查書後粘著的紙片上所寫「美元」字樣，答說五元。我嫌貴，他說他也覺得有點貴，但是定價要五元。我給了兩元半，他讓到四元半，當時就走散了。後來把這件事告訴玄同，請他去巡閱的時候留心一問，承他買來就送給我，書末寫了一段題跋云：

「民國廿三年二月廿日啓明游舊都廠甸肆，於東莞倫氏之通學齋書攤見此譚仲修丈所藏之戴子高先生論語注，悅之，以告玄同，翌日廿一玄同往游，遂購而奉贈啓明。」跋中廿日實是十九，蓋廿日係我寫信給玄同之日耳。

其二是白華絳柎閣詩十卷，二册一函。此書我已前有，今偶然看見，問其價亦不貴，遂以一元得之。越縵堂詩話的編者雖然曾說：「清季詩家以吾越李蓴客先生爲冠，白華絳柎閣集近百年來無與輩

者，「我於舊詩是門外漢，對於作者自己「夸詡殆絕」的七古更不知道其好處，今買此集亦只是鄉曲之見，詩中多言及故鄉景物殊有意思，如卷二「夏日行柯山裏村」一首云：「溪橋纔度庫篷船，村落陰陰不見天。兩岸屏山濃綠底，家家涼閣聽鳴蟬。」很能寫出山鄉水村的風景，但是不到過的也看不出好來罷。

其三是兩册叢書零種，都是關於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的，即焦循的詩陸氏疏疏，南菁叢刻本，與趙佑的毛詩陸疏校正，聚學軒本。我向來很喜歡陸氏的蟲魚疏，只是難得好本子，所有的就是毛晉的陸疏，廣要和羅振玉的新校正本，而羅本又是不大好看的仿宋排印的，很覺得美中不足。趙本據邵亭書目說牠好，焦本列舉引用書名，其次序又依詩經重排，也有他的特長，不過收在大部叢書中，無從抽取，這回都得到了，正是極不易遇的偶然。翻閱一過，至「流離之子」一條，

趙氏案語中云：「竊以鴟梟自是一物，今俗所謂貓頭鷹，……哺其子既長，母老不能取食以應子求，則挂身樹上，子爭啖之飛去，其頭懸著枝，故字從木上鳥，而梟首之象取之。」貓頭鷹之被誣千餘年矣，近代學者也還承舊說，上文更是疏狀詳明有若目擊，未免可笑。學者箋經非不勤苦，而於格物欠下工夫，往往以耳爲目，趙書成於乾隆末，距今百五十年矣，或者亦不足怪，但不知現在何如，相信梟不食母與鳥不反哺者現在可有多少人。

（廿三年三月）

再論喫茶

郝懿行證俗文一云：

「考茗飲之法始於漢末，而已萌芽於前漢，然其飲法未聞，或曰爲餅咀食之，逮東漢末蜀吳之人始造茗飲。」據世說云，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爲苦，每欲候濛，必云今日有水厄。又洛陽伽藍記說王肅歸魏住洛陽初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後來雖然王肅習於胡俗，至於說茗不中與酪作奴，又因彭城王的嘲戲，「自是朝貴讎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但因此可見六朝時南方喫茶的嗜好很是普遍，而且所喫的分量也很多。到了唐朝統一南北，這個風氣遂大發達，有陸羽盧仝等人可以作證，不過那時的茶大約有

點近於西人所喫的紅茶或咖啡，與後世的清茶相去頗遠。明田藝衡

泉小品云：

「唐人煎茶多用薑鹽，故鴻漸云，初沸水合量，調之以鹽味，薛能詩，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誇。蘇子瞻以爲茶之中等用薑煎信佳，鹽則不可。余則以爲二物皆水厄也，若山居飲水，少下二物以滅嵐氣，或可耳，而有茶則此固無須也。至於今人薦茶類下茶果，此尤近俗，是縱佳者，能損真味，亦宜去之。且下果則必用匙，若金銀大非山居之器，而銅又生腥，皆不可也。若舊稱北人和以酥酪，蜀人入以白土，此皆蠻飲，固不足責。人有以梅花菊花茉莉花薦茶者，雖風韻可賞，亦損茶味，如有佳茶亦無事此。」此言甚爲清茶張目，其所根據蓋在自然一點，如下文卽很明瞭地表示此意：

「茶之團者片者皆出於礮磴之末，旣損真味，復加油垢，卽非佳

品，總不若今之芽茶也，蓋天真者自勝耳。芽茶以火作者爲次，生晒者爲上，亦更近自然，且斷烟火氣耳。」謝肇淛五雜俎十一亦有兩則云：

「古人造茶，多舂令細，末而蒸之，唐詩家僮隔竹敲茶臼是也。至宋始用碾，揉而焙之則自本朝（案明朝）始也。但揉者恐不若細末之耐藏耳。」

「文獻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卽龍團舊法，散者則不蒸而乾之，如今之茶也。始知南渡之後茶漸以不蒸爲貴矣。」清乾隆時茹敦和著越言釋二卷，有撮泡茶一條，撮泡茶者卽葉茶，撮茶葉入蓋碗中而泡之也，其文云：

「詩人茶苦，爾雅苦茶，茶者茶之減筆字前人已言之，今不復贅。茶理精於唐，茶事盛於宋，要無所謂撮泡茶者。今之撮泡茶或不知其

所自，然在宋時有之，且自吾越人始之。案炒青之名已見於陸詩，而放翁安國院試茶之作有曰，我是江南桑苧家，汲泉閒品故園茶，只應碧缶蒼鷹爪，可壓紅囊白雪芽。其自註曰，日鑄以小瓶蠟紙，丹印封之，願渚貯以紅藍縑囊，皆有歲貢。小瓶蠟紙至今猶然，日鑄則越茶矣。不團不餅，而曰炒青曰蒼龍爪，則撮泡茶矣。是撮泡茶者對磴茶言之也。又古者茶必有點。無論其爲磴茶爲撮泡茶，必擇一二佳果點之，謂之點茶。點茶者必於茶器正中處，故又謂之點心。此極是殺風景事，然里俗以此爲恭敬，斷不可少。嶺南人往往用糖梅，吾越則好用紅藍片子，他如蓮葯榛仁，無所不可。其後雜用果色，盈杯溢盞，略以甌茶注之，謂之果子茶，已失點茶之舊矣。漸至盛筵貴客，累果高至尺餘，又復雕鸞刻鳳，綴綠攢紅以爲之飾，一茶之值乃至數金，謂之高茶，可觀而不可食，雖名爲茶，實與茶風馬牛。又有從而反之者，聚諸乾蕪爛

煮之，和以糖蜜，謂之原汁茶，可以食矣，食竟則摩腹而起，蓋療飢之上藥，非止渴之本謀，其於茶亦了無干涉也。他若蓮子茶龍眼茶種種諸名色相沿成故，而種糕餐餅餌皆名之爲茶食，尤爲可笑。由是撮泡之茶遂至爲世詬病，凡事以費錢爲貴耳，雖茶亦然，何必雅人深致哉。又江廣間有礪茶，是薑鹽煎茶遺製，尙存古意，未可與越人之高茶原汁茶同類而並譏之。」王侃著巴山七種，同治乙丑刻，其第五種曰江州筆談，卷上有一則云：

「乾隆嘉慶間宦家宴客，自客至及入席時，以換茶多寡別禮之隆殺。其點茶花果相間，鹽漬蜜漬以不失色香味爲貴，春不尙蘭，秋不尙桂，諸果亦然，大者用片，小者去核，空其中，均以鏤刻爭勝，有若爲釘盤者，皆閨秀事也。茶匙用金銀，托盤或銀或銅，皆鑿細花，髹漆皮盤則描金細花，盤之顏色式樣人人各異，其中托碗處圍圈高起

一分，以約碗底，如托酒盞之護衣碟子。茶每至，主人捧盤遞客，客起接盤自置於几。席罷乃啜葉茶一碗而散，主人不親遞也。今自客至及席罷皆用葉茶，言及換茶人多不解。又今之茶托子絕不見如舟如梧棗鄂者。事物之隨時而變如此。」

予生也晚，已在馬江戰役之後，兒時有所見聞亦已後於栖清山人者將三十年了。但鄉曲之間有時尙存古禮，原汁茶之名雖不曾聽說，高茶則屢見，有時極精巧，多至五七層，狀如浮圖，盞燈草爲欄干，染芝麻砌作種種花樣，中列人物演故事，不過今不以供客，只用作新年祖像前陳設耳。因高茶而聯想到的則有高果，舊日結婚祭祀時必用之，下爲錫碗，其上立竹片，縛諸果高一尺許，大抵用葶薺金橘等物，而令人最不能忘記的却是甘蔗這一種，因爲上邊有「甘蔗菩薩」，以帶皮紅甘蔗削片，略加刻畫，穿插成人物，甚古拙有趣，小時候分得

此菩薩一尊，比有甘蔗喫更喜歡也。蓮子等茶極常見，大概以蓮子爲最普通，杏酪龍眼爲貴，芡栗已平凡。百合與扁豆茶則卑下矣。凡待客以結婚時宴「親送」舅爺爲最隆重，用三道茶，卽杏酪蓮子及葉茶，平常親戚往來則葉茶之外亦設一果子茶，十九皆用蓮子。范寅越諺卷中飲食門下，有茶料一條，註曰，「母以蓮栗棗糖遣出嫁女，名此。」又醜茶一條註曰，「新婦煮蓮栗棗，徧奉夫家戚族尊長卑幼，名此，又謂之喜茶。」此風至今猶存，卽平日往來饋送用提合，亦多以蓮子白糖充數，兒童入書房拜蒙師，以茶盅若干副分裝蓮子白糖爲禮，師照例可全收，似向來醜茶係致敬禮，此所謂茶又卽是果子茶，爲便利計乃用茶料充之，而茶料則以蓮糖爲之代表也。點茶用花今亦有之，唯不用鮮花臨時沖入，改而爲窰，取桂花茉莉珠蘭等和茶葉中，密封待用。果已少用，但尙存橄欖一種，俗稱元寶茶，新年入茶店多飲之。

取利市，色香均不惡，與茶尙不甚相忤，至於蓋片等則未見有人用過。越中有一種茶盅，高約一寸許，口徑二寸，有蓋，與茶杯茶碗茶缸異，蓋專以盛果子茶者，別有舊式者以銀皮爲裏，外面係紅木，近已少見，現所有者大抵皆陶製也。

茶本是樹的葉子，摘來淪汁喝喝，似乎是頗簡單的事，事實却並不然。自吳至南宋將一千年，始由團片而用葉茶，至明大抵不入薑鹽矣，然而點茶下花果，至今不盡改，若又變而爲果羹，則幾乎將與酪競爽了。豈醜茶致敬，以葉茶爲太清淡，改用果餌，茶終非喫不可，抑或留戀於古昔之膏香鹽味，故仍於其中雜投華實，嘗取濃厚的味道乎？均未可知也。南方雖另有果茶，但在茶店憑欄所飲的一碗碗的清茶却是道地的苦茗，卽俗所謂龍井，自農工以至老相公蓋無不如此，而北方民衆多嗜香片，以雙窰爲貴，此則猶有古風存焉。不佞食酪而

亦喫茶，茶常而酪不可常，故酪疏而茶親，唯亦未必平反舊案，主茶而奴酪耳，此二者蓋牛羊與草木之別，人性各有所近，其在不佞則稍喜草木之類也。

（二十三年五月）

附記

大義汪氏大宗祠祭規，嘉慶七年刊，有汪龍莊序，其祭器祭品式一篇中云大廳中堂用水果五碗，註曰高尺三，神座前及大廳東西座各用水果五碗，註曰高一尺。案此卽高果，蕭山風俗蓋與郡城同，但越諺中高果却失載不知何也。

鬼的生長

關於鬼的事情我平常很想知道。知道了有什麼好處呢？那也未必有，大約實在也只是好奇罷了。古人云，唯聖人能知鬼神之情狀，那麼這件事可見不是容易辦到的，自悔少不弄道學，此路已是不通，只好發揮一點考據癖，從古今人的紀錄裏去找尋材料，或者能夠間接的窺見百一亦未可知。但是千百年來已非一日，載籍浩如烟海，門外摸索，不得象尾，而且鬼界的問題似乎也多得很，儘夠研究院裏先生們一生的檢討，我這裏只提出一個題目，即上面所說的鬼之生長，姑且大題小做，略陳管見，俾候明教。

人死後爲鬼，鬼在陰間或其他地方究竟是否一年年的照常生長，這是一個問題。其解決法有二。一是根據我們這種老頑固的無鬼論，

那未免文不對題，而且也太殺風景。其次是普通的有鬼論，有鬼纔有生長與否這問題發生，所以歸根結底解決還只有這唯一一法。然而有鬼雖爲一般信士的定論，而其生長與否却言人人殊，莫宗一是。清紀昀如是我聞卷四云：

「任子田言，其鄉有人夜行，月下見墓道松柏間有兩人並坐，一男子年約十六七，韶秀可愛，一婦人白髮垂項，佝僂攜杖，似七八十以上人，倚肩笑語，意若甚相悅，竊訝何物淫媼，乃與少年兒狎暱，行稍近，冉冉而滅。次日詢是誰家塚，始知某早年夭折，其婦孀守五十餘年，歿而合窆於是也。」照這樣說，鬼是不會生長的，他的容貌年紀便以死的時候爲準。不過仔細想起來，其間有許多不方便的事情，如少夫老妻卽是其一，此外則子老父幼，依照禮法溫清定省所不可廢，爲兒子者實有轔蹶難當之勢，甚可憫也。又如世間法不禁再婚，貧儒

爲宗嗣而續絃，死後便有好幾房扶養的責任，則此老翁亦大可念，再醮婦照俗信應鏹而分之，前夫得此一片老軀，更將何所用之耶。宋邵伯溫聞見錄十八云：

「李夫人生康節公，同墮一死胎，女也。後十餘年，夫人病臥，見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察，庸醫以藥毒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曰，若爲命，何兄獨生？夫人曰，汝死兄獨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餘年，夫人再見女子來泣曰，一爲庸醫所誤，二十年方得受生，與母緣重故相別。又涕泣而去。」曲園先生茶香室三鈔卷八引此文，案語云：

「此事甚異，此女子既在母腹中死，一無知識之血肉耳，乃死後十餘年便能拜能言，豈死後亦如在人間與年俱長乎？」據我看來，准邵氏聞見錄所說，鬼的與年俱長確無疑義。假如照這個說法，紀文達

所記的那年約十六七的男子應該改爲七十幾歲的老翁，這樣一來那篇故事便不成立，因爲七八十以上的翁媪在月下談心，雖然也未免是「馬齒長而童心尚在」，却並不怎麼的可訝了。還有一層，鬼可見人而人不見鬼，最後松柏間相見，翁鬼固然認得媪，但是媪鬼那時如無人再爲介紹，恐怕不容易認識她的五十餘年前的良人了罷。邵紀二說各有短長，我們凡人殊難別擇，大約只好兩存之罷，而鬼在陰間是否也是分道揚鑣，各自去生長或不生長呢，那就不得而知了。鬼不生長說似普通，生長說稍奇，但我却也找到別的材料，可以參證。望杏樓志痛編補一卷，光緒己亥年刊，無錫錢鶴岑著，蓋爲其子杏寶紀念者，正編惜不可得。補編中有亂談日記，紀與其子女筆談，其三子鼎寶生於己卯四旬而殤，四子杏寶生於辛巳十二歲而殤，三女尊貞生於丁亥五日而殤，皆來下壇。記云：

「丙申十二月二十一日晚，杏寶始來。問汝去時十二歲，今身軀加長乎？曰，長。」又云：

「丁酉正月十七日，早起扶乩，則先兄韻笙與閨妹杏寶皆在。問先兄逝世時年方二十七，今五十餘矣，容顏亦老乎？曰，老。已留鬚乎？曰，留。」由此可知鬼之與年俱長，與人無異。又有數節云：

「正月二十九日，問幾歲有知識乎？曰，三歲。問食乳幾年？曰，三年。」（此係問鼎寶。）

「三月二十一日，閨妹到。問有事乎？曰，有喜事。何喜？曰，四月初四日杏寶娶婦。問婦年幾何？曰，十三。問請吾輩喫喜酒乎？曰，不。汝去乎？曰，去。要送賀儀乎？曰，要。問鼎寶娶婦乎？曰，娶。產子女否？曰，二子一女。」

「五月二十九日，問杏兒汝婦山南好否？曰，有喜。蓋已懷孕也。」

喜見於何月？曰，五月。何月當產？曰，七月。因問先兄，人十月而生，鬼皆三月而產乎？曰，是。鬼與人之不同如是，宜女年十一而可嫁也。」

「六月十二日，問次女應科，子女同來幾人？杏兒代答曰，十人。余大驚以爲誤，反覆詰之，答如故。呼閨妹問之，言與杏兒同。問嫁纔五年，何得產許多，豈一年產幾次乎？曰，是。余始知鬼與人迥別，幾與貓犬無異，前聞杏兒娶婦十一歲，以爲無此事，今合而觀之，鬼固不可以人理測也。」

「十九日，問杏兒，壽春叔祖現在否？曰，死。死幾年矣？曰，三年。死後亦用棺木葬乎？曰，用。至此始知鬼亦死，古人謂鬼死曰寢，信有之，蓋陰間所產者卽寢所投也。」以上各節對於鬼之婚喪生死諸事悉有所發明，可爲鬼的生活志之材料，很可珍重。民國二十二

年春游厥旬，於地攤得此冊，白紙木活字，墨筆校正，清雅可喜，崑談日記及補筆最有意思，紀述地下情形頗爲詳細，因慮紙短不及多抄，正編未得到雖亦可惜，但當無崑壇紀事，則價值亦少減耳。吾讀此編，覺得邵氏之說已有副署，然則鬼之生長正亦未可否認歟。

我不信鬼，而喜歡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雖然，我不信人死爲鬼，却相信鬼後有人，我不懂什麼是二氣之良能，但鬼爲生人喜懼願望之投影則當不謬也。陶公千古曠達人，其歸園田居云，「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神釋云，「應盡便須盡，無復更多慮」，在擬挽歌辭中則云，「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陶公於生死豈尙有迷戀，其如此說於文詞上固亦大有情致，但以生前的感覺推想死後况味，正亦人情之常，出於自然者也。常人更執著於生存，對於自己及所親之翳然而滅，不能信亦不願信其滅也；

故種種設想，以爲必繼續存在，其存在之狀況則因人民地方以至各自的好惡而稍稍殊異，無所作爲而自然流露，我們聽人說鬼實卽等於聽其談心矣，蓋有鬼論者憂患的人生之雅片烟，人對於最大的悲哀與恐怖之無可奈何的慰藉，「風流士女可以續未了之緣，壯烈英雄則曰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相信唯物論的便有禍了，如精神倔強的人麻醉藥不靈，只好醒着割肉。關公刮骨固屬英武，然實亦冤苦，非凡人所能堪受，則其乞救於嗎啡者多，無足怪也。乩談日記云；

「八月初一日，野鬼上乩，報萼貞投生。問何日，書七月三十日。問何地，曰，城中。問其姓氏，書不知。親戚骨肉歷久不投生者盡於數月間陸續而去，豈產者獨盛於今年，故盡去充數耶？不可解也。杏兒之後能上乩者僅留萼貞一人，若斯言果確，則扶乩之舉自此止矣。」讀此節不禁黯然。望杏樓志痛編補一卷爲我所讀過的最悲哀的書之一，

每翻閱輒如此想。如有大創痛人，飲嗎啡劑以爲良效，而此劑者乃係家中養糖而成，路人旁觀亦哭笑不得。自己不信有鬼，却喜談鬼，對於舊生活裏的迷信且大有同情焉，此可見不佞之老矣，蓋老朽者有些漸益苛刻，有的亦漸益寬容也。

（廿三年四月）

太監

中國文化的遺產裏有四種特別的東西，很值得注意，照着他們歷史的長短排列起來，其次序爲太監，小脚，八股文，雅片烟。我這裏想要談的就是這第一種。

中國太監起於何時？曲園先生茶香室四鈔卷八有「上古有宦者」一條，結果却是否認，文云：

「明張萱疑耀云，余閱黃帝鍼經，帝與岐伯論人不生鬚者，有宦不生鬚之語，則黃帝時已有宦者。按此論見靈樞經卷十，五音五味篇。……素問靈樞皆託之黃帝，張氏據此爲黃帝時已有宦者之證，余則轉以此語決其非上古之書也。」據說在舜的時代已有五刑，那麼這一類刑餘之人也該有了罷，不過我於史學很是荒疏，有點不大明白，總之

到周朝此輩奄人的存在與活動纔很確實了。德國列希忒(Hans Licht)在所著古希臘的性生活(一九三二英譯本)第二分第七章中講到閹割云：

「此蓋是東方的而非希臘的風俗。據希拉尼科思說，巴比倫人最初閹割童兒。此種凶行由居洛士大王傳入波斯，克什諾芬云。又通行的傳說則謂發明此法者係一女人，其人蓋卽亞敘利亞女王色米拉米思也。」巴比倫盛於唐虞之際，亞敘利亞則在殷初，皆在周以前，中國民族的此種方法究竟是自己發明，還是從西亞學來，現在無從決定，只好存疑，但是在東亞則中國無疑的是首創者與維持者，蓋太監在中國差不多已有三千年的光榮的歷史了也。

太監的用處在古書上曾略有說明，如周禮秋官掌戮下云，「宮者使守內。」鄭玄注：「以其人道絕也。」又後漢書宦者列傳序云：

「周禮……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

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二者所說用意相同。這宮者的職務雖然與上下文的「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等似是同例，實際上却並不然。臉上有金印與門，沒鼻子與關，都無直接的關係，唯獨宮者因其人道絕所以令看守女人，這比請六十歲白鬍子老頭兒當女學校長還要可靠，真可以算是廢物利用的第一良策了。希臘羅馬稱太監曰典牀(βυβηκίης)，亦正是此意。

照周禮看來是必先有宮者而後派他去守內，那麼這宮刑是處罰什麼罪的呢？尚書大傳說：「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揆之原始刑法以牙報牙之例是很有道理的，但畢竟是否如此單純也還是問題，如鼎鼎大名的太史公之下蠶室就全爲的是替李陵辯護，並不由於什麼風化案

件，大約這只是減死一等的刑罰罷了。倒是在明初却還有那種與古義相合的辦法，據蔣一葵堯山堂外紀云：

「洪武間金華張尙禮爲監察御史。一日作宮怨詩云：庭院沈沈晝漏清，閉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却被黃鸝叫一聲。高帝以其能摹寫宮闈心事，下蠶室死。」老實說這詩並不怎麼好，也不見得寫出宮闈心事，平白地按照男女不以義交辦理，可謂冤枉，不過這總可算是意淫之報，有如玉曆鈔傳等書中所說。徐鈞編本事詩卷二載高啓宮女圖一絕句，又引錢謙益語云：

「吳中野史載季迪因此詩得禍，余初以爲無稽，及觀國初昭示諸錄所載李韓公子姪諸小侯爰書及高帝手詔豫章侯罪狀，初無隱避之詞，則知季迪此詩蓋有爲而作，諷諭之詩雖妙絕今古，而因此觸高帝之怒，假手於魏守之獄，亦事理之所有也。」此與張尙禮事正相類，只

是沒有執行宮刑，却借了別的不相干的事處了腰斬，所以與我們現在所說的問題似無直接的關係罷了。

肉刑到了漢朝據說已廢止了，後來的聖主如明高皇帝有時候高興起來雖然也還偶爾把一兩個監察御史去下蠶室，以爲善摹寫宮闈心事者戒，可是到底沒有大批的執行，要想把這些宮者去充內監使用，實在有點供不應求，因此只得另想方法，從新製造了。明朝太監的出產地聽說多在福建，清朝則移到直隸的河間。其製造法未得詳知，偶見報上記載恐亦多道聽塗說，大抵總如巴比倫的閹割童兒罷。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十七云：

「明制，小閹服藥後過堂，令誦二月二十二一句，驗其口吃與否。此五字見李義山集，二月二十二，木蘭開拆初。服藥者，初爲椽人也。事隸兵部。」二月二十二這一句話我想未必一定出於李義山，大約只

因爲有好幾個二字，仿佛是拗口令，可以試驗口齒伶俐與否，但是使我們覺得很有意思的却是事隸兵部這句話。爲什麼小閣過堂是屬於兵部的呢？據魏濟嶠南瑣記（硯雲乙編本）云：

「汪直，藤峽獠，藤峽平後以俘入。初正統間嘗令南方征剿諸峒，幼童十歲以下者勿殺，割去其勢，不死則養之，以備淨身之用。此真所謂刑餘也。」這大約只是偶然一回，未必是成例，恰巧與兵部有點相關，所以抄來做材料，也可以知道奄人的別一來源耳。

云：
順天府志卷十三坊巷志上本司胡同條引明于慎行穀城山房筆塵

「正德中樂長臧賢甚被寵遇，曾給一品服色。相傳教坊司門曾改方向，形家見之曰，此當出玉帶數條。聞者笑之。未幾上有所幸伶兒，入內不便，詔盡宮之，使入爲鐘鼓司官，後皆賜玉。」又沈德符敝帚

齋餘談（硯雲乙編）亦云：

「正德間教坊司改造前門，有過之者詫曰，異哉術士也，此後當出玉帶數條。聞者失笑。未幾上愛小優數人，命閹之，留於鐘鼓司，俄稱上意，俱賞蟒玉。」游龍戲鳳的皇帝偶爾玩一點把戲，原是當然的，水鄉小孩看見螃蟹，心想玩弄，却又有點害怕，末了就把蟹的兩隻大鉗折去了，拏了好玩，差不多是同樣的巧妙的殘酷罷。

太監是一個很有興趣的題目，却有很深長的意義。說國家會亡於太監，在現今覺得這未必確實，但用太監的國家民族難得興盛，這總是可以說的了。西歐各國無用太監者，就是遠東的日本也向來沒有太監，他們不肯殘毀人家的支體以維男女之大防，這一點也即是他們有人情有生意的地方。中國太監制度現在總算廢除了，可是有那麼長的歷史存在，想起來不禁悚然，深恐正如八股雖廢而流澤孔長也。

(廿三年五月)

附記

案茶香室叢鈔卷三有「王振教官出身」一條云：

「國朝黎士宏恕堂筆記云，黃溥今古錄載，永樂末詔取學官考滿乏功績者，審有子女，願自淨身，許入宮中訓女官，時有十餘人，後獨王振官至太監。王振之惡備具史冊，而云出身教官，此事未經聞見，至奉詔以教官淨身供奉內庭，尤從古未有之事。」徐樹丕識小錄亦載此說而未詳備。閹割教官，殆承庭訓，未足爲異。叢鈔又有「宦官八字」一條，引癸辛雜識別集云：

「凡宦官初闈，名曰服藥，則以名字申兵部。看命則看服藥日，可不用始生日時，故常擇善良日時乃腐。」此乃與和尚出家，以此計歲，稱僧臘相同也。

縊女圖考釋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九日有女子李靜淑自縊於北京大學之西齋，越五日世界畫報上登出一張照片來，表示「尙懸窗上時之情景」。我們愚笨的想像，以爲案情發覺之後學校當局以及警察必定先行解救，到了實在沒有希望，這纔辦理檢驗手續，一方面報館報告事實，或者去找到一張相片登入，使我們知道死者在世時是這樣一個人。然而不然。當局讓她直掛在原處一日一夜，而報上來一張圖畫使大家看看當時情景。愚笨的頭腦於是完全失敗，預料固然不對，即想了解此中意義亦復不可得。第一件的理由據說是爲的免避「法律糾紛」。我想既然呈報弔死，那麼豈可不弔在那里，還有一層，假如放了下來居然救活，雖然添一活人，豈不也就少一死人，正如笑話裏的「和尙有了，

我却何在」，如何交代得出去，於是糾紛就起來了。這個解釋勉強敷衍過去，關於第二件却似乎沒有這樣容易解答，須得多費點心去想纔好。

有人說這是尸體賞鑑的一種嗜好。日本人類學民俗學雜誌 *Dojin* 上邊有加賀友子講中國的死刑的一篇文章，說及張大元帥時代到梅蘭芳家裏去敲竹扛而被梟首的某少年，許多人都去看挂在電杆上的頭，末了說這是中國民族的特質，沒有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不過這未必可靠，日本女流的話固然難免有心毀謗，再說這些示衆的事在外國也是普通，在法國戴恩所著英國文學史第三卷第一章講王政復古的地方便會說起，雖然後邊很加上不敬的批評，難怪人家很多說他是落了伍。他說英王復辟之後舊官僚又得勢，種種的殘殺異己，又將叛黨割棺戮尸：

「克林威耳，愛耳敦，勃拉特蕭的腐爛的尸體在夜裏掘了起來，他們的頭掣來插竹竿上豎在議會堂上。貴婦人們都去看這可怕的景象，那良善的伊佛林拍手喝采，廷臣們作歌咏歎。這些人們墮落到如此，見這景象也並不覺得不舒服。視覺與嗅覺不復能幫助人類使他發生嫌惡，他們的感官與他們的心一樣的死了。」

但是這種景象也有人並不以為可嫌惡，因為這有道德的作用，十八世紀時有些作家都如此想，有兒童文學的作者如謝五德太太便很利用絞架為教材。哲木斯在昨日之兒童的書引論中說，他們誠實的相信，惡人的公平而可怕的果報的恐嚇應該與棍子和藥碗天天給孩子們服用，這在現代兒童心理學的泰斗聽了很會感到不安。這恐怕是實在的，但在那時却都深信絞架的價值，所以也不見得一定會錯。現在且舉謝五德太太的大著費厄却耳特家為例，兩個小兒打架，費厄却耳特

先生想起氣是殺人媒的話，便帶領他們往一個地方去，到來看時原來是一座絞架。「架上用了鎖索挂着一個男子的身體，這還沒有落成碎片，雖然已經挂在那里有好幾年了。那身體穿了一件藍衫，一塊絲巾圍着頸子，穿鞋着襪，衣服一切都還完全無缺，但是那尸體的臉是那麼駭人，孩子們一看都不敢看。」這是一個殺人的凶手，絞死了示衆，直到跌落成爲碎片而止。費厄却耳特先生講述他的故事，一陣風吹來搖動絞架上的死人，鐵索悉率作响，孩子們嚇得要死，費厄却耳特先生還要繼續講這故事，於是結果圓滿，兩個小孩跪下禱告，請求改心。

這真是有益於世道人心的話，在中國此刻現在抄來講講，總是有利無損的。不過上面所說的都是罪人示衆，與平常自盡的不同，所以無論怎樣地講得頭頭是道，也總有點兒文不對題。那麼，這還得回過頭來另找例子。吊死的人大約古已有之，而且也一定不少，可是後來膾

炙人口，一直欣賞不厭者似乎又不大多，——多謝讀過唐詩三百首的好處，不久就想出了楊貴妃太真玉環，「宛轉蛾眉馬前死」，正是最好的例子。某文人曾經說過，中國古今文人喜歡弔死人的膀子，這確是實情，冥通幽媾的故事固已汗牛而充棟，即不然也至少要寫些艷詞以表示其「頗涉遐想」之至意。聽說玉環有羅韞流落人間，一千年來直使得老少文人都瞪青了眼睛，哼了多少有趣的詩文，歷代相傳幾乎成爲一種瘡疾。閑言少說，且找證據，一把抓住了疑雨集的著者王次回。他有一篇鄰女哀詞，可以算是承先啓後的大作。序云，「鄰女有自經者，不曉何因，而里媪述其光艷皎潔，閱日不變，且以中夜起自結束，選綵而衣，配花而戴，於綰髻塗妝，膏唇耀首，以至約縑迫襪，皆著意精好，盡態極研，而始畢命馬。」這與十一日報上所載死者「係一時髦女生，貌頗韶秀，衣灰色線呢短袖長旂袍，外罩淡黃色絨線馬褂，

形狀並不可怕，舌頭亦未露出，「差不多是同一情調。至於詩句尤多妙語，如起四語云，「明姿靚服嚴妝乍，垂手亭亭儼圖畫，女伴當窗喚不應，還疑背面鞦韆下，」就是很好的縊女圖題辭。再云，「素頸何曾著嚙痕，卻教反縛同心結，」又云，「千春不改凝酥面，媚眼微媚若流盼，」則大弔其膀子。復云，「當時犀麤定沈埋，繡韞何人拾馬嵬，乞取卿家通替樣，許盛銀液看千回，」既顯然表出楊太真的聯想，又想學寄奴後人的樣，主意十分鮮明了。據南史，殷淑儀死後，宋孝武時常想念，近爲通替棺，欲見則引替賂尸，如此積日，形色不異。王次回以爲棺中該加水銀，史上雖無明文，亦屬自有見地。其實可惜的還是當時沒有泰西照相法，不然只須一張乾片了事，用不着這些麻煩了。

我們靠了徐電發本事詩的幫助，得讀王次回的詩，得知尸體賞鑑

的意義，這是很可感謝的。但是我們畢竟是凡人，受教之後再去想想看看，也總不感到什麼興趣。再想那李姓女子，生前認識了一個男人，旋被遺棄，家裏又很頑固，迫得上吊畢命，遺言只願穿上紅袍，死後挂上一天一夜，殮時據報載家裏也沒有人到，只派兩個聽差來，這也就夠悽慘了。不幸的人，我們對於她不能有什麼一點供養，只希望她的苦辛屈辱就此完畢，早早入土爲安，身滅名沒，歸於空虛，不要再被人說及以至想起。何苦來再留下一張懸於窗上的照片供千百人的隨喜賞玩，此雖或有愜於文人畫家之雅鑒，吾們凡人乃終不能解也。審如是也，吾之考釋又豈靠得住乎。

（廿二年十月二十日）

姑惡詩話

小時候常聽見姑惡叫聲，大抵在黃昏陰雨時，聲甚凄苦，却總不知道她是什麼形狀。近日閱西青散記，卷二有這樣的一節文章：

「段玉函自橫山喚渡，過樊川，聞姑惡聲，入破菴，無僧，累磚坐佛龕前，俯首枕雙膝聽之，天且晚，題詩龕壁而去。姑惡者，野鳥也，色純黑，似鴉而小，長頸短尾，足高，巢水旁密篠間，三月末始鳴，鳴自呼，凄急。俗言此鳥不孝婦所化，天使乏食，哀鳴見血，乃得曲蠶水蟲食之。鳴常徹夜，烟雨中聲尤慘也。詩云，樊川塘外一溪烟，姑惡新聲最可憐，客裏任他春自去，陰晴休問落花天。」

本草綱目中說，「今之苦鳥，大如鳩，黑色，以四月鳴，其鳴曰苦苦，又名姑惡，人多惡之，俗以爲婦被其姑苦死所化，頗與伯奇之

說相近。在鳥的故事中有一篇湖南傳說，說童養媳爲姑所苦，「跑入塘內，變了一種黑色水鳧般的小鳥，我們叫她苦娃子。」又江西稱苦哇鳥，據說有不孝婦以大蚯蚓代鯀魚給盲目的老姑吃，被丈夫覆在空禾桶裏，過了七日變成一雙禾鷄飛去，啼曰苦哇。「以後她祇在半夜三更的水田裏淒聲哀號，直到她眼中叫出血來，才有一條蚯蚓出來給她果腹。」這樣看來，姑惡的形狀大概已可知道，是一種黑色似鳩的水鳥，雖然是否卽是伯勞還是疑問。普通說這是婦被姑虐死，但也說是不孝婦，據西青散記及鳥的故事所說，可知江蘇江西卽係同一傳說也。

光緒戊寅侯官觀類道人集錄禽言爲小演雅三卷，姑惡項下錄詩十數首。其最早者爲蘇軾五禽言云：

「姑惡，姑惡。」

姑不惡，妾命薄。

君不見，東海孝婦死作三年乾，

不如廣漢龐姑去卻還。」

原註，「姑惡，水鳥也，俗云婦以姑虐死，故其聲云。」次爲范成大姑惡詩，序曰：

「姑惡，水禽，以其聲得名，世傳姑虐其婦，婦死所化。東坡詩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此句可以泣鬼神。余行若響，始聞其聲，晝夜哀厲不絕。客有惡之以爲此必子婦之不孝者，余爲後姑惡詩曰：

姑惡婦所云，恐是婦偏辭。

姑言婦惡定有之，

婦言姑惡未可知。

姑不惡，婦不死。

與人作婦亦大難，已死人言尙如此。」

陸游夜聞姑惡詩，雖非禽言而意特悲涼，其詞曰：

「湖橋東西斜月明，高城漏鼓傳三更，

釣船夜過掠沙際，蒲葦蕭蕭姑惡聲。

湖橋南北烟雨昏，兩岸人家早閉門，

不知姑惡何所恨，時時一聲能斷魂。

天地大矣汝至微，滄波本自無危機，

秋菰有米亦可飽，哀哀如此將安歸。」

提到放翁，總容易叫人想起沈園的事情來。毛晉題所刻放翁題跋後云：

「余於渭南縣伯諸書，已七跋矣，又復何言，但其詠釵頭鳳一事，

孝義兼摯，更有一種啼笑不敢之情，溢於筆墨之外，故併記之。案放

翁初娶唐氏，閔之女也，伉儷相得，弗得於姑，出之，未忍絕，爲別館往焉，姑知而掩之，遂絕。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於春日出遊，相遇禹蹟寺南之沈氏園，放翁悵然賦一調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令人不能讀竟。」

據齊東野語卷一所記，這是在紹興乙亥（一一五五），放翁三十二歲，到了慶元己未（一一九九），那時放翁已經七十六歲了，又有題沈園的兩絕句。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

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絲，

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踪一泫然。」

這兩首詩收在曾國藩的十八家詩鈔裏，雖然五十六個字沒有得到一個圈，我却以爲這可以見放翁的真性情，很使人感動。清道光時周晉鏞著越中懷古百詠，其沈園一律末聯云，「寺橋春水流如故，我亦踟躕立晚風。」沈園不知早到那里去了，現在只剩了一片菜園，禹跡寺還留下一塊大匾，題曰古禹蹟寺。裏邊只有瓦礫草萊，兩株大樹。但是橋還存在，雖是四十年前新修的圓洞石橋，大約還是舊址，題曰春波橋，卽用放翁詩句的典故，民間通稱羅漢橋，是時常上下的船步，船「頭腦」湯小毛氏卽住在橋側北岸，正與沈園相對。越城東南一隅原也有不少古跡，怪山，唐玉潛墓，季彭山故里，王玄趾投水的柳橋，但最令人惆悵者莫過於沈園遺址。因爲有些事情或是悲苦或是壯烈，還不十分難過，唯獨這種啼笑不敢之情，深微幽鬱，好像有蟲在心裏蛙似

的，最難爲懷，數百年後，登石橋，坐石闌上，倚天燈柱，望沈園牆北臨河的蘆荻蕭蕭，猶爲悵然，——是的，這裏悵然二字用得正好，我們平常大約有點濫用，多沒有那樣的切貼了。

照我們看來，宋詩人對於姑惡的話都說得不壞，東坡石湖能體察人情，一面却也不敢衝撞禮教，所以有那一套敦厚溫柔的氣味，放翁恐怕因爲有沈園的事，故不好來做正面的文章，然而那樣地做却似乎更有幽怨之意了。明清以來作者，據小演雅所錄，就有七八個，可是不知怎的簡直有點不行，他們彷彿比宋人還要是宋朝的，這就是說道學氣之重。如李夢陽詩云：

「姑惡，姑惡，

小姑刺齷姑不樂。

新婦早煮餛，

低聲奉小姑。」

又張瑄詩云：

「姑惡，姑惡，

新婦何曾自認錯，

人家有姑無此惡。

姑生女，作人婦，

姑不惡，婦則樂。」

又梁佩蘭詩云：

「姑惡，姑惡，

新婦不得姑樂。

姑惡猶可，

小姑詠我。」

觀頹道人詩云：

「苦苦苦，

堂上姑，吃婦乳，

小姑終日聲如虎。」

查慎行詩云：

「野有慈姑，其葉沃若。

孝婦之口，忍云姑惡。」

劉逢升詩云：

「姑惡，姑惡，

姑有何惡兒婦薄。

婦之惡兮姑忘却，

姑之惡兮婦言作。

東鄰乳姑暮復朝，

西家灶爇婆餅焦。

反汝長舌稱姑賢，

子爲父隱理當然。」

李聯琇詩云：

「姑惡姑惡，姑蒙惡名，

匪姑虐婦，自戕厥生。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臣罪當誅，天王聖明。」

這頭幾個人都說姑並不惡，或者只是小姑不好罷，到了末後兩位則大放厥辭，簡直不知說的什麼了。本來禽言之類是做不好的，要切定題字，上焉者只是借題發揮，否則賦得枯窘題罷了。姑惡題目牽涉到倫

常，無論如何做法總不能不說到這上頭去，這就給了詩人們一個難題，不但要考文章的優劣，而且也考出他們思想的明暗，性情的厚薄來。在這里，明清的考生似乎都難免考了丁戊；這雖然是句遊戲話，但想起來却也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不失先生來索稿，別無可貢獻，只得以此塞責。正閱陶及申筠文選，題五陵氏游記中云，五陵「好聽禽，爲禽言多至八十首，」惜在康熙時已經「會稽人多不識」，予生也晚，更無從得見此禽言大全了，想起來實在可惜。二十七日附記。

畫蛇閒話

困學紀聞卷十八云：「朱新仲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凜然義動單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閻若璩註，「後漢書南匈奴傳，呼韓邪死，前閼氏子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其俗。」何焯註，「昭君只當惜其淪落，無容更求備也，欲論高而至不近情，文章所戒。」又云，「新仲不知後漢書中本有求歸事，未深諒其曲折，豈不蒙冤哉。」何義門評注多盛氣凌人，有時亦不免如全謝山所說露出批尾家當，俞理初更斥之爲用批時文法批書，但是這裏的批語，特別是頭一條，却很有情理。大抵深寧本不長於詩，又受了宋朝河南派的習氣，喜歡說理論事一類的詩，故其評詩一卷中所標舉的佳句難免多如何云「以詩論總不佳」，朱新仲亦正其一

例。三箋中程易田却強爲之辯云，「新仲詩正是藍本後漢書，觀詩中一肯字，言勅令從俗卽肯隨之也。」但是我們觀詩中當時若求歸五字又不知出此四字，却正與後漢書昭君上書求歸六字相抵觸，何也？惜不能起程君於九原而問之也。

鶴林玉露卷十二云：「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我去查四部叢刊本朱文公文集，在第五卷裏查着，題曰「宿梅溪胡氏客館觀壁間題詩自警二絕」，其詩云：

貪生莖豆不知羞，覩面重來躡俊游，莫向清流浣衣袂，恐君衣袂
澹清流。

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接着又是一首七絕，題曰「擇之所和生字韻語極警切次韻謝之兼呈伯崇」，其詩云：

不是譏訶語太輕，題詩只要警流情，煩君屬和增危惕，虎尾春冰寄此生。

抄完這三首詩，我坐着想了許久，這是什麼詩？是聖賢之詩乎，詩人之詩乎？鶴林玉露卷六云，「胡澹菴上章荐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則文公自承不是詩人，且詩人之風必當敦厚溫柔，而此則否，其非詩人之詩明矣。然則其聖賢之詩乎？其或然也，予所不能知矣。我所覺得奇怪者，只在胡澹菴因請斬秦檜而被貶十年之後，在席間留戀一歌妓的笑靨，便被

狗血噴頭的痛罵，而罵的詩又傳爲美談。王漁洋在萬首絕句選凡例中說唐人詩有最可笑者，下斷語云，「當日如何下筆，後世如何竟傳，殆不可曉。」予於此亦云。

癸巳存稿卷十二云：「秦觀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王銍默記以爲其言如此，必不能至西方淨土，其論甚可憎也。宋陽穀周文璞有浪淘沙云，鵝黃雪白一醒然，一事最奇君聽取，明日新年。張雨貞居詞和之云，自家天地一陶然，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張又有早春怨云，半剔銀缸，片時春夢，過了元宵。其閒適之意，真淨土也。侯鯖錄，東坡舉一鬼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撥紫蘿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言此必子建太白鬼。亦秦詞流亞。張輯謁金門云，樓外垂楊如此碧，問春來幾日。吳琚浪淘沙云，幾日不來春便老，開盡桃花。又云，時有入簾雙燕子，

明日清明。朱敦儒好事近云，經過子陵灘畔，得梅花消息。又云，長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蓋流連光景，人情所不能無，其託言不知，意本深曲耳。」俞理初的確可以說是嘉道時豪傑之士，其癸巳存稿類稿都值得閱讀，關於宗教的好些研究固可佩服，見識思想之寬博尤可禮讚，這一節裏略見一斑，甚可惜也一語說得極妙，我於此忽然貫通覺得上邊所舉兩位朱先生的詩與其態度均可以此語包括之。大抵言文學者多喜載道主義，又不能虛心體察，以至物理人情都不了解，只會閉目誦經，張目罵賊，以爲衛道，亦復可笑也。欲言文學須知人生，而人生亦原以動物生活爲基本，故如不於生物學文化史的常識上建築起人生觀，則其意見易流於一偏，而與載道說必相近矣。此事即在科學教育發達的現在猶未易言，然則對於六七百年前的宋人亦可不必過於責備了罷。

（二十二年十月）

論妬婦

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三有妬非女人惡德論，見識明達，其首節云：
「妬在士君子爲惡德，謂女人妬爲惡德者非通論也。古見官文書者，宋明帝以湖孰令袁愔妻妬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又以公主多妬，使人代江綬撰辭婚表，見宋書后妃傳。有云，姆嬭爭媚，相勸以嚴，妮媪競前，相諂以急。聲影才聞，少婢奔迸，裾袂向席，老醜叢來。」到底六朝人有風致，這些描寫都很妙，唐人所著黑心符專講怕老婆的，或者可以相比。我在這裏不禁想到世上所稱的妬婦之威實在只是懼內之一面，原來並不是兩件事情。明謝肇淛著五雜俎卷八有好些條都是論妬婦的，其一云：

「妬婦相守，似是宿冤。世有勇足以馭三軍而威不行於閨房，智

足以周六合而術不運於紅粉，俛首低眉，甘爲之下，或含憤茹歎，莫可誰何。此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謝氏的意思大約與魏元孝友彷彿，以爲一夫多妻是天經地義，假如「舉朝既是無妾，天下殆將一妻」，那就太不成話了，然而沒有辦法，其原因只是怕耳。平常既是怕了，到了這最有利害關係的問題上，一方面自然更是嚴急，一方面也就更弄不好，又怕又霸，往往鬧得很糟。五雜俎又有一條云：

「人有爲妬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無節，得一嚴婦約束之，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有曰，到老方知妬婦功。坐客不能難也。余笑謂之曰，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護柵欄，唯恐豺狸盜而噉之，此豈真愛其命哉，欲充己口腹耳，爲畜者但知人之愛己而不知人之自爲也。妬婦得無似之乎。衆乃大笑。」妬非女人惡德論中亦有類似的一節云：

「韓非子內儲說六微二云，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意林，典論云，上洛都尉王玉以功封侯，其妻泣於內，恐富貴更娶妻妾。三國志袁紹傳注魚豢典略亦同。此其夫必素佻達者。」這兩則都寫得很幽默又很痛快，但比較起來，富買妾貴易妻的行爲至少總是佻達，而合理的充口腹却還是人情耳。俞正燮論定之曰，妬者婦人之常情，正是明言。但明遺民徐樹丕說得更妙，見所著識小錄卷一，題曰戲柬客，原文云：

「有客與細君反目，戲柬貽之。——婦人不妬，百不得一，然而誠大難事。試作平等心論之，不妬婦人正與亡八對境。有一男子於此，帷薄微汙，相與詆呵斥辱，去之唯恐不遠。有一婦人於此，小星當戶，相與歎羨稱揚，不啻奇珍異瑞。豈思欲惡愛憎，男女未嘗不同，何至寬嚴相反若是，恐周姥設律定不爾爾也。——投筆爲之大噓。」活埋

菴道人是三百年前人物，乃有此等見識，較俞氏尤爲徹透，可謂難得矣，卽如今智識界的權威輩亦豈能及，此輩蓋只能說說投機話耳，其佻達故無異於老祖宗也。

論泄氣

俞曲園先生茶香室三鈔卷六論大小便及泄氣一條中引明李日華

硯齋三筆云：

「李赤肚禁人泄氣，遇腹中發動，用意堅忍，甚有十日半月不容走泄，久之則氣亦靜定，不妄動矣。此氣乃穀神所生，與我真氣相爲聯屬，留之則真氣得其協佐而日壯，輕泄之，真氣亦將隨之而走。」後又加案語頗爲幽默：「案東山經云，泚水多𩺰魚，食之不糲。糲卽屁字。玉篇尸部，屁泄氣也，米部，糲失氣也，二字音近義同。然則如此魚者，殆亦延年之良藥耶？」

中國的修道的人很像是極吝嗇的守財奴，什麼一點東西都不肯拏出去，至於可以拏進來的自然更是無所不要了。大抵野蠻人對於人身

看得很是神祕，所以有吃人種種禮俗，取敵人的心肝腦髓做醒酒湯吃，就能把他的勇氣增加在自己的上面。後代的醫藥裏還保留着不少的遺跡，一方面有孝子的割股，一方面有方書上的天靈蓋紫河車，紅鉛秋石，人中白人中黃，至今大約還很有人愛用，只是下氣通這一件因爲無可把握，未曾被收入藥籠中，想起來未始不是一樁恨事。唯一的方法只有不讓他放出去，留他在腹中協佐真氣，大有補劑的効力，這與修道的嘔自己的吐沫似是同樣的手段，不過更是奇妙，却也更爲難能罷了。

在某種時地泄氣算是失儀。史夢蘭的異號類編卷七引樂善錄云：「邵篋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邵高鼻圈鬚髮，王景亮目爲泄氣師子，」記得孫中山先生說中國人的壞脾氣，也有兩句云：「隨意吐痰，自由放屁。」由此看來，在禮儀上這泄氣的確是一種過失，不必說在修道

求仙上是一個大障礙了。但是，仔細一想，這種過失却也情有可原，因為這實在是一種毛病。吐痰放屁，與嘔吐遺矢溺原是一樣的現象，不過後者多在倒醉或驚惶昏瞶中發現，而前者則在尋常清醒時，所以其一常被寬假為病態，其他却被指斥為惡相了。其實一個人整天到晚咯咯的吐痰，假如不真是十足好事去故意訓練成這一套本領，那麼其原因一定是實在有些痰，其為呼吸系統的毛病無疑，同樣的可以知道多泄氣者亦未必出於自願，只因消化系統稍有障害，腹中發生這些氣體，必須求一出路耳。上邊所說的無論那一項，失態固然都是失態，但論其原因可以說是由於衛生狀況之不良，而不知禮不知清潔還在其次。那麼歸根結底神仙家言仍是不可厚非，泄氣不能成爲仙人，也就不能成爲健全國民，不健全即病也。病固可原諒，然而不能長生必矣。

中國人許多缺點的原因都是病。如懶惰，浮囂，狡猾，虛偽，投

機，喜刺激麻醉，不負責任，都是因為虛弱之故，沒有力氣，神經衰弱，爲善爲惡均力不從心；故至於此，原不止放屁一事爲然也。世有醫國手不知對於此事有何高見與良方，若敵人則對於醫方別無心得，亦併無何種弟子可以負責介紹耳。

論伊川說詩

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九有一節云：

「歐公寄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伊川云，夙興趨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夫詩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誠敬亦已甚矣。」周亮工因樹屋書影卷三也有一節云：

「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此等議論煞是可笑，與其爲此等論，不如並此詞不入目，卽入目亦置若不見。」碰巧這兩件故事都是小程先生的，如今抄在一起好像有點故意和他老人家爲難，其實全是偶然，不過拿來當做載道派的文學批評的實例罷了。舒白香在遊山日記卷六中有一段文章很挖苦這派的人，今摘抄其一部分：

「周濂溪，亦大儒也，宜朝朝體認經疏，代聖立言，講之作之，津津而說之，那得閒情著愛蓮之說，留心小草，庸人必譏其玩物喪志。

陶淵明，古豪傑也，家貧妻子餓，不爲祿仕，已近乎骨肉無情，尤甚者飢至乞食，叩門無辭，但期冥報，庸人必譏其迂誕無恥。所交亦不過劉逸民周續之一二無志於功名之士，甚至入白蓮之社，與惠遠談空說有，庸人又譏其攻乎異端，近乎邪教，宜乎其不貴達也。」

舒白的話說得很暢快，不過平心論之載道派的人也未始沒有可原諒處，王若虛所云誠敬二字倒很切貼，這差不多把他們的短長都包括在內了。載道派的意見根本是唯心的，他們以爲治國平天下全在正心誠意，平常靜坐深思，或拱手講學，或執筆爲文，所想所說所寫應該無一不是聖道，其効能使國家自治天下自平，蓋神祕不亞於金剛法會焉。此種教徒的熱忱自可佩服，但除此以外殊無用處，以此弄政治則

誤國，以此談文學亦未免貽譏。有兔爰爰，雉羅於羅云云，感傷身世，可謂至矣，現今的人讀了更有同情，在載道派則恐要一則指摘其不能積極地引導革命，次則非難其消極地鼓吹厭世，終則或又申斥其在亂世而顧視雉兔加以歌咏也，此在伊川之徒或亦自成一家言，但講道學可而說詩則不可耳。

苦茶庵小文

一 小引

語堂索稿，不給又不可，給又沒有東西。近幾年來自己檢察，究竟所知何事，結果如理故紙，百之九十九均已送入字紙簍中，所餘真真無幾矣。將此千百分中殘餘的一二寫成文章，雖然自信較爲可靠，但干枯的木材與古拙的手法，送出去亦難入時眼也。吾輩作文還是落伍的手工藝，找到素材，一鉤一鉤的自費時光，真是事倍功半，欲速不能，即使接到好些定單，亦不能趕早交貨，竊思此事如能改爲機器工業，便不難大量生產，豈不甚妙，而惜乎其不能也。不得已，只好抄集舊作以應酬語堂，得小文九篇。不稱之曰小品文者，因此與佛經不同，本無大品文故。鄙意以爲吾輩所寫者便卽是文，與韓愈的論疏及

蘇軾的題跋全是一類，不過韓作適長而惡，蘇作亦適短而美，我們的則臨時看寫得如何耳。清朝士大夫大抵都討厭明末言志派的文學，只看四庫書目提要罵人常說不脫明朝小品惡習，就可知道，這個影響很大，至今耳食之徒還以小品文爲玩物喪志，蓋他們仍服膺文以載道者也。今所抄文均甚短，故曰小文，言文之短小者爾，此只關係篇幅，非別有此一種文也。廿三年四月十八日。

二 春在堂所藏苦雨齋尺牘跋三則

平伯出示一冊，皆是不佞所寄小簡，旣出意外，而平伯又囑題詞，則更出其表矣。假如平伯早說一聲，或多寫一張六行書裱入亦無不可，今須題冊上，乃未免稍爲難耳。不得已姑書此數語，且以塞責，總當作題過了也。十八年四月四日，豈明。

平伯來信說將裱第二冊賬簿，併責寫前所應允之六行書，此題目

大難，令我苦思五日無法解答，其癥結蓋在去年四月四日不該無端地許下了一筆債，至今無從躲賴，但這回不再預約，便無妨礙了。至於平伯要裱這本賬簿，則不佞固別無反對也。十九年九月十五日晨於燬藥廬，豈明

不知何年何月寫了這些紙，平伯又要裱成一冊賬簿，隨手塗抹，殃及裝池，其可三乎。因新製六行書，平伯責令寫一張裱入，亦舊債也，無可抵賴。但我想古槐書屋尺牘之整理蓋亦不可緩矣。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於苦茶庵，尊。

三 與某君書

手教敬悉。承惠賜貴刊及刊物，至感，愧無木瓜以奉報瓊瑤耳。天馬書店詳細未知，因有浙五中舊生在內，命自選一集，故以知堂文集予之，原來只是炒冷飯，亦無甚意思也。貴處承允出板，久所欣感，

唯苦於寫不出東西，無可報命，冷飯又豈可多炒，此想均在鑒察中也。×××君言論不甚入時，取憎於青年新人，亦是當然，竊意以爲在不投機不唱虛僞高調之點或不無可取，故鄙人覺得不必過於責備，況卽×君之低調鄙人也唱不出耶？妄言聊申鄙懷耳，希勿見責。平津不知究竟危險否，此似亦非吾輩臆測所能知，恐只能聽訓而已，無地可遷，姑且安之。匆匆奉覆，順頌近安。作人啓，四月七日，（二十二年）案敝信向不留稿，篋底忽得此紙，乃係寫錯重改者，故抄存之。

四 題魏慰農先生家書後

昨日建功過訪，以其大父慰農先生家書一卷見示，併屬題跋，余不能書而欣然應之。何也？父祖賢慈，人生最大幸福，建功能得之，此大可賀也。爲父或祖者盡瘁以教養子孫而不責其返報，但冀其歷代益以聰強耳，此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然而在祖宗崇拜之民族間

蓋戛戛乎其難之矣。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作人識於北平苦茶庵。

五 題永明三年塲拓本

此南朝物也，乃於後門橋畔店頭得之，亦奇遇也。南齊有國纒廿餘年，遺物故不甚多。余前在越曾手拓妙相寺維衛尊象銘，今復得此塲，皆永明年間物，而字跡亦略相近，至可寶愛。大沼枕山句曰，一種風流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此意余甚喜之。古人不可見，尙得見此古物，亦大幸矣。民國廿二年重五日，知堂題記於北平苦雨齋。

六 廢名所藏苦雨齋尺牘跋

廢名藏不佞所寄小簡積數十通，裱爲一巨冊，令題記之。冊成而廢名歸黃梅去，遂閣置蕭齋中，喜暫得偷懶，待廢名來催時再題未晚也。唯題亦無甚話可說，只是有一件事想提出異議，廢名題跋中推重太過，竊意過譽亦是失實耳。雨後新涼，偶記此語，乃併不待廢名之

催而寫了矣。廿二年七月廿五日於北平苦雨齋，知堂。

七 爲半農題攢跽圖

案角觥蓋古已有之，唯攢跽與角觥異同若何，則非余所能言也。半農於荒攤得此卷，命題記之，余但知所畫爲攢跽圖，有十六清朝人正在演技，想見當時有此風俗，如見古代胡服習射景象也。卷用土黃布爲之，著筆設色皆極素樸，絕非廊廟間物，半農謂當係打拳賣藥者流所張貼者，是或然歟，此則更令余覺得大有意思者也。聞今國術館中亦有攢跽一科，然則此又未必限於民間矣。民國廿二年八月四日，知堂題於北平市。

八 書贈陶緝民君

繞門山在東郭門外十里，係石宕舊址，水石奇峭，與吼山彷彿。陶心雲先生修治之，稱曰東湖，設通藝學堂，民國前八年甲辰秋余承

命教英文，寄居兩閱月，得盡覽諸勝，曾作小詩數首記之，今稿悉不存，但記數語曰，岩鶴翻晚風，池魚躍清響，又曰，蕭蕭數日雨，開落白芙蓉。忽忽三十年，懷念陳迹，有如夢寐，書此數行以贈緝民兄，想當同有今昔之感也。廿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北平，周作人。

九 羅黑子手札跋

光緒末年余寓居東京湯島，龔君未生時來過訪，輒談老和尚及羅象陶事。曼殊曾隨未生來，枯坐一刻而別，黑子時讀書築地立教大學，及戊申余入學則黑子已轉學他校，終未相見。倏忽二十餘年，三君先後化去，今日披覽冶公所藏黑子手札，不禁憮然有今昔之感。黑子努力革命，而終乃烏盡弓藏以死，尤爲可悲，宜冶公兼士念之不忘也，民國廿三年三月十日，作人識於北平。

後記

夜讀抄一卷，凡本文二十六篇，雜文十一篇，共計三十七篇，其中除三篇外均係去年七月以後一年中的作品。這些文章從表面看來或者與十年前的略有不同，但實在我的態度還與寫自己的園地時差不多是一樣。我仍舊不覺得文字與人心世道有什麼相關。「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經典，可以千百年來當人類的教訓的，只有紀載生物的生活現象的 *Biologie* 纔可供我們參考，定人類行爲的標準。」這是民國八年我在每週評論上說過的話，至今我還是這樣的想。

近來常有朋友好意的來責備我消極，我自己不肯承認，總復信說明一番。手頭留有兩封底本，抄錄於後，以作一例：

「承賜清華特刊，謝謝。關於××一文聞曾付××而未能刊出，

頃見華北文藝週刊上×君之文，亦云××不用，然則如不佞之做不出文章，亦未始非塞翁之一得也。尊集序文容略緩即寫，大抵敝文以不切題爲宗旨，意在借機會說點自己的閑話，故當如命不瞎恭維，但亦便不能如命痛罵矣。四月廿三日。〔與紙君〕

「惠函誦悉。尊意甚是，唯不佞亦但贊成而難隨從耳。自己覺得文士早已歇業了，現在如要分類，找一個冠冕的名稱，仿佛可以稱作愛智者，此只是說對於天地萬物尚有些興趣，想要知道他的一點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給。此或者亦正合於聖人的戒之在得的一句話罷。不佞自審日常行動與許多人一樣，並不消極，只是相信空言無補，故少說話耳。大約長沮桀溺輩亦是如此，他們仍在耕田，與孔仲尼不同者祇是不講學，其與仲尼之同爲儒家蓋無疑也，匆匆。六月十日，」〔與侵君〕

這些話其實也就是說了好玩罷了。去年半年裏寫了八篇固然不算多，今年半年裏寫了一十六篇總不算很少了。在我職業外的文字還亂寫了這好些，豈不就以證明不消極了麼？然而不然。有些人要說的還是說。說我寫的還不夠多，我可以請求他們原諒，等候我再寫下去，但是假如以為文章與人心世道無關，雖寫也是消極，雖多也是無益，那麼我簡直沒有辦法，只有承認我錯，因為是隔教，——這次我寫了這些文章想起來其實很不上算，挨咒罵還在其次。我所說的話常常是關於一種書的。據說，看人最好去看他的書房，而把書房給人看的也就多有被看去真相的危險。亂七八遭的舉出些書籍，這又多是時賢所不看的，豈不是自具了沒落的供狀？不過話說了回來，如我來鼓吹休明，大談其自己所不大了然的聖經賢傳，成績也未必會更好；忠臣面具後邊的小丑臉相，何嘗不在高明鑒察之中，畢竟一樣的暴露出真相，而

且似乎更要不好看。孔子有言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我們偶然寫文章，雖然一不載道，二不講統，關於此點却不能不恐慌，只是讀者和批評家向來似乎都未能見及，又真是千萬倖也。民國廿三年九月十七日，知堂識於北平苦茶菴。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付印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

夜讀抄 實價一元

著者 周作人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美華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二六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濟南 成都 汕頭
廣州 開封 貴陽 溫州
南京 重慶 武漢 雲南
廈門 杭州 西安 長沙
北新書局





550

\$1.00